



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

作者贈

廿七八廿

# 骨鯨集

# 五策

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  
圖書館

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

圖書館

戰時什作第一集

骨鯁集

作者王策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出版

## 自序

好議論是非，本是不好的事，然而世亦以此，奉為圭臬，黑白幾乎不分的現狀，有識者若遠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調調卻拖着「守口如瓶」，諱莫如深的態度，不發一言，那又何貴乎有識？何貴乎為人？

作者生性癡但，不懂世故，不知阿諛，更不管何事可評，何事不可評；對誰當議，對誰不當議；只要看到一件不合於「情」或「理」的事，便要加以批判，碰到一個失了人性無理可喻，無情可動的敗類，便要予以指主；務使鬼之者有所警湯，聞之者有所改正。但求事能可敬，人能可正，則雖笑我，罵我，怨我，恨我，甚至打我，害我，我都無動於中。因為我對人類的責任已盡，對利害禍福和死生等等問題是不去計較的。詩經上說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這一套話，我根本不在心中。

有許多師友常常勸我不必多言，更不可「直言」，我則始終回答他們一句：「我不說，誰說？我不搞好，誰搞好？我不發聲，誰發聲？孟軻不是說：我豈好辯哉？不得已也。」所以我是不管他人有心無心，總是要說我所當說，所願說，所能說的去說，雖則我不是孟軻。

自從十六年起，到民二十六年止，我所寫的不配稱文章的文章，總計約有五百篇之多，不料「七七」變起，杭州淪陷，全部文稿悉被敵偽付作灰燼，除却在杭州的之江日報、民國日報、國民新聞、杭報，和在上海、南京、開封、西安以及蘭州、西甯等處的報紙刊誌上或尚得找回百分之二外，實無法再覓影蹤了！為了收拾自己的腦汁彙作一堆以供智者之參考，免被再度散失；在費精力計，所以不辭淺薄，勉強把民二十六年冬以後，在各刊物上的零星之作彙集成冊，名爲「骨鯁集」。內分四編，第一編是短評，第二編是評論，第三編是專載論第四編是雜寫，總計一百一十五篇，（原有一百五十篇，刪去三篇的，第二編中刪去十五篇，第三編刪去五篇，第四編刪去十五篇，而將貧民論、人才統制論、國統論、民主新論、青年軍等篇另編成單行本）全

是愚人之見，中間的不妥處和欠是處，自然是不少。好在我定站在國家的主人和新聞界的立場，自以爲至公至正，毫無偏袒，也無作用，當不至惹人歧視。如說我有偏袒「真理」，有作也用只有針砭陷溺的人心的作用罷了。

國語中說過：「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我平日不怕招過招怨，單怕言之未盡。盡了未能使善人接受，則我雖言了等於未言，雖盡了，也同未盡。這是我所引爲憾事的。

# 骨鯁集

## 目次

### 第一編 骨碎

- 一 國亡了何妨
  - 二 國難在那裏？
  - 三 別再唱高調
  - 四 看你再會污不？
  - 五 有何奇怪？
  - 六 再莫騙我們！
  - 七 責該誰負？
  - 八 誓別矣吾都！
  - 九 誰肯死？
  - 一〇 老虎頭抓癢
  - 一一 勤練青年麼？
  - 一二 「愛錢」和「惜死」
- 目錄

## 頁次

一 二 二 二 三 三 四 五 五 六 六

目錄

一三	怎樣紀念孔子？	七
一四	革命的記者起來吧！	八
一五	希突變了世界！	九
一六	特拉口中的「屈服」	九
一七	英法觀戰時內閣	九
一八	今日的蘇聯	〇
一九	完了！意志！	〇
二〇	強盜式的中立	〇
二一	美國該不該中立？	一
二二	美利堅究竟將怎樣？	一
二三	滬租界決無問題	一
二四	德國想討饒了！	一
二五	蘇美將如何？	一
二六	軍人不做漢奸	一
二七	美國竟也怒了麼？	一
二八	用什麼防空？	一
二九	「法西斯蒂」可以休矣！	一
三〇	爲的什麼？	一
三一	贈給出關姑娘	一

三二	四個好多
三三	抗下去！
三四	一念之差
三五	掃蕩敗類
三六	四可慮
三七	槍和筆
三八	灰心事
三九	人心問題
四〇	文人無用
四一	無名英雄
四二	亡國官民
四三	投筆從戎
四四	除十害
四五	嗚呼！……
四六	「掩耳盜鈴」
四七	如此福州！
四八	空言和實行
四九	血和淚
五〇	良心問題

目

錄

三

三一	三一
三〇	三〇
二九	二九
二八	二八
二七	二七
二七	二七
二六	二六
二五	二五
二四	二四
二三	二三
二二	二二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一九	一九
一九	一九
一八	一八

目錄

五一	「諒」	三三
五二	「誠」	三四
五三	公爾忘私	三五
五四	說「幹」	三五
五五	情、理、勢、利	三六
五六	實行第一	三八
五七	任勞任怨	三八
五八	抗戰五化	三九
五九	亡國責任	四〇
六〇	爲何不殺？	四一

第二編 骨刺

一	民衆具草訓	四二
二	民衆與抗戰	四三
三	甯府西遷	四六
四	首都淪陷後國人應有之決心	四八
五	怎樣運用民力	五〇
六	別矣杭州	五四
七	讀蔣委員長告上海同胞書後	五五

八	士紳子弟要不要服兵役？	五七
九	誰配當鄉鎮首領？	六〇
一〇	「公正」在那裏？	六二
一一	論「認真」	六五
一二	我們需要的「勇氣」	六七
一三	推行兵役教育	六九
一四	中國靠誰？	七二
一五	怎樣肅清貪污？	七四
一六	戰時軍人補充教育協議	七七
一七	這次世界大戰的認識	七九
一八	今後的福建	八二
一九	再論今後的福建	八三
二〇	三論今後的福建	八四
二一	希望於閩海善後委員會者	八六
二二	泛論心理麻痺	八七
二三	軍人可敬愛	八九
二四	戰時的縣政應怎樣？	九〇
二五	今天更要堅定決心	九一
二六	巡察團進一言	九四

目錄

二七	去「私利」抗戰	九七
二八	請以北伐的精神蕩寇	一〇〇
二九	嚴懲囤積藥品	一〇二
三〇	告流亡青年	一〇四
三一	給教育當局的一個建議	一〇七
三二	獻給十中全會諸君	一一〇
三三	再獻給十中全會諸君	一一二
三四	誰去當兵？	一一三
三五	反省反省吧，同志們！	一一五

第三編 骨塊

一	什麼是「民族氣節」？	一一七
二	漢奸論	一二二
三	賭博論	一二三
四	亡國論	一二六
五	同鄉論	一三一
六	論「宴會」應酬	一三三
七	如此新聞記者！	一三六
八	賭徒、貪污、漢奸三位一體論	一四〇
		一四五

- 九 漫談革命
- 一〇 八年來的檢討

## 第四編 骨什

- 一 送六件薄禮
- 二 紀念 中山先生首次起義
- 三 談「節約」
- 四 告梅列同胞和保三團官兵書
- 五 公務員「六化」
- 六 我的禱祝
- 七 爲海疆吃緊告保安團隊官兵同志書
- 八 爲福州克復告軍民同胞書
- 九 寫些什麼？
- 一〇 却弔啓

一四八  
一五二

一五六  
一五七  
一五八  
一六〇  
一六二  
一六四  
一六五  
一六七  
一六九  
一七〇

目

錄

八

# 骨鯁集

王策 著

## 第一編 骨碎

### 一、國亡了何妨？

還記得少時先生們告訴我這麼一個故事：

猶太亡國的時候，有四個不大的官日夜担憂着，最後各人聚在一處發表意見，甲說：國如果亡了，我決定避入山林，不再做事了。乙說：何必？事還是要做的，不過要選擇，我覺得教書最好，將來還能做一個遺老。丙說：不好，教書仍是要受束縛的，我以為經商最自由，人家總說我們別有懷抱。丁說：掙不安，經商還是更捐重稅，被剝削，最好莫如到外國去，樂得享清福，奴隸我固不願做，復國的肩子，我也不高興背了。結果丁的辦法果然被一致贊同了。等到猶太亡了國以後，這四個官人，置的先後到各國做寓公去了。

現在，我想想那四位「亡國大夫」當真聰明！有的是錢，國亡不亡，與他們無關。國在，他們固然儘量享樂；國亡了，他們去到外國，照樣可以喝酒吃肉，穿紅着綠。他們當初在本國銀行裏存滿了款子，到那時自然可以移存在外國銀行，外國銀行裏既有款子，還愁什麼？國家是一個空虛的東西，祇要有我自己和老婆兒女就好了！

所以在他們一類人的心目中，若真的亡了國，倒沒有什麼了；所難受者，只是目前這個階段，官又在身，國又未亡，戰又在抗。你想卸卸不掉，想走走不了，想幹幹不好，真正難熬！！

真正難熬，一班亡國大夫呵，你們到這時才嘗着了味道！



## 二、「國難」在那裏？

人人都說：目前是「國難」時期，我始終不信，「國難」在那裏？

烟館裏仍舊在吞烟吐霧；麻將聲音仍舊到盡響拍的響着；太太小姐們仍舊兩片屁股塗得紅紅的；大老闆少們仍舊在光錫子，談戀愛，打高爾夫球；我直不知道「國難」究竟在那裏？又試着：爭權奪利的、狗心鬥角的、假公濟私的、趁火打劫的、吹的、拍的、爭的、打的，沒有一件不是比平常時候還來得起勁而厲害；我真不知道「國難」究竟在那裏？

不錯，「國難」在這裏：苦力肩上、人力車夫背上、工人家裏、農人屋裏、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心裏，充滿呻吟啼哭聲的街頭路尾，和鏗森孤獨的人們的心之深處！

## 三、別再唱高調！

什麼都是你們先做的：人家未革命，你們早已革命了；人家未做官，你們做厭了；如今，人家未逃，你們又是先逃了！

逃了，不要緊，不足怪；你們原來是長衫階級，是文質彬彬的文官，但是一而逃，一面還要說抗戰，還要嚷着不怕死，議論一大堆，怪好聽的。這未免令人有點那個！

不要再唱了吧！你們的老調，咱們老百姓聽膩了，還是仍舊去繼續做你們的官罷了！

## 四、看你再貪污不！

近幾年來，各級的官吏，也實在太不成話了。

看：「貪污不法，舞弊營私，侵吞公款，剋扣軍餉，藉端剝削，巧取豪奪」；差不多成爲做官人必走的路

。這樣的國家，如果不出，真是沒有天理！

好！將委員長前日下了一件訓令，試看你們這班貪官污吏，還再敢貪污不？

## 五、有何奇怪？

現在有好幾件事，人們都認為奇怪：譬如見募什麼捐的人來了，大家總有點不樂意；見到兵進來，也有點發慌；敵機還沒有到來大肆轟炸，便紛紛的逃了；……於是傻瓜些的民衆，便起了懷疑。

啊！何怪之有？原來捐去的錢，不是統統都能到被接濟者那裏，是個大問題：士兵當中，確有幾個不知自愛的，會嚇壞了老百姓；即別，不要逃的自己先逃了；……這怎麼不該民衆懷疑？

所以我說毫不奇怪，我要勸大家：「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 六、再莫騙我們！

本刊前兩期的論壇，會把亡國的責任推到漢奸身上，是不錯的。不過所指的那五種漢奸，似乎還不夠。我們認為凡是足以阻礙抗戰，利於敵人侵略的。不論其爲直接爲間接，爲明爲暗，都可算是漢奸。所以，除那五種漢奸以外，有力不肯出力的也是漢奸，有錢不肯出錢的更是漢奸。有千萬百萬的財產，僅僅購百元千元公債的當然是漢奸，每月收入幾百元甚至幾千元而不肯多獻給政府的，更是漢奸之尤者。

因爲，我們這次的抗戰，什麼都不怕，怕的祇是錢，有了充分的錢，一切人刀和物力的補充接濟都不難辦到。否則，不用說十年念年，恐怕一年兩年也難維持，談什麼長期？

此外，還有一種人也可說是漢奸，自己處在相當地位，平日都自命爲領導者，這次却在敵人未到之前，就先把自家的東西設法搬走了，砲臺還沒有響近五十里之內，就遷移到別處去了，這叫做「鎮靜」，叫做「機警

「，叫做『沉着應付』，叫做『抗戰到底』，欺人乎，其誰欺？」

有錢有勢者呀！救國是要實力的，不需要空口說白話，尤其不需要言不顧行的高談闊論。自己不願做，偏強民衆做；自己做不到，偏要民衆做到；坐在逃難車中喊抗戰，住在洋房裏呼衝鋒，三歲小孩子也不相信你！何況我們的大衆現在已經不復是阿斗了哩！

莫騙，莫騙，你能騙你的徒弟徒孫，騙你的狐羣狗黨，可是騙不了我們的忠實民衆！我們不過是不說罷了，你不要以為我們是豬囉！我們個個都是抗戰的，你們倒十之七八是反抗戰的，我們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了，你們出了沒有？出了多少？請開開良心吧！

### 七、責該誰負？

這時候，誰都需要鎮定，民衆固然不可張皇，官吏尤其不該驚慌，稍一不慎，便會闖大禍。

九日上午，我們自家的飛機過境，某機關誤認作敵機，就發出空襲警報；監視出着了急，也撞起警鐘來。那時飛機已進到本市上空，民衆因為會領受過第一次金華車站那回的教訓，（誤認敵機為自家的機，致被炸死幾十人）自然拚命的亂逃，幾乎一個個都逃得屁滾尿流，好像大難真的又來臨似的。

結果呢，累得民衆飽受了一場虛驚，於是大家一致的懷疑起來，這究竟怎麼一回事？敵機的真假，難道還沒有方法弄清楚？像這樣的不謹慎，不沉着，還能抗戰？這責任該誰負，讓大家自己批判。

### 八、暫別矣吾都！

南京是淪陷了，首都是不在了，我們從今以後，應該是變成流離顛沛之民了！  
但，不，絕不，我們只有加強抗戰的勇氣，堅定殉國的決心，非到和不共戴天之仇拚一死活，決不罷休。

敵人雖想威脅政府穩民衆，無如事實上，我政府早已西遷，我民衆也早已打算定妥，決不受敵人的脅迫，那敵人之想亡我奴我，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

「窮人祇有窮掙扎，掙扎到無可奈何時，祇有上梁山，」你有的是硬斧頭，我有的是硬骨頭，我這副骨頭不能抗拒你那把斧頭，試試看。

## 九、誰肯死？

事情是明明白白的：

有了錢的不肯死，有了地位的不肯死，有了權勢的不肯死。這幾種人，如果要它們去爲國效死，除非是被敵人捉住了，才不得不掙扎一下，可是，不肯死的還是不肯死，到那時，它們自有避死的辦法，脫卸「應死」的罪過。

所以，肯爲國去死的，祇是一班平日被壓迫的無路可走的窮光蛋和有志氣的人。

看吧：這回抗戰死了的，是不是全是一批窮得可憐的健兒和有爲的志士？

古人道：「士窮節乃見」，惟其有氣節故肯死，惟其沒有什麼留戀，故能成仁取義。

## 一〇、老虎頭抓癢

強盜已結隊成羣，拿着火把嘯聚橫行，肆無忌憚了，你要它好好休場，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暴寇既吞去了三分之一的土地，世界各國沒有一個人起來仗義執言，它看穿了，自然是要更進一步的想席捲我國。

在這時候，它想試驗列強會不會起來反對，便非得爬上老虎頭去抓癢不可。英美軍艦和商船的被炸，乃是

理所必然的，不足怪！不足怪！

## 一一、訓練青年麼？

訓練青年，我是認爲必要的。不過，要爲訓練而訓練，才不失爲教育的意義。

若嘴巴說訓練，其實別有企圖，那是天曉得！

赤裸裸點吧！你索性說青年須爲我撐腰，泡腿，又何必故美其名，賣弄姿態？

事實在前，好幾年的青年教育，成績在那裏？天天訓練，訓出過什麼來？練成功幾個人才？

我只聽得：今天選舉要青年，明天投票要青年，這時確是把青年當寶貝看待。但，假使青年自動的要開什麼會，結什麼社，或對當局有什麼要求時，那又要用一種手段對付了，這也許就是他們的所謂「教育」或「訓練」！

## 一二、「愛錢」和「惜死」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這句名言，包含兩個字：「廉」和「勇」。

文官肯廉，百姓自然能「樂業」，武官肯勇，百姓自然可「安居」，惟其快到了亡國的時候，文官還是拚命要錢，武官還是想保全性命，這才真的危險了！

抗戰以來，武官殉國了的固是有，可是不多。至於文官，毀家紓難的，簡直沒有半個！

應出錢不肯出錢，應拚命不肯拚命，祇有天天喊口號，貼標語，發傳單，這怎麼能「抗戰」？更從何「長期」起！

## 一三、怎樣紀念孔子？

在今天，我們紀念萬世師表的至聖先師孔子，唯一的重要認識他那合於現代的世界潮流和目前中國環境的「部份革命思想」。試看他當時的言行是怎樣，我們可隨便舉凡點出來：

一、「知恥近乎勇」，「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這是孔子注重「明恥教戰」的證明。

二、「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這是他要求「精誠團結」，一致對外的明證。

三、魯大夫少正卯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傳，順非而澤。孔子攝魯相，以其亂政，因而誅之，這是他為國除奸的明證。

以上是孔子對內的政治主張。至於對外的呢？

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孔子認為這是管仲尊周室攘夷狄的功績，於是稱贊他道：「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這不是他「反帝」、「抗戰」和「反侵略」的明證而何？

二、「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夫顛與，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這不是他贊成世界和平，希望萬邦協和的明證麼？

記此！同胞們：我們要紀念孔子，必須要做到：

(一) 剷除漢奸！

(二) 抗戰到底！

(三) 反帝反侵略！

(四) 復仇雪恥！

## 一四、革命的記者起來吧！

在一般人看來，我們記者是「無冕之王」，什麼？如果真的是如此，何至于天下不得治？

論理，記者本是民衆的喉舌，是社會的明燈；假使事實真是這樣，國家又何至于弄到這般地步？

秦之太史簡，晉之東狐筆，魯之春秋，凡是記者，何常不想效法？尤其是在這濁世，誰不想爭取崇高的第一等人格？只因爲真理是抽象的，武力是實際的，始終筆桿不過鎗桿，筆鋒抗不過刀鋒，于是乎王亞平死了，林白水死了，邵飄萍死了，蔣玄夫死了，劉煜生死了，如今朱懌公又死了，不獨是證明軍閥、政閥、黨閥們獨尊，記者狗屁？

不！記者的筋是鋼一般，骨是鐵一般，精神像真金，志氣像長虹，七分冰炭似的理智，壓倒三分熱火似的情感；敢把什麼都銷鎔掉，使它現出原形，還怕一班包藏野心，禍國殃民的衣冠禽獸不成？

威，只可以脅倒懦夫；利，只可以誘倒貪夫；對於真正的革命記者是絕對不生絲毫效力的。當年的戴天仇說過：「報館不被封，不是好報館，主筆不被捕，不是好主筆。」一班封建餘孽和一切假革命、反革命、真漢奸、準漢奸及其走狗們，當此江山破碎，國已不國的今日，且看你們的刀鎗，向內還是向外？

老實告訴你們：只要世界存在一天，革命的記者是要秉筆直書一天，絕不妥協，絕不改變筆調的。

今天是一「記者節」，我們高呼吧！

革命的記者站出來，不革命、假革命的滾開去！

反對箝制輿論，強姦真理！

剷除貪污和土劣及一切反革命！  
打倒阻礙抗戰並出賣民族的一切叛徒！

## 一五、突變了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畢竟便開幕了麼？

若是帝國主義者重新劃分世界殖民地的「不義之戰」，則反正是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吃虧。除非蘇聯肯忠實執行它的一貫國策。

若是由帝國主義的混戰，演變而為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正義戰」，則波蘭固可死裏求生，建立一個新的自由之邦，即全世界的其他各國，也不難由黑暗中掙脫到光明之境。

努力吧！國人！我們今後要更加加緊抗戰，爭取勝利，我們不要因西方之戰而悲觀或樂觀，致鬆懈了對東方之戰！

## 一六、希特勒口中的「屈服」

爲了併吞一個小小的但澤和波蘭走廊，不惜冒天下的不大韙，和世界人類爲敵，希特勒究竟是人不是？

「屈服」一字，非余所知，這話從何說起？誰壓迫你。要你來「屈服」？誰打擊你，你非「屈服」不可；發動幾百萬大軍，叱咤雷霆的去侵略別人的國家，凌虐弱小民族，招致別人爲正義人道，不得不起而仗義執言；這樣，還要說「屈服」於人，簡直是放屁！

強盜殺了人，越了貨，還要宣稱這是爲大眾維持安甯，此種顛倒是非，淆亂聽聞的荒謬絕倫的舉動，恐怕只有獸性的希特勒，才做得出來。

國人呀！請想：侵略國家尚且堅決表示「決不屈服」，如今被侵略的我國，是不是「可以屈服」？

## 一七、英法組戰時內閣

調整政府機構，加強團結力量，這是對外作戰的國家，不可缺少的唯一步調。

英法兩國，一面決定了參戰援波，一面就立即改組中央政府，組織戰時內閣，這是極合理的，是致勝的先決條件之一。兩閣的人選雖還沒有十分確定，但相信它必是混合的革命的政組。

除了漢奸，亡國大夫和奴才們，誰不願竭智盡忠，為國效命，在危急存亡之秋，為什麼還要分什麼黨派系，明排暗擠，自己屁股給別人看，削弱自己的實力？

做官，要推開別人，讓自己獨佔，已沒有理由可說；不料救國也要使大眾回碰，不許參加，豈有此理？英法兩國的在朝和在野黨人士，他們對國家的負責精神，我敢斷定它必定是光明而忠實的。惟有真正的精誠團結，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 一八、今日的蘇聯

到今天歐戰雖然局部的發動了，但是否就擴大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有待于事實證明。

美國本是一向保守中立態度的，意國似乎還沒有參戰的胆力，其他各小國，中立也好，參戰也好，都無關緊要，只有蘇聯，它才是一個舉足重輕的主角。它要中立，別國不敢拉它下水；它要參戰，別國不敢不應戰，它要世界左就左，右就右，任何一國，莫奈它何。

所以，意國縱使參了戰，也只是帝國主義者在歐洲互相廝殺的擂台戲，蘇聯若始終嚴守自己的崗位，世界仍舊是會安靜的。

老實說，不是主義和主義的戰爭，任憑它怎樣猛烈，範圍怎樣大，我們都不感興奮，不在意的。不過，「乘時而動」，各被壓迫的小民族却不可不注意。

## 一九、完了，德意志！

任何一國，本沒有絕對的強或弱，本身的力量，只是估造成強弱的許多原因之一，而不是惟一的。

德國：誰不認為是大戰後復興得最快的一國？尤其是最近幾年來，在希特勒掌握之下，一切都表示出突飛猛進，雄偉不可犯的姿態，今日併一地，明日吞一地，簡直不可一世！

誰知正因為逼人太甚了，積怨既多，樹敵自衆，希特勒縱使有三頭六臂，也怕難以應付，何況元氣還未恢復，外強中乾的虛架子，怎好又自居戎首？

冒險的嘗試，只可偶一為之，不可常用。假使年年想討便宜，或根本看不起任何一國，估計錯了各國的力量，而竟便橫衝直撞起來，結果便不能不失便宜，無法避免自取其滅的禍辱！

完了，德意志：從此走近了坟墓！

## 二〇、強盜式的中立

趁火打劫，是暴日慣用的把戲。前次歐戰時，會乘歐洲各國無力東顧的機會，連搶帶奪的攫掠了各國在華的許多權益，這次又要如法泡製了。

據昨天電報，暴日既不願捲入大戰營過，當然是要守中立。何以又表示並非國際法上的中立，請問你的中立是什麼中立？

國際法上的中立，只有「永久中立」與「局外中立」兩種。暴日一向沒有和任何一國訂立過保證獨立的條

約，自然不是永久中立了。不是永久中立，就該是戰時的局外中立，對於交戰國雙方即應嚴守中立，商務和外交等等都應保持不時的常態，不稍變更。何以又忽然要向英法各國提起撤退各該國在華駐軍的建議？司馬之心，顯然可見了！

暴日這種中立，我們無以名之，只好名之曰「強盜式的中立」！

## 一一一、美國該不該中立？

「中立」這名詞，似屬美德，實則是一種罪惡。在全部道德涵義中，根本沒有中立存在。

人類的鬥爭，不是善和惡爭，就是較善和較惡爭，決沒有善和善或惡和惡爭的道理。彼善于此，就是彼較此為善，此即較彼為惡。既有個比較，第三者就是主持公道，予較惡方面以合理的斥責，斥責不從，就該幫助較善方面，制裁較惡方面。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

國際間的大小戰爭，不止一次，美國老是站在中間，作不切實際的和不呼籲，一旦呼籲無效了，便置之不管，只是袖手作壁上觀，一直等到交戰國雙方戰得精疲力竭以後，才又出作調人，從中說和，這種中立，人類實在不需要！

猛獸吃人，人且聚而撲之，何況萬萬倍於猛獸的暴戾國家，吃幾千百萬的弱小人類，美國竟坐視不救，還美其名為「中立」，這簡直等於「助紂為虐」，何「中立」可言？何「人道」足稱？

「中立」！「中立」！多少罪惡，在你的祖庇之下造成！美國也可以休了！

## 一一二、美利堅究將怎樣？

在中國，巴納號被倭寇擊沉了，各地美教堂被炸燬了，神父牧師和僑民被殺慘了，種種為他國所不能忍受

的侮辱事件，美國總統忍受了。

現在，雅典尼亞號被德國潛艇擊沉，美僑死亡的有三四百名，美國也忍受了。相信以後還有更多不幸的事件發生，美國也是忍受的，對這忍受，對那忍受，料不到號稱堂堂的美利堅，竟有此不當忍而忍的態度！不單如此，她還要不斷的運糧軍火給暴日，現在又準備放信用借款給德國，揚湯止沸，養虎吃人，惟恐東西兩戎，噤不完人類，還呼什麼和平？講什麼人道？談什麼中立？

嗚呼！美利堅究竟怎樣？

### 一三三、滬租界決無問題

上海租界，又似乎要起風波了，但在暴日的鐵蹄橫衝直撞，隨手東揮西抓的丈萬燄焰之下，我相信絕不會發生問題。

因為一方面暴日看穿了英美法各國的真實態度，料佳她們決不會有什麼反對的手段，故敢於步步進逼，不肯放過時機。另一面，英美法各國事實上，也一向患了「忌日病」和「惡日病」，又加以目前忙于應付大戰，自顧不暇，自然沒有力量可以阻止暴日的侵略。

滬前工部局總辦說歐戰決不致影響租界的變動，不錯，如果倭軍要進去佔領，英美各國只得兩眼直視，看牠拿法，有什麼辦法？若不信，請讓未來的事實證明。

### 一三四、德國想討饒了

照昨日許多電訊，尤其是戈林的演說看來，足證德國是想討饒了。

希特勒自諒力量敵不過英法兩國的夾擊，又得不到同一鼻孔出氣的意大利的幫忙，不得不在佔領了華沙的

今日自動的設法勒馬懸崖，大唱其愛好和平的高調，迫催中立國馬上出面調停。否則不單希特勒從此完結，國社黨壽數終止，整個德意志也要毀滅。

張伯倫改用以柔攻堅，以和不對付殘暴的政策，換得了不少德國勞動階級的同情，弄得德國四境不斷的發生騷動，於是希特勒着慌了，認為這比飛機大砲還厲害，所以肯表不相當讓步。實則，讓也罷，不讓也罷，德意志要想雄霸世界，除非是地球重造。

## 二五、蘇、美將如何？

今天，我們認為只有蘇聯和美國是有權重造世界的天使。

暴日對滬西租界又準備實行佔據了，美日商約也準備重訂了，聽說英國對暴日還有驚人的借款，暴日並且擬拉攏蘇、英兩國，設計拆美國的台。前二事我們相信它必能實現，後二事我們希望它是謠傳。

假使這幾件消息，蘇、美統變成爲事實，那中國之命運，固然將不可想像，世界之前途，也將不知伊於胡底。未來人類所受的浩劫統兩國是不能辭其責的。

什麼是「人道」、「正義」、「公理」？還不是爾詐我虞，惟恐世界之不亂？

## 二六、軍人不做漢奸

昨天電訊，某戰區諜報員，爲敵所俘，受盡百般酷刑，始終不屈，並且鄭重表示：「中國軍人是不作漢奸的」。偉大！民族氣節在此！

軍人不作漢奸，說得何等響亮？請看：抗戰以來，做漢奸的，那一個是純潔的軍人？不錯！李服膺是跡門！韓敵了，韓復榘是等於通敵了，此外，多少還有幾個武裝同志的態度也會似乎欠明，但，這些軍人，道地是道地

的，是否「政客化」了的？

老實說：歷史上，真正的漢奸，沒有一個不是政客、官僚、貪污、土劣出身的，那有純正的軍人是會出賣祖國的？否則，百萬大軍，立刻可以捲旗息鼓了，還抗什麼？戰什麼？

## 二七、美國竟也怒了麼？

說也怪，羅斯福畢竟也強調其詞曰：「加拿大一旦如被人侵略，美國決難坐視」。羅斯福是一國的元首，出言自然不苟，如果加拿大一旦被人欺侮，美國是非仗義執言不可了。

現在，加拿大已經向德宣了戰，箭在弦上，一動即可發出，一發難收，德國當然回敬，那時，美國爲實踐諾言，豈不是也要對德宣戰？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中立乎？參戰乎？我們且拭目以待「中庸之國」的出場。

## 二八、用什麼防空？

用什麼防空？

人們都答復：各種防空防毒具，疏散，隱蔽。

我却不以爲然，很簡單，老生常談：

第一、要計劃：好好想法，使敵機不敢炸；即炸，也無辦法。

第二、要鎮定：好好對付，使敵機不想炸；即炸，也無用處。

第三、要親愛：好好救護，使敵機不忍炸；即炸，也無意義。

「計劃」，「鎮定」，「親愛」，是什麼？

我的答覆是：「智」、「勇」、「仁」。

明言之：敵機未來，要用「智」去防；敵機既來，要用「勇」去當；敵機已去，要用「仁」去幫。這是真正的空防，無敵的空防。

## 二九、「法西斯蒂」可以休矣！

「法西斯蒂」這種錢貨，在十年前，價值驚人，何等受人另眼相看？資本主義者，不用說，是最受他，歐戰主義者也極崇拜他，所有帝國主義者幾乎全想投入他的懷抱。

黑衣宰相在那時，高坐深宮，叱咤風雲，不可一世；自以為左顧右盼，即可旋轉歐洲乃至亞洲，進而征服世界，儼然希世的英雄！

可笑一班小資產階級者和變相的軍國主義者，在睡夢中起來亂叫亂跑，盲目擁護，搖旗吶喊之不足，還要續黨威整的拳相敬讓，把「法西斯蒂」無條件的當做寶貝，對黑衣宰相則心悅誠服的叩頭膜拜。

不料事實竟在短期內告訴了它們：法西斯蒂是道符咒，黑衣宰相是張天師，經過幾次和弱小民族的鬥爭，其相出現了：在服阿比西尼亞，打倒阿爾巴尼亞。侵犯西班牙，壓迫社會主義，原來都是欺軟不欺硬，大鯨吞小蛇的把戲。尤其是這回對常備軍僅八萬人的希臘的侵略，被打擊得落花流水，騎虎難下，質太使法西斯無法可使，墨索里尼不能不「摸」，不「索」，不「離」，不「送」呢！於是乎「銀蠟蠟頭」熔化了，西洋景拆穿了，偶像崇拜者相顧失色了，投奔傾倒者也倉皇逃走，惟恐不及了，我故曰：「法西斯蒂」可以休矣！

## 三〇、爲的什麼？

我始終不離那批「忘八蛋」，爲什麼要做漢奸？有什麼好處？爲「名」麼？爲「利」麼？爲「權」麼？爲「

「勢」了，所以無所感而止之，真使我發呆！」

不錯！漢奸是有「名」的，平時人們本來不知道他的，一當了漢奸，便開了名。漢奸也有「利」的，不勞而獲得鬼子送來的鈔票，幾百元，幾千元，幾萬元乃至幾萬幾十百萬元，何等得意？漢奸更有「權」，鬼子到來時，一切生疎，都要聽他計劃，受他指揮，一班小囉囉們，更愛惟他的馬首是瞻。于是乎漢奸的「勢」也就跟着來了，偽組織一旦成立，他便是其中的頭目之一，叱咤風雲，不可一世，儼然是一時之雄了！

漢奸有「種種的好處」，當然樂為之而不厭只，可惜樂極愁生，興盡悲來，漢奸的幸運，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永久的乃是悲哀，而不是歡樂。試看：妻女姊妹被鬼子污辱了，田園房屋被鬼子霸佔了，財產被分用了，到頭來，老命還且不保，既賺得了祖宗三代被人唾罵的臭名，要運累到後代兒孫，永遠抬不起頭來，呵！這「善漢奸的「名」，「利」，「權」，「勢」，何苦來呢？我真始終不解！

漢奸，漢奸，可以休矣，你快搬進棺材裏去吧！你還有什麼面目見人！

### 三一、贈給出閣姑娘

常備部幹部受訓圓滿，前日何副總隊長代表王總隊長訓話，末了一段有幾句很令人感動的，就是說：「各位好比是出嫁的女兒，這次嫁出去，不要忘掉我這個老太婆的一番諄諄告誡，免得將來丟娘家的臉！」

真的，各位的責任非常重大，將來常備隊辦得好或壞，全繫在各位身上，這個新婦實難做，古人說：「婦和妯娌上承歡，學作新人事事難」。「親手調羹湯，先遣小姑嘗」。「娣娘抑何多？弟妹抑何惰？莫再來夫婿怪奴！」這都是表示新婦對夫家的任何人都難應付的苦衷。

但，還不要緊，丈夫床頭客，小姑妯娌們是別家人，應付儘有辦法。只有那老不死的公公「笑罵出中堂，榜杖夜上床」，才是難以對付：十個新婦九個最怕這尊「家堂佛」。倘使服事得不適當，便非丟娘家的臉不可！

，自己不好兒人，可不消說，

至於將來怎樣帶孩子，也是個很重要的問題，雖說世間沒有「學蓋子而後嫁」的，却不可不當心。

各位姑娘；真要緊緊記住這位老太婆的教訓，切勿左耳進，右耳出，弄得變成拖來拔去的「醜媳婦」，乃是乖不好意思啦！

我是你們的「燒火婆」。送不起別的禮物，但又不好不送，那只得寫這幾句奉贖吧！

『好事公婆與伯叔，

莫嫌破舊嫁衣裳；

江山處處都破碎，

連勒姑爺赴戰場！』

### 三三二、四個好多

我這次到了莆田，所得的印象很多，壞的不必提，好的有幾件，值得談談。

第一、好學生多：赤着腳，光着頭，衣服整潔，體格健康，精神活潑，一個個令人可愛。

第二、好學校多：莆田教育普及，文風極盛，古代很多有名望的，現在有學問的人也不少，令人可羨。

第三、好山水多：到處青山綠水，滿眼蒼翠，風景清幽，蒹葭成園畫，好一幅山水畫，令人可戀。

第四、好果樹多：四野和全城，統長滿了綠油油的荔枝和龍眼樹，產生甜蜜的果子，令人可念。

弟兄們！你們駐紮在這裏，應該同這裏的山水人物一樣：體格要令人可愛！強壯；學識要令人可羨！豐富；態度要令人可戀！文雅；情感要令人可念！親密。能做到這樣，你們才不愧為優良的保安團隊，時代的軍人。

### 三三、抗下去！

中華民族到了目前，真可說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了。全國同胞，若再不覺悟，不團結，還是渾渾噩噩，各人自掃門前雪，則國家之亡，可立而待。

我們在這個危急存亡的關頭，論理是應該不怕打仗，單怕不打仗；不怕苦，單怕不苦；不怕死，單怕不死。這樣，國家才得更生，民族復才得興。

假使個個都怕打仗，試問還有誰去打仗？個個都怕苦，試問誰去吃苦？個個都怕死，試問誰去死？

現在祇有一條路：不打仗，便投降；不吃苦，便亡國；不去死，便滅種。投降了，國亡了，種滅了，仗固然可以不打了，但試問還有樂趣沒有？還有生命沒有？還不是大家同歸於盡？

所以，今日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心只有一條：抗戰到底，受苦到底，犧牲到底。一年、兩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于百年、千年，一直抵抗下去，直待真理戰勝暴力而後已！

### 三四、一念之差

我們都說中國不會亡，我說中國定要亡。他們的不會亡的理由是認為中國「地大、物博、人衆」。我却認為地大不生產，等于無地；物博不開採，等于無物；人衆不愛國，等于無人。無地，無物，無人，那得不亡？許多人也說中國確實要亡，然而我却說中國決不會亡。他們看到一班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和漢奸、土匪的剝削榨取，誤國殃民，便認為無可藥救了，而不知尚有熱血沸騰，真心愛的革命志士在。這批志士，只要肯犧牲一切，貫徹始終，自然不會亡的。

亡，在我們；不亡，也在我們，人人為己，人人為家，則凡可以利己利家的，無所不為，國便要亡。反之

人人爲人，人人爲國，則凡足以利人利國的也無所不爲，國便不亡。所以，亡不亡，全在一念之差，我們應該反省！

### 三五、掃蕩敗類

戰爭，本來是大時代中的巨大浪濤，它能捲去一切渣滓，能沖毀一切阻礙。能洗淨一切污穢，能推翻一切浮沉游蕩的東西。

然而，說也奇怪；我們這次的抗戰，不單不能起着各種革除作用，反而使各種障礙物和髒東西不斷的生長起來，增加起來，這是中國的地土之故呢？還是戰爭的分子之故？

請看：五年以來，多少人平空的升了官？多少人空手的發了財？多少人不費吹噓之力的志得意滿了？多少人橫衝直撞的在大搖大擺？舊土劣未去，新土劣又來，老食污未死，小食污又生；奸民奸商，奸官奸吏，接踵而至，生生不息，這真是戰爭中的「反常」，不合邏輯的戰爭。

但是我們相信，這些敗類，到底總有消滅的一天，不過時間問題罷了。否則，革命勢力天天縮小，反革命勢力天天膨脹，抗戰前途，真的不堪設想！

所以，要想把這戰爭變爲「爲國家民族起死回生的戰爭」，責任還是在我們軍人的肩上，我們要做抗戰的中堅，做標準的革命分子，一面掃蕩，一面還要蕩銷些敗類。

### 三六、四可慮

戰到了今天，什麼都不足慮，足慮的只是「人心」。

人各一心，千萬人千萬條心，一可慮。人人只有爲利心，沒有爲名心。二可慮。人皆以享樂爲心，不以抗

戰爭爲心，三可慮。人人懷私心，很少存公心，四可慮。有一可慮，即可亡國，况可慮有四，怎不危險？

好在前線浴血的戰士是一條心的，是爲着國家民族的光榮而在拚命爭鬥的，所以戰事能延長到五年之久；否則，他們若是也同後方的人們一樣，天天割心鬥角，天天爭權奪利，天天圖舒服，天天爲自己打算，則此破離支碎的國家，早已亡了，還能滾滾存在和敵寇抗爭麼？

所以，武器缺乏不足慮，戰鬥力薄弱不足慮，財政困難不足慮，土地損失了不足慮，只有人心由好變壞，由壞變死，才是足慮，語云：「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同胞呀！猛省吧！

### 三七、槍和筆

人們都說筆不及槍，在雄鷄鳴天花亂墜，有聲有色，總不如雷來得直截了當，爽快爽快，當即便可解決。實則，這話並不見得是全對的。因爲凡事都要靠一個「理」字作基礎，沒有理，便沒有氣；理不直，氣便不壯。拿筆桿的，固然講求存理；拿槍桿的，更是非理不可。文人不憑理，專是舞文弄墨，便容易變爲「強詞奪理」。軍人不憑理，一味挺胸搥拳，便容易變成「無理取鬧」。這都是不許可的。

我們所佩服的孔子的春秋，荏弱的筆，太史公的簡，不是文章的美麗，實是佩服他們寫得有理。否則，又有何可取？諸子百家的文章不算不佳，但無論如何，總比不上那幾部書，原因也就在此。

因此，軍人若是無理，不消說刀不足怕，就是炸彈、大礮、毒氣以及種種最新的武器，也何足怕？今天是一「記者節」，我們願以幾句話貢獻給武裝記者。

「要把槍桿和筆桿打成一片，莫使刀鋒勝過筆鋒，更莫使真理屈服在刀槍之前」。

### 三八、灰心事

世事往往使人不由不灰心的。譬如：有人創辦一件事，費了許多心血和金錢，結果不特得不到人們的讚助，反而被譏為無聊，不僅被認為有作用，而且要遭遇破壞；不是被認為無價值，便是見笑為不。滿腔熱誠為公，而所得的反响如此，怎得不使他灰心？

是不是他所辦的為「無聊」事？是不是「有作用」？是不是「無價值」？旁觀者呵！你們該平心靜氣的作客觀的體認和批評，不可存着意氣和某種心理。不錯，世事拆穿來看，沒有一件不是「無聊」的，若認真的做起來，也沒有一件不是有作用的。大自革命，小至吃飯，睡覺，大小便，那一件不是無聊而實有聊，有作用而實無作用？有聊和有作用的，便「有價值」；反之便無價值。

至於够不够，也是全靠各方的肯否協助而定。大家肯協助，便會逐漸由不够而够起來，否則。當然不够，且有愈益加甚之概，因為一個人或少數人的力量總是有有限的。

俗語說：「事非經過不知難」，我們對於熱心公務的人，理應加以同情和幫助，使他所辦的事，無聊變成有聊，有作用的更發揮其作用，無價值的變為有價值，這才是做人處世之道。否則，有好心，無好報，天下事什麼都將完了，還有誰來幹「吃力不討好」的傻事？

### 三九、人心問題

抗戰到了現在，我們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如何，都有事實存在，無待多說。只有「人心」這問題，值得一說

「人心」是一切問題的根柢，人心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問題的本身，間接影響及社會，乃至國家民族。抗戰五年來，一切都不是無辦法，只有人心，日趨日壞，日壞日甚，大有上下麻痺，舉國昏迷之概；經商的，原來只知有利，不知其他；即不是經商的，現在也都惟利而圖，時刻在打經商的主意，你屯積，我居奇，他走私

「彼此都忙於「爭利」或明或暗，半公半私的在做，買賣好像非如此，即不足以活命，非如此，即不足以養家似約。

活命和養家的心思，超過抗敵救國的心思，尙且不可，何況只有前一種心思，而沒有後一種心思，則抗戰的糖果，可想而知。

至於有錢的人，很少痛痛快快的肯拿出錢來救國，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肯做」，便是千錢要萬錢，拚命擴充自己的經濟勢力，或是拚命享受。

大多數國民的心理如此，行爲如此，試問抗戰還有希望，國家還有前途沒有？因此，我們認爲「抗戰第一，勝利第一」，這句口號，今後似乎有改爲「良心第一，救亡第一」的必要。

#### 四〇、文人無用

「文人無用」，這是一句古語，不是我們故意奚落文人的。

事實也的確如此，文人除了搖頭擺尾，吮筆濡墨，讀讀死書，寫寫文章以外，別無所事。歷代來不乏博通古今，文章華國之士，而能以其所有，用其所學，去經世濟民，治國平天下的，究有幾人？

太史公能作史記，傳之千秋萬世，而不能自免于腐刑；屈大夫能寫離騷纏綿悱惻，空前絕後，而不能格君心之非免于自殺；賈長沙能啓奏策議，應對如流而不能自免憂憤以死；杜檢遺一唱三嘆，悽惋絕倫結果只有老死于蘆花破屋，辜負了一生抱負。朱文公和司馬溫公的學問，當時不但沒有被認爲「理學」，反被斥爲「僞學」，挽救不了宋室的危亡。這是一例。

老子和莊子，見解非不高，文詞非不工，然而一個願騎牛出關，一個願曳尾途中。楊雄作太玄經，自比老子，王通作中論，自比孔子，然而一則「劉秦美新」，絕至授關而死一則與世浮沉，不羞鬻君，這又是一例。

至于陳琳的檄，止足以愈曹操的頭風；王粲的賦，不過自怨自艾聊自解嘲而已；「雲想衣裳花想容」的詩仙，只有陪陪明皇，捧捧貴妃，奉承色笑，賺几斗美酒喝罷了；還不及蘇眉山父子三人，尙能寫几篇策論，議論朝政，獻替獻替。至若「花落水流春去也，天上人間」的詞宗，直是亡國的捲命鬼，豈止是「玉樹後庭花」的罪人而已呢？這再是一例。

照此說來，文人儘做詞章多美，義理多富，考拔多精，到頭來總是免不了自役或被役於人。自役的竟日尋章摘句，咬文嚼字，上走自殺的絕境。被役的人，終身做別人的工具，出不得頭，也走上被殺的道路。

無論是自役或被役，在平時尙且不可，何況在戰時，更是沒落。昔尙瓊斥馮極說：「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巖騎充斥如此，君何不賦詩以退敵耶？」當真是文人不能以文章却敵，不能以文章救國，正猶之符咒不能當藥用，魔術不能和科學家的發明相比擬是一樣的。

文人們，爭氣吧！目前固是拿槍桿者的天下，但是拿筆桿者也應該有一份。因爲「宣傳重於作戰」若僅靠著鞭打硬仗，而不把打仗的理由經過和結果宣傳開去，則世界上誰復知道敵人的殘暴和我同胞所受的慘痛？

因此，我們希望全國的文人們，不要只知抱著書本死讀，或只是拿起紙筆死寫，就算盡了文人的能事，我們還要做到「上馬能殺敵，下馬能草檄」，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占人功業，不至爲風花雪月之乎者也輩所毀滅，才能發揚文人的真精神，顯現文人真的價值。

## 四一、無名英雄

英雄這名詞，在現代似乎已成過去，但「無名英雄」却成爲時髦的頭銜。

什麼叫「無名英雄」？就是具備英雄的條件，有着英雄的事業，留下英雄的偉蹟，以是生前死後都湮沒無聞，誰也不知道他的姓名罷了。

無名英雄的特點是：

一、抱定全殺犧牲主義，不作收回絲毫代價之想。

二、甘願爲大眾服務，不做聲嘶的貫徹始終。

三、視名利如鴻毛，功業如泰山，不爭權，不奪利。這樣，是不是和有名英雄有別？

但，無名英雄不是爲少數人效勞，尤其不是向某個人效忠的。假使專爲個人成少數人賣力，便是「奴才」，是「走狗」，是「活工具」，雖有很大的成績，也絕對不配稱英雄。否則，車夫爲主人駕車，逃出火坑；奶媽爲主人養兒子，小心翼翼，功勞都不可謂不大，是不是英雄？老牛爲主人耕田，老馬爲主人載貨，雖無功績，也有勞績，也該稱英雄了，其然豈其然？

告訴人們，無名英雄是爲社會服務，爲人類造福的；是自動非被動的；本身是主人非奴隸。他不屬於任何人，不受支配慾和佔有慾旺盛者的支配和佔有。他一樣要爲窮落落的生，轟轟烈烈的幹，慷慨慨的死，不過他不要名，不要利，不要勢，不要位就是。

假使有人還想把這種人拿來當工具，給他戴上一頂「無名英雄」的紙高帽子，則侮辱了無名英雄，所有無名英雄應起而鳴鼓環攻。不然，便定自甘受侮，自願降格，尙有何言？

現在，中國是需要無數博浪沙椎秦皇和請纓繯南越王致闕下的無名英雄；更需要成千成萬決踵斷脛，粉身碎骨，萬死不辭的無名英雄；這都是爲着國家、民族和被壓迫的大眾而努力，而拚命，而功成不居的，才是真正的無名英雄，是我們崇拜的真英雄。

## 四二、亡國官民

天下本來是太平的，其所以不太平之故，都是由于官不像官，民不像民而起。

官不辦公而辦私，不愛民而愛己，不爭名而爭權，不好義而好利，則凡可以為私、為己、為權、為利的事，無所不為。人人為私，為己，為權，為利，還成其為官不？

民只為家不為國，只享權利，不盡義務，只知謀財貨，不肯出忠誠，人人為家，為權利，為財貨，還成其為民不？

中國歷朝的亡國，都不是亡于對方，而是亡于自己。假使自己肯爭氣，有辦法，對方雖富強，其奈我何？惟其自己國內官不成官，民不成民，所以招致敗亡。

官不成官，危險已難言喻；民不成民，敗亡更可立待。明忠宗說：「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已是沉痛極了，若不幸而碰到了官國亡國之官，民亦亡國之民的情景時，則國家的前途更將奈何？

五年的艱苦抗戰，我們的官，軟弱的已漸漸的強硬起來，無能的也漸漸變為有能了；百姓呢，胆小的，大了；蠢的，智了；貧的，富了；照理國家不會無前途的，然而始終沒有起色，這不應不深自反省！

### 四三、投筆從戎

「投筆從戎」，數千年來即認為是最難能可貴的壯舉，到了今日，更為人人所稱頌和欣羨，幾乎要成為全國普遍的口號。

不過，投筆從戎是有幾個的必要的條件的：第一要不怕苦，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愛錢，第四要愛百姓，第五要愛國家，這幾個條件缺了一個，便不能使筆執的文人投筆去從戎。

因為文人多半是講舒服的，是愛惜生命的，他們的讀書目的在做官，做官目的在貪污，存有這種心理的文人，無論青年的也罷，中年的也罷，老年的也罷，可說沒有一個是有愛民愛國的觀念的。這種人的讀書執筆既然根本是為己為家了，若勸他們去從戎，乃是一對牛彈琴，枉費氣力。

這種自私自利的人，縱然勉強的投了筆去從戎，到頭來還是爲着做官要錢，當今的一班穿清一套老虎皮，掛起佩劍或手槍，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人，便都是當年勉強從戎的混蛋！

我常說：這種人如果去從戎，必然是逃兵、逃官，是敗軍之將，是武裝的貪官污吏，是衣冠的吃人野獸，是張邦昌、吳三桂的一流敗類！

所以，真正的革命者的投筆從戎，一定是不怕苦，不怕死，不要錢，愛百姓，愛國家。我們歡迎這種文人投筆，優待這種文人從戎。

## 四四、除十害

天下最可惡而該殺的人，除敵寇、漢奸、軍閥、貪、污、土、劣外，就算是黑心豬國難財的好商和花天酒地的賭棍、煙鬼了。

這十種混蛋，不配稱爲人，只配稱爲「賽馬」或「害虫」，這「十害」一日不除，天下卽一日不得太平。

各級當局會三令五申的除暴安良，禁賭禁煙，結果暴仍未除，良仍未安，賭白賭，煙自煙，紀律等于兒戲，命令等於廢紙；這種麻木的社會，怎得不亂？這種麻木的國家，不亡何待！

除十害！除十害！願同胞快起來！

## 四五、嗚呼！……

生命本是很可寶貴的，誰也不願自己踐踏；但有些事情，人們却不知不覺的以生命爲兒戲。

貪、污、土、劣、漢奸、奸商，他們何嘗不知道營私舞弊，強取豪奪，通敵賣國，囤積走私等等行爲是犯法的，是不應該的？何嘗沒看見或聽到多少人因犯了此等不法的行爲而斷送了自己的生命，乃至破家蕩產，余

家受累，但是貪污的仍舊是貪污，士劣仍舊是士劣，漢奸依然不斷的出現，奸商依然在做好商，他們並沒有以前重爲可惡，以法律命令爲可怕。

推究其原因，他們只看重金錢，沒看重法律，只看，勢利，沒看重命令，所以作奸犯法的，層出不窮。

一個國家所以能够存在，全靠他的紀律和命令，紀律和命令若不爲人民所重視了，則此國家的命脈不是等於完了一樣？

因此，方民虐民的大官可以逍遙無事；節節敗退的將軍，也可以忍辱偷生；寡廉鮮恥之徒，滿目皆是；喪心病狂之輩，變本加厲，而政府仍舊無可奈何他們，嗚呼「禮義廉恥」！嗚呼「紀綱律令」！

#### 四六、「掩耳盜鈴」

呂氏春秋自知篇：「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遂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謂之，悖矣！」

這個故事，後人相傳，一變再變，就成爲「掩耳盜鈴」的諺語，人們就往往拿來用作自欺欺人者的比喻。其實。這種情形，自古及今，不知有多多少少，並不希罕。例如：明明是做錯了事，偏偏自己掩飾說並沒有錯；明明是自己不對，偏偏說自己是對，別人是對。明明是強取豪奪了別人，偏偏自圓其說說是替人打抱不平，或應該爲我所有。

于是乎，強盜變成了俠客和義士，娼妓也掛起「單打茶會不宿客」的招牌；土豪劣紳，個個都成爲地方上的公正紳士了；貪官污吏下任時候，居然受民衆的盛大歡送，萬民傘、政績匾、功德碑，無奇不有的在歌頌着「清天大人」！

于是乎狡猾的貪污，初到任則與民約法三章，說得如何响亮；一兩個月後，便花樣翻新，名目繁多，大搜

大刮起來；等到快要下任時，又裝出假惺惺的面孔，對少數窮民，把出貓哭老鼠的假慈悲，施點小恩小惠，爲臨走時給無知民衆歌功頌德的張本。

諸如比類的卑鄙手段，除非是傻瓜，誰不會看得一清二楚？這種掩耳盜鈴的做品，不用說騙不了三尺孺子，恐怕連婆如豬狗，也不會受騙的。

真是真，假是假，非就非，不行就得承認不行，失敗就得承認失敗，何必扭扭怩怩，故弄玄虛？好漢不說假話，說假話的不算好漢。中華民族是轉輪落落的民族，我們的老祖宗都是「聞迪則喜，聞善則拜」的偉人，絕不容許後代不爭氣的兒孫竟然鬼崇崇，自欺欺人，貽笑大方。

再進一步說，掩耳盜鈴者多半都是「諱疾忌醫」，主張「家醜不出外揚」的。惟其諱和忌，所以疾愈深而醫愈難；惟其不願揚醜，所以醜愈甚而外愈揚；真正的聰明人是不願出此的。

不幸，咱們的中國，這類人極竟多得不可勝數。無怪一切落後，果到國家都要覆亡，真可痛恨！告訴掩耳盜鈴的人們：別再自作聰明，自以爲忠智了，請你照照你自己的臉孔吧！

## 四七、如此福州！

子、女、玉、帛、聲、色、犬、馬，自古以來即佔居重要地位，很少人看輕過它，爲的是它能使人移情易性，心曠神怡。所以自上自一國之主，下至販夫走卒，沒有不爭相奪取的。

本來，太平時代，大家愛子女，求玉帛，近聲色，玩犬馬，偶一爲之，當作消遣，未嘗不可。但到了離亂時節，國家危如累卵，稍有天良的國民，似乎不該再玩此把戲。這固不在法律的範圍中，却在道德的圈子裏。

可是，事實恰恰相反：抗戰以前守己安分的同胞，抗戰以後完全變了；戰前靜謐無譁的地方，戰後也變成了花花世界。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前方打仗，晝夜不休，後方打牌，也夜以繼日；前方忙于掘壕，築

暨，運輪，担架，後方忙于尋花問柳，營私舞弊；兩相對照，相差何如！

究竟誰有資格嫖賭吃喝，蠅營狗苟？什麼地方有力量殺污納垢，紙醉金迷？這當然是一班封建餘孽——新舊軍閥、官僚、貪污、土劣、痞棍、流氓、漢奸、奸商、富商、大賈——和幾個通都大邑——除已變爲醜態的平、京、滬、杭、武漢、廣州等處外，自然是更寧本省的「福州」了。

前日中央得到福州荒淫淫樂的報告，暴得何總長也來電嚴禁。其實，報告自報告，禁止自禁止，而荒淫者還是荒淫，逸樂者還是逸樂，根本沒有把命令當作一回事。

這也真怪，這批人早已利令智昏，色迷七竅，醉臥在鈔票箱上和溫柔鄉裏，不省人事了，但總長偏想用苦口苦心喚醒他們起來，共同爲國努力，豈不是等于「對牛彈琴」，徒自討沒趣而已！

有人說：「福州是有福之州，有福之人不可不去遊玩」。因此，這個想去，那個想去，個個都以去福州可享福，恰如羨蓮靴、狗附骨，人人爭先恐後的買船票，定房間。于是乎有權有勢，有幾個吳銅錢的一班敗類，便在福州一住數月，甚至一年兩年，儘情作樂，儘量享受，大有「樂不思蜀」之慨！

推究這種敗類的心理，別處都可以淪陷，福州是不可淪陷的，如果不幸而被淪陷了，甯願同陷，不願離開，因爲捨不了福州的子弟、女、玉、帛、聲、色、犬、馬之故。

嗚呼！福州如此，人心如此，恐怕第二次半夜失福州的慘痛又要重演啊！

## 四八、空言和實行

「空言無補，實行有益。」空言談國，實行興國。」這兩句話是我在抗戰以來常常向人宣傳的。

中國所以衰弱，外國所以富強，原因沒有別的，只是中國尙「空言」，外國尙「實行」，中國人十之八九言必其實，外國人則恰恰相反：他們是不做不說，甚至做了也不說。他們科學的進步，工商業的發達，軍事工

業和技術上的發明，統是在不做聲中完成的。反觀中國怎樣？未做先說，說了不做，招搖有餘，掩瞞不足，這種富有「誇大狂」的民族，如何得不被人欺侮而消滅？

中國是「文章國」，是「公文國」，是「計劃國」，是「開會國」，是「演講國」，是「口號國」，是「宣言標語國」，我們平心靜氣的閉住眼睛想想：人家給我們的這些批評，是不是對的？有沒有冤枉了我們？

好了，現在再不是發宣言，貼標語，喊口號的時候了。宣言儘管寫得動聽，標語儘管貼得玲瓏滿目，口號儘管喊得震天動地，結果總是消滅不了漢奸、奸商、貪污、土劣，澄清不了吏治，改革不了社會風氣，更抵當不了敵寇的飛機、大炮、兵艦、戰車和毒氣灼。

東周因難說亂國，東晉因清談誤國，晚唐因文章迷國，晚宋因理論弱國，明亡于無實學，清弱于重表面，這都是實例，無可諱言的，我們的心靈尚在，可不可再尙「空言」「空論」而忽「實行」「實踐」？

「埋頭苦幹第一」！「摒棄理論第一」！

「實事求是至上」！「爭取實利至上」！

願與同胞同志同勉之！

## 四九、血和淚

世界到了現在，滿目都是血和淚，祇要我們的良心未死，眼睛尚在，誰都會感覺到。

我不願描寫那血淚的現象，這現象只得讓人們自己領會。我現在只是提出血淚的作用和價值來略加說明。

血：明明表示活潑、熱誠、奮鬥，就是智、仁、勇的結晶品。淚：明明表示無能、消極、懦弱，就不是智、不仁、不勇的象徵。

世界上的一切成功，幾乎全是血造成的，由淚造成的很少。全部人類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血史，而不是淚史，從黃帝戰蚩尤，夏禹治洪水，一直到目前中華民族的抗戰建國，誰能否認這不是一部熱血的記錄？

固然，血的當中，自然雜有不少的淚，但始終淚的成分總是佔極少數，它決不是主要的成分。

淚是婦人孺子的隨身品，祇有弱者用得着；大丈夫、男子漢，是絕對用不到的。英雄所常帶的除了滿身的血以外，沒有第二件東西。

我們處在今日這層被壓迫的地獄裏，大家要以淚代血，把淚化成血，拿血來洗淨淚，以血跡代淚痕，庶幾或能降服一羣吃人的惡魔，使世界回歸平靜。

同胞們：流血吧，莫流淚！淚要回內臟，血要向外灑！認識這戰爭是血的戰爭，這世界是血的世界！我們要變成血的民族，莫變為淚的國民！甯願浴血疆場，帶血犧牲，不願揮淚投降，帶淚求生。

## 五〇、良心問題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這幾希是什麼？「就是良心」。有良心，才有「理智」；有理智，才有「正氣」。禽獸只有一顆吞吐血液的肉心而沒有良心，所以只有「感情」，沒有理智；只有「意氣」，沒有正氣。

找東西吃，找地方住，找異性解決性慾，找一切所想找的來圖舒服，這是動物的天性和本能，禽獸如此，人亦如此。在這裏，分不出什麼良心不良心來。等到自己找不到，或找到而不滿足，想法佔有，發生物取豪奪和梳血的鬥爭時，才顯現出良心這個問題：應該奪取而奪取的，乃是理智所許，否則便是感情衝動。應該鬥爭而鬥爭的，原是正氣所在，否則便是意氣用事。

爲個人或少數人謀福利而奪取和鬥爭的，是屬於感情和意氣的；爲社會大眾謀福利的，雖是奪取或鬥爭，也不失其爲理智和正氣。這是個原則。因此，凡做任何一件事，若評定做的人有無良心，只要以這個原則當標

尺即可測知了。

國父說：「人生以服務爲目的，不以奪取爲目的」。這句含有至理的名言，人們做到的有幾個？服十分的分務，拿五分代價的，比比皆是；服自分的務，不拿半分代價的，恐怕萬不得一。此人慾所以橫流，天下所以大亂。如果想人們有天理（理智），去人慾（感情），除却拿良心放在面前，時時刻刻當鏡子照以外，沒有第二辦法。否則，不變成禽獸者，實幾希矣。

## 五一、「諒」

「諒」是一種美德，若無此美德，便什麼都做不成。

諒字由「言」和「京」兩字組成，言是言語，京是大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的居心要正大光明，度量要豁種大度，眼光要遠大，舉動要大方，然後發之于外，出之于口，便構成了諒的德性。假使心裏對人諒解，嘴巴半點也沒有表示，則對方仍舊是疑雲叢生，疑竇難開，無法可使誤會得到渙然冰釋的。所以，要別人諒解，一定要說，不說是不易相諒的。

諒可分爲三種：上對下的諒是「體諒」，下對上的諒是「原諒」，平輩間的諒是「互諒」。能兼有此三諒，則立身處世待人交之道完備了。世間什麼人都可以相處，什麼事都可做，單怕不能諒解。能諒解，則挑撥離間，明槍暗箭，都無所使其技；否則，雖屬父子夫婦，也將疑神見鬼，變爲水火。諒與不諒，其結果之差，不可以道里計。

不過，諒是相對的，是雙方對等的；甲諒乙，乙不諒甲，始終難以和合。乙對甲完全諒解，而甲對乙半諒半不諒，這還是不能和合。必須彼此都能相諒，毫無隔膜，才能化大事爲小事，化小事爲無事，一切誤會都轉化爲了。這中間有一個字不可漏掉，就是「恕」字，恕是「推己及人」，「反躬自問」，「易地以處」的三種

工夫的總和，惟做到這三種工作，便可謂得忠恕之道了。忠恕之道，實是誠的核心，人們如欲驚人或求人諒，請勿忘此核心！否則，「得魚忘筌」，罕不變為偽君子的。

## 五二、「誠」

人們曾說某人不可以相處，某事很難解決。究其原因，某人不見得不可處，某事也並非難以解決，都由于欠缺一個「誠」字。

中樞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不誠，無物。」意思就是：誠是天理之當然，人若能順理而行，便合乎做人之道。凡事凡物皆以「誠」為本，若離開了「誠」，便一切都不成體統，無法可辦了。事事物物，到了無辦法和不成體統時，一切都將完了，豈不是等于「無物」？

父慈，子孝，兄友，弟愛，夫唱婦隨，以及朋友的相和好，全都出于「誠」。若父母對子女如客人，子女對父母如外人，朋友相對如仇人，這就是「不誠」，假使骨肉之間都不能以「誠」相待，還談什麼「交道」？論什麼「人情」？

社會之所以不安，國家之所以多事，世界之所以擾亂，原因固多，而人和人，團體和團體，民族和民族，彼此間缺乏「誠意」，實是最大原因。否則，我以誠待人，人沒有不還待我以誠的；我待人以誠，而人猶不能諒我，近我，親我，敬我，勢必是我的「誠」不够，誠信未孚，則我只要一而再，再而三，乃至隨時隨地都用誠去待他，他沒有不感動而心悅誠服的。能做到這點，一切誤會不解而自解，糾紛也不平而自平了。

古人說：「至誠可以格天」，「至誠金石為開」，誠之所至，金石且能開，天且能格，還有什麼人不可以交，什麼事不可以成切？

本校用「精愛精誠」四字做校訓，「七七」以來，全國上下都以「精誠團結」相號召，這不是江湖賣技者

的口訣，實因事實上它的需要，非如此，不足以訓練革命幹部，非如此，不足以抗戰建國。親愛和團結，除了「誠」，都是假的，願我同胞再三思之！

## 五三、公爾忘私

人類有一條最高的服務原則：「公而忘私」。這條原則，誰都能懂得，但誰都不易做到。

人人都知道國家和民族都應該愛護，公家的事，應該賣力；但是，當自己或家庭或親朋戚族的生命財產遭遇損害時，便不一定能顧到國家民族，至少總是有所偏倚。在這時，就顯出那一件是「公」，那一件是「私」了。

假使有人能爲了公家的事，把自家的事擱在一邊；爲着公家的福利，而丟掉自家的福利，甚至舍棄了自己的生命也有所不惜，這種人才是做到了服務的最高原則——「公而忘私」，是真正的仁人志士。

仁人志士的行事，有幾個異常人的特點：第一、他是利人的，不是利己的。第二、他是負責的，不是敷衍的。第三、他是公正的，不是偏私的。第四、他是磊落豪爽的，不是陰沉拘執的。第五、他是樂觀的積極者，不是悲觀的消極者。因此，他才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才肯犧牲「小我」以爲「大我」，才能「毀家紓難」，「大義滅親」，乃至「舍生取義」，「殺身成仁」。

然而，放眼看看古今來有幾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有幾個不是「拔一毛利天下不爲」的？石碯、吳漢、荊軻、張良、張巡、文天祥、史可法等一流人物，不單中國少有，即求之全世界，亦恐不多得。這種人不僅「公而忘私」，簡直是「有公無私」，我們今日爲抗戰建國而奮鬥的同胞們，應有所效法。

## 五四、說「幹」

社會的進化，人類的文明，全都仗着一個「幹」字造成的。

骨

碎

幹，無可變有，靜可變動，死可活。不幹，可是。

大概論：幹，才有進步，成功，希望；否則，只有退步，失敗，絕望。

不過，幹有好的幹和壞的幹之分：「苦」幹，「實」幹，「硬」幹，「快」幹和「捨」幹是好的；「巧」幹，「賤」幹，「蠻」幹，「懶」幹和「不」幹是壞的。這十種幹法，許多種都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我們應該辨認。

凡事凡物，都有它的性質，性質弄清了，目的自然顯露。苦幹近「忠」，實幹近「智」，硬幹近「勇」，快幹近「動」，捨幹近「義」；巧幹近「奸」，賤幹近「妄」，蠻幹近「暴」，懶幹近「懦」，不幹近「偷」。

忠、智、勇、勤、義和好、妄、暴、懦、偷十種性質，當可以把各種幹的目的，說明了一半。

于是乎一般在幹，而結果却各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苦幹招「忌」，實幹招「疑」，硬幹招「禍」，快幹招「怨」，捨幹招「恨」，吃力不討好如此！倒不如巧幹得「譽」，賤幹得「恕」，蠻幹得「諒」，懶幹得「福」，不幹得「獎」，省了精力，還得好處。

爲着人們不辨是非，不明黑白，社會才不斷的發生慘痛、醜惡、罪過和變亂，這不是幹的人之過，全是支配者和批評者之過。他們既不知道幹的難易和好壞，偏偏要別人去幹，則其所造成的現象，可想而知。

幹，幹，幹，幹之難，難于上青天，我們不可不好好的幹，人們也不應不好好的要求人幹，接受人幹，批評人幹。

拿出精神來幹吧！有一天，幹一天，但求問心無愧！對得住同胞、國家和祖宗，幹下去再說。

## 五五、情理勢利

無論做什麼事，總不外乎一個「情」字和一個「理」字，離了情和理，便無事可做了。

世人往往要求別人要在「情理」之中，而自已對待別人却出乎「情理」之外。古人所謂「其實已也輕，實人也重」，就因為只見得到自己，見不到別人之故。

你要吃飯，他也要吃飯；你要睡覺，他也要睡覺，你要招呼朋友，要生男育女，他也是一樣；爲什麼你可以快活過日子，他一定要做奴隸牛馬？社會上的多少不平事，全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產生的，這責任該由誰負？

等到不願做奴隸牛馬的人起來分庭抗讎時，你們就不以爲然，就要用種種方法去對付它，克服它，或用「利」誘，或用「威」脅，甚至出以卑鄙惡毒的手段，都有所不顧。這種錯誤的見解和可笑的做品，只有招致人們的反感，毫無好處。

我們該知道：世間的事，很多是不容易用「貨利」和「威勢」所能辦到的，感情尚且動不了它，不能變壞人爲好人，改變事爲好事，何況「利」和「勢」？如果有人或事，能被「情」、「利」、「勢」所打動而改變的，這個人必不是真人，這件事必不是真事。到頭來，都非失敗不可。

我常常說：真正的有志之士，他的立身處世，對人對事，自有獨特的思想，一貫的主張和超脫的作風，決不爲情所動而改變其一切。情且不能動他，利和勢還不能動他？人們如做到這樣，才配稱爲一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了。

不過，大丈夫也有所怕，他單怕一個「理」字，假使有人用更真確，更質直的「理」來說他，而他無法反駁時，則只有無條件的投降了，屈服了。否則，他始終是個硬漢，他的理永遠是直的，氣永遠是壯的，縱使給他燒成了灰，研成了末，他的每顆已死的細胞還是可以挺立不動，巍然傲視於人的。

從此可知做人做事，理智是不可少的，感情無用；感情祇可用之于一時，理智才可放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不變。至于貨利和威勢，直比狗屁之不如，不值一談。

## 五六、實行第一

外國人往往批評中國人說：「中國是一個理論的國家，中國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理論家。」這種批評是否真確，我們拿事實來看，就可以答復了。

機關裏最多的是條陳意見、計劃，會議席上最多的是提案、辦法、決議案。宣傳家的嘴巴，一天到晚，說得天花亂墜，筆頭寫得頭頭是道，無美不具。一究其實，條陳接受了沒有？意見採納了沒有？計劃實施了沒有？提案呢，提者自提；辦法呢，擬者自擬；決議案呢，決者自決，什麼都變成海市蜃樓，有影無蹤。

因此，天天喊窮除貪污土劣，而貪污土劣依然滿朝滿野；天天貼標語打倒暴日帝國主義，而倭寇仍舊蠶食鯨吞，國家如故。新生活運動快滿十年了，而全國上下適的多半還是舊生活；抗戰抗了五六年，而失地到今還未收復，海軍還是不斷出現。這種種，若不是只有理論，沒有實行，何至于如此？

告訴同胞們：中國現在所迫切需要的是切切實實的「行」，不是空空洞洞的一論。

「戲法可變，變久必穿」，一切不兌現的空頭支票是開不得的，最要不得的。麻醉作用，只有短短的一個時間，不久總是要清醒的，民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是日子久了，結果還是要破露的，倒不如老老實實，免得招怨取禍。

國家不可失信用、窮之個人不可失信用一樣。「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民無信，不立。」要取得這個信字，只有專事實行的一法。否則，縱使整年開會討論，人人寫文章大吹大擂，也是枉然，徒見其自欺欺人，貽誤技窮，欺人之心悅誠服，其何能得？

總之：一切都是假，惟有實行是真；一切都不需要，惟有實行最需要。我故曰：「實行第一」。

## 五七、任勞任怨

天下無難事，肯任勞任怨，難的也就變爲易了。

任勞任怨是人類服務的最美的道德。假使人人都肯以勞怨自任，社會哪有辦不通的事，哪有沒有人服的事？反之，人人都想別人任勞任怨，而自己則坐享其成，甚至把一切責任都加到別人身上去，這樣，天下事就不易辦了。

勞和怨比較起來，自然是勞易止而怨難任；勞，至多是精力或體力上受傷，吃虧還是有限的。怨則不然，它是要傷人之心，害人之情。小則使人抑鬱不樂，悶損憔悴，大則使人悲憤填膺，立即喪生。社會上多少人的嘔血，多少人的自殺，莫非因任不了怨而發作的？

這還不要緊，多少人因不肯任怨，或任不了怨，硬挺而走險，被迫而爲叛徒的，這倒值得人們注意，不可不加以探討。

舉幾個例證吧。賈誼的天折，屈原的自沉，樂毅的奔趙，李陵的投降，韓信的謀叛，都是明明白白的爲了對方的逼迫太甚，太不把他們放在眼中，才激動起他們的反感，只有一死了事，或予壓迫者以反抗。至若周公的金縢告天，苻融的潔身引退，司馬遷的隱忍著述，蘇武的苦守節操，岳飛的甘心受誅，始終不獲半句牢騷，不表絲毫怨恨，這種修養的功夫，忍耐的程度，真是可企及哩。

還有，爲着國家民族的興亡關鍵所繫而決心任勞怨而毫不變其心志如諸葛亮、文天祥、史可法這三人的作品，恐怕找遍古今中外，也不多得。

總之，勞怨能任願任，則自然以儘量的任爲是，若萬一不能任，不願任，當然只有好好引退之一途，用不着勉強忍氣吞聲，徒害于私，無益於公，何苦來哉？

## 五八、抗戰五化

說也奇怪！抗戰以前，差不多每個知識分子都在盼望着和窩惡的日本鬼子作戰，情緒非常緊張，大有與倭奴不共戴天之概。

所以一旦「七七」變作，舉國同仇，爭先赴義，民氣激昂慷慨，出錢出力，惟恐後人，可說難得之至！不幸淞滬失守，首都淪陷，東南沿海各省的要地相繼不保以後，民氣士氣都有點鬆懈下來，不似起初半年的熱烈了。但，還是奔走呼號，尙能支撐得住。

等到長沙大火，武漢放棄，陪都且有再遷之勢的時候，汪精衛即首先脫離，於是舉國的民衆開始動搖了信心，轉變了念頭。

從此以後，朝野上下，各訂各的算盤，人人爲己，不復顧國了。於是官吏拚命貪污，士劣任意橫行，土匪盡起，海陸不靖，漢奸作祟，到處都有，名爲抗戰，實同反戰，同床異夢，隨處可見。

到了最近幾年，奸官滿朝，奸商滿市，避役逃兵成爲常事，奢侈佚樂，勝過平時，前方節節敗退，後方毫不在意，根本不知抗戰爲何事，國難作何解，民心麻痺，至此已極！

這種種現象，我無以名之，名之曰抗戰五化，即：初期——熱化，二期——強化，三期——變化，四期——分化，五期——消化。現在正是消化的時期，我不禁爲五千年的古國發愁，爲四百兆同胞焦急！

## 五九、亡國責任

這次國家不亡則已，如果亡了，有兩種人是要負責任的。這兩種人，平時心肝漆黑，自私自利，寡廉鮮，毫無同情心和正義感，尤其缺乏愛國心，只知道爲自己，爲家庭，爲妻子兒女，爲子子孫孫打算，只看得到「權」和「利」，便把國家和同胞丟在腦後。所以會作出一切不仁不義，甚至禽獸都不肯做的事來。

這兩種人的罪惡，實則比之有形的爲非作歹者如強盜和漢奸還要大過好幾倍。因爲強盜搶劫或殺人是要拿

自己的性命去代換的，漢奸不一定都有背誦害人的本領，卻不像那兩種人的殺人不見血，亡國不負責，自己還要享受特殊的優越權利。所以他們的罪惡實浮于強盜和漢奸。

這兩種人現在充滿了全國，民脂民膏被吃光了，國本也動搖了，眼看敵人不費吹灰之力，不打而使我們自己亡了。到那時，我們老百姓將向誰追究責任？

這兩種人是誰？就是奸官（大貪污）和奸商（大屯戶）。

## 六〇、爲何不殺？

鷲鳥、毒蛇，豺、狼、虎、豹，人人都畏懼牠，痛恨牠，想殺死牠；爲的是這些禽獸只有利己心，沒有利他心，只有禍害加人，沒有福澤及人，所以非消滅牠不可。

人類當中，也有許多種人，其心特黑，其臉特厚，其性特惡，其行特狠，除了自己以外無別人，家庭以外無國家，盡力作惡，盡情享樂，然而很少人畏懼它，痛恨它，想殺死它。不單如此，而且恰恰相反，大家都羨慕它，欽佩它，趨附它，學它的樣，想比它更黑、更厚、更惡、更狠，這是什麼緣故？

不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假使有權有勢有名望和財富的人首先起來反對，攻擊，改正，那又誰敢踵起效尤？如今不僅不如此做，反而自身做了倡導者，惟恐同樣的人不多，附和的人稀少；能得到更多的擁護，即顯出自己的本領。于是乎上下共手，表裏爲奸，勾結一氣，打成一片，昏天黑地，舉國小民，祇有側目搖頭，還有誰敢起來說一聲「不是」？說且不敢，行動更談不到了。此道德所以淪喪，社會所以崩潰，國家所以被侮，天下所以要大亂了！

我現在別的話都不願說，只是要問一句：號稱革命的領導者，對於這些禍國殃民，其罪惡超過鷲鳥、毒蛇、豺、狼、虎、豹千百萬倍的衣冠禽獸，爲何不起來殺死它？

## 第二編 骨 鯁

### 一、民衆與軍訓

讀本會主任委員在前明本刊發表之「非常時期之軍訓工作」一文，情詞懇摯，語重心長，我軍訓工作同人，信能敬謹接受，奉爲圭臬，從此按步就班，用宏軍訓成效，當可拭目以待，無煩贅述。今茲所欲言而應言者，厥維民衆。

民衆與國家民族關係之切，蓋人皆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古來莫不視民衆之善良與否，對國家之存亡與民族之盛衰，成絕對的正比例。

顧吾國數千年來，民衆本身缺點之多，不可勝數，其最顯著者無過於：（一）無組織，（二）無訓練。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歌作，至「我無爲而民自化」之說興，於是天生惰性之民衆，即持其「老死不相往來」之態度，造成「不管他人瓦上霜」之壞心理。個人主義遮障蔓延，結果私利主義暗滋潛長。遂至「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上焉者獨善其身，次焉者不問不聞，下焉者無所不爲。積習相沿，於今更甚，民衆罔知國家民族爲何物，更不可勝數。

殊不知今非昔比，吾國非復獨處一隅所能存在，現代之民衆，至低限度，在意識方面，應具有（一）民族觀念，（二）國家觀念，（三）服務精神，（四）犧牲精神。在能力方面，應具有（一）普通的科學常識，（二）必需的軍事智識，（三）強健的體魄，（四）戰爭的技術。昔人云：「雖不能進，亦當能守，決不可爲敗亡之國，待決之囚，自甘淪喪」。

況時當今日，國祚危如累卵，民族不滅，間不容髮，舉國有「及汝偕亡」之痛，惶惶不可終日，我同胞儻

尙能不自菲薄，認定黃帝子孫甯死萬不可淪於異族，奴于夷狄，則對於國民軍事訓練一端，應如何加以重視，予以不可少之認識，始能分負一分與國族共存亡之重責。譬如對軍訓本身：應知此爲自衛衛國之要道，自強強種之秘訣，自治治人之起點。勾踐棲於會稽，「十年教訓，老幼男女，莫不知負荷荷戈以事其主，卒沼吳而復其國。」越之復興，民衆之力也。其次對軍訓工作人員，應視之如師長，有所示，樂而受之，有所教，親而承之，絕不可擬諸軍閥時代之軍人，用其畏懼，或存藐視之心，而使復興民族之國民軍訓工作，受其影響。

此外，民衆對於負責實施軍訓之政府，更應有深切之認識。今之國民政府，是領導全民抗戰的革命政府，所謂「道善則得之」，已完全做到；今欲救吾民出水火登衽席，自不可不實施非常時期之非常訓練，以作担負非常責任之準備。所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抑使民以時，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今政府既以復興國家民族之基本工作，責諸國民軍訓，復以「教」「養」「衛」兼施之於吾民，視吾民如赤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吾民若尙不肯接受，自甘暴棄，則必成爲亡國之民，無可藥救！否則，對於軍訓，未受者應自動的爭先請訓；正在受者，應欣然接受，惟命是從，切勿徬徨。其已受者，當知「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即應聞雞起舞，枕戈待旦，聽候派遣補充，共赴邦家之難，死而後已。昔人云：「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又云：「不教民戰，是爲棄之。」國民軍訓，卽所以教民戰，使政不徒善，行不徒法之最完善施政。故但求負責指揮與實施者能對民衆善加訓導，以身作則，則「君子德風，小人德草」，民衆之樂于受訓也自「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惟恐無令，「曷令不行」？如能至此，卽可謂收到軍訓之實效，他日以此殺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民族復興，可操左券。」

—二六·一〇·三三·民力刊！

## 二、民衆與抗戰

骨 刺

四三

本刊前期論民衆應受軍訓，固矣，惟受訓者尙有相當限制，並非所有民衆，一律施以軍訓。至於「抗戰」，則不論爲誰，皆有應盡之義務。

當茲舉國「不逞啓庭」之秋，民衆應共起抗戰，本爲理之當然，勢所必然。但一般渾渾噩噩之輩，在敵機肆虐，惡耗頻傳之下，依然過其安閒逸樂之生活，而不以爲意者，尙不在少，此必對於抗戰意識猶未之知，或知之而未能行之。

民衆應同負抗戰責任，理由至簡：民衆受國家庇護，國家如受侵略而至覆亡，民衆卽失所寄托，昔聞寧將亡，誓不恤緯；魯社垂危，注重執干戈以赴難。古之結縻，尙知愛國，今之民衆，不知抗戰，可乎？暴日數十年來，凌辱壓迫，無所不用其極，使我堂堂華胄，幾降爲奴隸，不得存活，凡有血氣之軒轅子孫，誰不認爲不共戴天，欲一復以爲快？故爲國家民族計，吾民衆應亟起抗戰，毫無疑義。卽退百步計：吾祖宗墟墓所在，豈可任異族夷爲坵墟？吾父兄子弟生長息遊之地，豈忍供寇盜蹂躪？覆巢之下無完卵，一旦國亡族滅，雖欲全其家保其身亦不可得，是爲一家一身計，亦應起而抗戰，毋庸乎疑。

蓋無論就任何方面言，民衆抗戰則受無窮之利，否則必蒙無窮之害，最顯著者爲：（一）影響政治。在戰爭期中，極需要全民一致對敵，民衆若皆能與前方將士同存一敵無我，有我無敵之意念，只知奮起戮力，不問其他，則所有 切不必要之以見與糾紛，自然消滅，政局自能安定。昔晉吳之爭，以吳之廣土衆民，理宜勝普，而卒不敵者，卽以普國民衆，團結堅強，戰幕一揭，全國動員，政治響應軍事，整齊有條。奧則黨派、宗教、民族，各各對立，互相仇視，政治牽掣軍事，遂致不免於慘敗。（二）影響外交。弱國本無外交，友邦不可恃，國弱更不可恃；惟有自身淬勵奮鬥，始能轉變國際視聽，博得仗義執言。滑鐵盧一戰之後，維也納竟成爲歐洲政治之樞紐；薩多瓦流血結果，柏林亦一變而爲西歐之政治後台，是皆彰彰可考者。（三）影響軍事。此點關係更大。疆場戰士，能否取勝以持久，全視民衆能否協同動作而定。烽火孤鳴，陳勝吳廣以三戶編氓，

揭竿而亡暴秦，此得民助之效也。歐戰德國之敗，原因固多，而其當時國內民衆之切於求和，致使前敵士氣沮喪，軍心動搖，無法支撐，此亦爲一大原因。故民衆共同抗戰，則弱可變強，寡可克衆，敗可轉勝，不抗戰則強不可恃，衆無所用，勝亦不保。

至於民衆抗戰之道，概可分爲消極的與積極的兩方式。前者屬於精神方面，重在安定社會人心。如：（一）各界人士，須各安本分，各事其事，不特毋慌毋怠，且須格外鎮靜，加倍努力。不然，一夫夜呼，亂者四應，敵未亡我，我已自亡。（二）須信任抗戰政府，擁護唯一領袖，服從一切命令，萬衆一心，衆志成城，敵焰雖烈，其奈我何？（三）長明抗爭，勝敗無常。必須驍勇勿驕，敗勿餒；不輕敵，亦不畏。萬不可少勝即手舞足蹈，少敗即風聲鶴唳。

積極之抗戰，即爲實力之協助戰爭。明哲言之：（一）輸財。蓋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應募可，購債亦可，毀家足於式；卜式輸財，名留史籍，今之豪富，實不當有所吝惜。（二）輸力。勞心者應負組織，宣傳，醫療，勸募等責。勞力者應爲運輸，救護，協助，維持秩序，管制燈火諸事。至若斥候，監視，告姦等工作，則人人皆可任之。尤其對漢奸、奸商，「非盡族是，天下不安。」故必須竭力協同偵緝。（三）應征。現中央已實施國民兵役法，義勇壯丁常備隊，各縣亦將成立，我有志青年，均有報國之機會，不徵及則已，若徵及，即應慷慨應徵，切勿規避。更不可存「鶴有祿位，余焉能戰」之心。（四）投軍。應征爲被動的，投軍爲自動的。投軍從戎，「馬革裹屍」，千古均認爲英勇。投效者衆，補充征調，自無問題。（五）組織義勇隊，或敢死隊，能與疆場戰士同抱「滅此朝食」之決心，則雖不能殺敵萬果，決勝千里，要亦足以助我抗敵，保衛地方而除隱患。

總之：民衆之於抗戰，不論其爲安定後方，或協助前方，工作雖殊，收效則同。抗則勝，否則敗，抗則存，否則亡；抗則國家民族得獨立自由，否則惟有屈膝爲奴，俯首就戮之一途。昔賢云：「有不可戰之兵，無不

可用之民。』吾民乎！其速起！

——二六·一〇·二五·民力刊！

### 三、國府西遷

國民政府於昨日遷駐重慶，國人深明其義者固多，而未盡釋然者尙不少。茲事體大，關係甚重，不可不爲文以解之。

吾人首先應明瞭政府此次抗戰，已下最大決心，不達勝利目的，決不罷休。國府爲全國之最高行政機關，對內對外，百政攸繫。今首都既時受敵擾，國府自不得不暫遷他處，以示誓不休戰之堅決。此其一。國府既遷，首都縱使被敵摧毀，於我施政依然無礙。政不受累，民自安心，則雖繼續抗戰至十年念年，甚至於百年，亦屬無妨。此其二。敵軍近數週來所以顯其瘋狂於東戰場者，其目的即在圍陷我首都，逼我屈服。今國府既遷，所遺者一名義首都，敵得之亦不足以傲視世界，更不足以辱我。此其三。我族祖先爲策長治久安，避無謂之損失而遷郢邑，卒能崛起復興祖國而拓祖業者，史不絕書。如燕庚之遷於股，古公亶父之遷於岐，周平王之遷於洛，宋高宗之遷於臨安，皆達其興廢繼絕，完成匡復之大業。今之倭寇，即等於古之獯鬻、犬戎、女真，其悍鷙暴戾，慾壑難填，且千百倍於昔之任何夷狄，而其泯滅人性，直同最惡之野獸。以我「沐德浴義」之文明民族，焉得不于小心大胆之下早爲之圖，以爲人類永除大患？此其四。故國府之遷移，非真懼敵也，實如獵人之設罽，不得不然耳。

至國府之所以西遷，亦有其與義存焉，且更足以證明長期抗戰之決心，並非苟且偷安而然。蓋（一）就經濟言：川省素號天府，物阜民殷，地利無窮，取用不竭，我既決定長期禦寇，勢必須用該省爲充實之府庫。（二）就地理言：寰宇中，地勢形便之域固不少，若求如川省之「高可登天，低可入地，」「資實無所用，孫吳

失其能」之險固而整全，洵不多有。今國府駐此，敵雖欲脅我，亦恐非易易。(三)就交通言：川省雖處西陲，然有無數「天然衝衢」，錯縱其間，加之近年來公路建設猛晉，更不愁如「死城」之薄弱。況至甘、青，至新疆，至康、藏等處，皆可直達，固無往而不通。(四)就政治言：川省廣土衆民，在昔因與他省隔閡，致風氣閉塞，政治腐敗。今得國府諸公蒞此，爲之就近創革，適可喚起抑鬱而熱誠之民衆，發勳其共赴國難，則以此一省之力可敵數省，抗戰即添一強固之後援。總之，從任何方面言：國府西遷，雖不能謂爲計之至得，然亦可謂勝於不遷。

抑吾人更應了解：國府西移，並非放棄首都。國府與首都，原爲二物，國府爲全國政治之最高權力機關，首都無非爲其所在地耳。惟國府所在地，未必一定爲首都，而首都中亦不一定非有國府不可。民國以來，中央政府會設於武漢，於廣州，於南昌，而此數地並非首都；此數屆政府亦並未因此數地爲非首都而被否定爲中央政府。此證之本國然，即證之外邦亦然：新興土耳其之昂哥拉國民黨政府，與新興蘇聯之彼得格勒蘇維埃政府，當時皆並未被人斥爲非法，是可知國府固可離首都而另設於一地，其地位與價值，固不因之而稍有減退或竟至消失也。

卽退百步言：非常時期之國府，不妨廢固定之首都而隨地成立新都，甚至根本可以不要有形之都，而要設立無形之都。古代有不設城堡之都而其國之強盛，迥非有城堡者比，先朝之斯巴達卽爲一例。斯巴達當時卽特有「來喀瓦士」之精神爲其金湯，恃其全國民衆之愛國心，爲其國防，故有都無都無關重要。西諺云：「能佔我王之宮，不能奪我全民一致之心。」亦卽「衆志成城」之意也。吾同胞明乎此，縱使首都真爲敵所陷，亦曷不足以搖動我舉國上下抗暴之矢志，反足以增強我民族之自信力，燃燒起「萬民赴難」之烈焰。誰或不信，請拭目以俟！

國府移駐之義既明，吾同胞卽不應復有所疑慮，今後除一致奮作前驅與後盾，與敵周旋到不剩一兵一民以

衛國族外，別無他求！

—二六·一一·二一·民力刊—

#### 四、首都淪陷後國人應有之決心

雨花台層巒如山，秦淮河血流似海，我數萬建兒孤軍死抗，斷頭決踵以赴之之南京，終於本月十四日因力不足，勢不敵而淪於寇手，嗚呼痛矣！

亡矣南京！別矣吾都！爾果超然離吾民而從寇乎？將使我妻黃孫子流離顛沛，歸于何所？

辛而南京雖失，吾中央政府固巍然猶在；首都雖陷，吾四百兆同胞固固請鬱堅，愈挫愈厲。寇寇之心欲佔吾黨以圖迫我屈服，此實早在吾人意料中，不待今日而始知。吾國府之所以去月西遷重慶，即表示縱使南京爲寇所有，亦不足以搖抗戰到底之決心。蓋首都之無，無關於整個抗戰之前途，更不足以宣判我國家之存亡，本刊前已論之詳矣。今所欲言者，此後吾全國上下，應作何打算，則不能不重新決定：或暫時停戰猶和，忍辱含垢，徐圖報復乎？抑繼續抵抗，甯碎玉碎，毋爲瓦全乎？或改變國策，從速求援于列強，取得夾擊之力，以與之戰乎？抑再訴之國聯，祈禱于公理正義以求得公正之調解而已乎？此「和」「戰」問題，關係于國家民族者至鉅且要，在「實逼處此」之今日，誠不容吾人再有所躊躇。

暴寇既陷吾新舊二京，佔吾全國精華之區，在其趾高氣揚，睥睨一切之下，列強竟任其橫行，默無所動，意德兩國且從而助其焰，張其勢，則其得寸進尺之狼子野心，自不惜傾其全力，乘勝長驅直入，以圖其侵吞迷夢。我若與之言和，勢必須承認其「既成事實」，讓彼永佔其「既得權益」，始能言議。否則，「趙魏胡塵千丈長，遺民膏血飽豺狼」，暴寇正圖以「蠶食」代「鯨吞」，不但我國自身與之言和，須全盤讓步，即請列強出作調人，亦恐非此不可。

和比不可，然則求援列強可乎？目前表不同情于我者，似頗不乏「與國」，顧一究其實，各國之立場不同，環境各異，國情與國力條件成爲問題，我國人對之當已有相當認識。英、法係「紳士國」，素恃其不求人之富強，持穩重與圓滑態度，極不願捲入戰爭旋渦，自貽伊戚。德、意更無論矣，其對暴寇「同惡相濟」之醜態，最近愈露愈顯，我若向之求助，何異「與虎謀皮」？此外較有希望者惟蘇、美二國，惟蘇之力僅足以保其自身，助我之心有餘而力不逮，況我之對之，又係出以「助齊楚而排韓魏，左右却顧而莫知其可」，則欲其如意、德之待暴寇也難矣。美則因有地理關係，大有鞭長莫及之概，短期間中，亦恐不能助我。至于國聯，根本係「強盜集團」，一向扶強抑弱，歪曲真理，況在今日，軀壳僅存，我若赴訴于彼，直同乞靈于木偶。由是觀之，求援十他邦，可恃而不可恃，事實昭然，亦無待論。

求和固不可，求援亦不得，則所恃者惟有獨自抗戰之一途，惟有抗至不留寸土地，不剩一兵一民而後始已焉耳。蓋與其屈膝求和，俯首就縛以死，毋甯挺胸強項，乘機冒鎗而死之爲榮；與其委委曲曲，含羞忍痛，而終不免於死，毋甯慨慷悲歎，轟轟烈烈而死之爲快；與其零零碎碎，遂個遭其荼毒而死，毋甯前仆後繼，一齊衝鋒而死之爲壯也！昔人云：生，人之所欲，然所欲有甚於生者，則不得不舍生以求之；死，人之所惡，然所惡有甚於死者，則不得不就死以爲之。吾同胞不欲負起復興之責則已矣，若欲延續國祚，重光民族，則除舉國上下，一心一德，共殉國難外，別無救藥。「誓心天地流腸赤，切齒江山吐舌紅」；「縱死已驚胡虜魄，不降甘斷將軍頭」！願同胞共隨諸先烈之後，作「一死報邦家」之準備而已！

同胞乎！吾祖吾宗，數千年前，曾失其都破其國而爲離亂之氓者屢矣，卒能以一旅之衆，一乘之師，或披荊斬棘，或臥薪嘗胆以復其國，振其族，載在青史，昭昭可考。卽證之各國：歐戰時之法、土，彼其二國當日之遭遇，何嘗非如今日之吾國？大軍壓境，楚歌四面，舊都不保，另立新都，舉國騷然，不可終日，乃其將士皆能授命於危難之際，國民皆能一致效忠於其國，卒使其地失而復得，其國危而復安，「繼絕不辭喪敗」，中

外所同。不然，人人畏死，終不免於死，個個顧家，終不保其家；猶太、波蘭、越南、朝鮮，歷歷在目，足資殷鑒！『單于城上關山曲，今日中原總解吹』，吾同胞當知所自擇歟！

同胞乎！今日吾祖宗墳墓何在？吾田園廢舍何在？吾父母何在？吾妻孥何在？骨肉死於戰場，親朋斃於道路，六親離散，五族喪亡，滿目堪墟，橫屍遍野，『誰爲爲之？孰會致之？』今若仍圖偷生苟活，甘爲亡國之奴，則請問良心何在？面目何存？

最後，吾尚欲進一言：首都既陷，政府諸公應從速定議另設新都，地處不妨以重慶權之，且須即日昭告世界，以示我堂堂中國，決不受制於暴寇，則暴寇縱使志得意滿，片面揚言於國際，指我爲不國，亦無所用。否則，暴寇固無惡不作，積日累月之後，安保其不用惡毒手段，再造出一種新的『既成事實』以淆亂世界視聽，豈非噬臍無及？『甯願身爲猛獅，被人活活擊死』之阿比西尼亞國民猶在，但望我政府取西班牙政府對敵之方策，卽不患國之不可爲矣！

國人乎！死榮生辱，身亡國存，何去何從，應已決定！

——二六·一二·一八·民力刊——

## 五、怎樣運用民力？

從前有一個社會學家形容民衆說：民衆好比一頭牛，主人要牠耕田就耕田，要牠臥貨就臥貨，要牠磨麵就磨麵，牠沒有不低着頭遵命做的；甚至於主人要牠的命，把牠殺掉做飯吃，牠也不做聲響，俯首就戮，至多直視兩行眼淚罷了！（大意如此，原文記不起）這樣親切的譬喻，倘不是人道主義者，同時又是深入民間的真正的民衆領導者是說不出來的。

各國的民衆，我不知道，不敢妄加批評，中國的民衆是否幾千年來全國都是像這個譬喻所說的「牛式」的

，這也祇有事實可以向人們解答，無待我囉嗦，我現在所要說的祇是在這個時期中，民衆應該是怎樣的民衆？才能够和抗戰配合起來；政府應該怎樣去領導民衆，運用民力，才能够使抗戰真能做到長期的，全面的，而獲得最後的勝利。

人人都道遠離國家，沒有國家；離開民衆，不戰；離開民衆，根本無復興可言。過去的不去說它，單看抗戰開始以來，各地民衆真正爲國家出力的究有多少？真正自動出錢的更有多少？記大公報有一篇社評曾說：『這次的抗戰，應該是全民抗戰，但實際的情形，竟成了「無民抗戰」。本國的軍隊在本國領土內與外國作戰，竟如遊兵行軍，看不見民衆；有了民衆的行動，都是個人的好細』。可算得是一針見血的透視。宋犇末年，元兵南下，勢極英高，官兵戰者敗，守者降，民衆隨處逃亡一空，汪元量湖州歌云：『兩淮極目草芊芊，野渡無人渡亂船，兵馬渡江人走盡，民船何處作官船！』這種危險，影響抗戰，豈不比投降或倒戈來得輕。

我們親爲憫：爲什麼弄到這步地步？難道民衆就真的變成了「亡國之民」不成？民衆既不願做亡國奴，何以竟爾國家的抗戰，竟真的祇是單純的「軍人抗戰」，是「戰場抗戰」？民衆都跑到那裏去了？其中原因，論來複雜，且有許多正這面談，未便說明。我們不能不說的，只是運用民力應有的至低限度的幾個原則，和目前所呈現出來應該糾正的錯誤。

本來，組織民衆和調劑民衆，中央都有法令規定，且已在實施，不過我們總覺得實施者並未體察中央的意旨，竟至完全錯失了，結果自然不曾使民衆發生出力量，即有力量的，也不會被我們好好運用的。所以運用民力的原則也必要：第一、不要壓民。新民主特以安居樂業，有事無事，非常時期如平常時期一樣平靜。第二、不要勞民。『勞民傷財』，自古所痛，勞民而有爲民的道理，使民衆拿出力或錢來，總要曉之以大義或給以相當的代價，使他自己聽話可說。第二、不要累民。民衆什九都是窮苦而有家庭之累，如今要他做河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不願加多於公家事務，恐怕全世界也找不出幾個來。它們既有一重累，我們不要再添給它們一重



當分的分，當合的合，切不可這一個組織，那是一個組織；你訓練一部份民衆，我又訓練一部份民衆，領導者爭着領導，被領導者疲於奔命，弄得莫名其妙。結果不單無利，而且有害，不單不能使抗戰得勝，而且促成抗戰失敗，這是負領導民衆之責者應該平心靜氣接受而速改的。

我們的意思很簡單：在這抗戰時期，什麼都是要用非常手段處置的。這時期實在也等於總理所說的「軍政時期」，建國大綱上規定：「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所謂一切制度，當然包括民衆運動在內，領導民衆的責任，便只有交給軍政機關，讓它去指揮運用，才能收到實效。明言之：凡是民衆的組織和民衆的訓練工作都要由軍委會和訓練總監部等直屬機關去辦理，各級黨部和各級民衆教育機關專負責任，就夠了，至多幫同做一點組織和訓練工作，還是必須要秉承負責機關的意旨進行，不可單獨有所主張。這樣，事權既統一了，力量也自會集中起來。發動的容易發動了，接受的也不至於感到左右爲難，無所適從之苦。歐戰時的法國，牠的民衆運動當初也是如蜂飛蟻散，紊亂不堪，嗣後經過軍政府澈底整理，歸併的歸併，解散的解散，各種社團一齊刷新，精神隨之振奮起來，當時有這麼一句歌謠：「昨天大家不肯死，今天大家一齊死，明天敵人代着死。」法國終於轉敗爲勝，這是一個好例子。蘇俄也是如此，扶持蘇維埃政府推倒舊政府的所有民衆武力，全由列甯一手領導成功的，並不像我們現在這種「分贓式」和「拍賣式」的做法，乃是「狙擊」民衆，不是組織民衆。是「殉殮」民衆，不是訓練民衆。

現在時候還不算過遲，希望我們的最高統帥部趕快下令，把民衆運動統一起來，把事權劃分清楚，不要再有零零亂亂，疊床架屋的組織出現，不要再多出一種不必要的訓練，使民衆受不了。同時，還要儘量的避免擾民，勞民，累民，騙民，庶幾吾民自會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抗戰自有前途。古人說：「民無理不可使，民無力不可使，不可使而使之，其害將不可勝言。」

——二六·一二·二四，民力刊——

## 六、別矣！杭州！

「一陣西風滿地煙，千軍萬馬浙江邊；官司把斷西興渡，要奪漁船作戰船！」

「秋風秋雨暗天涯，越鳥巢翻何以家？嶺上萬松都斫盡，西湖新塔更排叉！」

此爲民族詩人汪水雲先生之越州歌，本係亡國哀音，爲平居所不願讀之篇，不謂今日竟成爲不由不讀之軍，天爲之乎？抑人爲之乎？嗚呼！

夫吾浙何地？浙民何人？數千年前，吾祖吾宗，有寧路藍縷以建其國於此者，有臥薪嘗胆以復其國於此者，亦有勤政愛民以興其國於此者，此一塊銅鑪江山，雖屬東南半壁，不足當天府之稱，然稽之遠史，證之近事，啓迪文明，驅除韃虜，東南數省，實以吾浙爲最早。况「忠義之士，不產於中州而產於吳越；禮教之化，不行於萬邦，獨行於東鄰。」民族之光，煊耀已久。方明努力邁進，發揚光大於無窮，詎意此一片燦爛之文物淵藪，竟於首都淪陷十日之淒風苦雨中亦悄悄然隨之而去！嗚呼杭州！嗚呼吾鄉！岳武穆之廟貌方新，于忠肅之華表屹然，蒼水孤城猶在，秋瑾俠骨未寒；昨爲漢家之土，今成夷狄之邦，「一寸山河，一寸傷心地，」撫今念昔，如之何不令「兒女英雄同一哭，不堪嗚咽浙江潮」哉！

雖然，事到如今，又有何說？昔人詩云：「乾坤此日成何物？車倒西扶似病人！」國且不國，縱使浙江全陷，且不呻吟，矧僅去湖山一角，果何足惜？蓋杭州雖有「天堂」之稱，山青水綠，柳暗花明，無愧爲「瓊環福地」，然而歌樓舞館，積靡成俗，畫舫紅花，流連忘返，除却薰醉遊人，銷磨志氣以外，實無任何價值可言。以言政治，則非南京可比；以言軍事，則非江陰可比；言經濟，不及無錫常州；言交通，不及上海天津；文化不如北平；險要遠輸三關；似茲數地，猶且不保，而况「紙醉金迷，非復陶冶人才之域」，則縱使「大江東去」，大好吳山，永任倭奴立馬，亦何能使吾儕興「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之慨也耶？

由是論之，今日之杭州，已成爲一無足重輕之地，我守之固愈于不守，棄之亦非如棄濬陽、南口與大場之大錯。敵不得固不甘心，得之亦非如得平津、京、滬之足以傲視世界。今之問題，不在以杭州之得失爲得失，乃在以杭州爲屏障之滬西各地，其安危爲大可慮耳。暴寇得贛鄂，欲擊本不易損，况際茲血刃殷然，獸性方發，不可抑遏，測其近日之動靜，懸揣其野心，尙欲乘勝西犯，一路由皖，一路由浙，夾取南昌，進窺武漢，是則杭州之失，於東戰場之前途，實不無相當影響，尤其暴寇認爲東戰場三角據點之樞勢既成，則與我整個抗戰命運，無隔而實有隔，斯不能不與全省同胞共隨軍政當局之後，竭「焦頭爛額」之力以作最後之掙扎者也。

吾浙之父老兄弟乎！時至今日，當悟醜賤之得天獨厚，更當悟過往優游逸豫之貽誤邦家；當痛國破家亡，骨肉流離，更當痛從今以後，無復面目可見國人！「昔避垂堂坐，今朝泣路隅；芳草無心綠，王孫何處居？」吾同胞生長禮義之鄉，沐碧血丹心之教，祖宗被殺之仇未復，今日豈堪再受其毒？是故偷生無望，怨恨無益，痛哭更無補；爲今之計，惟有同心合力，共效一死；或毀家，或捐軀，務須全體皆能作到毀無可毀，捐無可捐，先國家之死而死，庶幾猶有可爲。否則，「十四萬人齊解甲，竟無一個是男兒！」丟去江、浙，猶有皖、贛，丟去皖、贛，猶有湘、鄂，丟去湘、鄂，猶可入川，所幸國境尙大，却走尙不虞無地，是則一切俱休，吾又何言？吾又何言？嗟乎！地老天荒，望鄉關而不見；塵封路斷，舉家祭以何年？東望湖山，北望平京，蒼茫天地，無淚可揮！

——二六·一二·二七，民力刊——

## 七、讀 蔣委員長告上海同胞書後

讀了昨天 蔣委員長告上海同胞書以後，我們相信全國同胞，尤其是陷在孤島——上海——上的同胞，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不起無限的感想！

上海，本是全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等的樞紐，一切善惡種子的撒佈地，任何一件事情，一種風氣，一經過這塊地，統統會由小而大，由大而更大；由好而歹，由歹而更歹。世界教育家羅素會下過一句批評：「上海是東亞的一只大發酵缸，人們要好好利用牠，莫上牠的當！」印度詩聖太戈爾則說：「善的和惡的模型，統統匯併在東海的一角——上海。」于此可見上海這塊地的關係之重要了。

的確，什麼事情，上海總是有它起作用的份。遠的不說，民國以來，歷次的革命事件，或和革命有關的事件，多少曾經都在上海醞釀或爆發。這次神聖抗戰，還不是在這裏展開？虹橋機場的一聲劈拍，把酣睡着二百年中華民族，從帝國主義者的欺侮和踐踏下警醒了起來，把四萬萬五千萬隻綿羊，一齊趕上廣場和野獸角鬥。這是一頁多麼有意義有價值的珍貴歷史？更難得的是它把上海三百多萬的同胞劃分成四個大羣，分別給牠們顯現出如次各羣的原形來：

第一羣、是爲國努力之羣。就是有錢的真的出了錢，有物的真的出了物，有力的真的出了力。國家感激它們不盡，我們也惟有同聲贊佩，沒有半句話可說。

第二羣、是逃避責任之羣。投資的不肯把資本投在國營的各種實業裏面，儲蓄的不肯把錢儲在中國的銀行裏，這就是逃避財力。有原料的甘把原料賣給外人經辦的工場或商店，有各種和作戰有關的物資的，忍心埋藏的埋藏了，遷移的遷移了，出賣的出賣了，不肯獻給國家。這就是逃避物力。無數年富力強，可以執干戈衛社稷的同胞，畢竟紛紛散居各方安全地帶，不肯自動爲國效勞，這就是逃避人力。這幾種人，統統沒有負起救國救民的仔肩，不是逃避責任而何？

第三羣、是醉生夢死之羣。這一羣人，整天打牌，看戲，遊蕩，金迷紙醉，花天酒地，真是個個都大有「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之概！它們的腦中，平日只裝有洋房、汽車、麻將、女人和鈔票，這時所有的還只是幾件。什麼「國家」、「民族」，「抗戰」，「勝利」等事件，它們是夢也沒有做到過。萬間大

窟，百無洋場，都充滿這種苟且偷安的『國家之蠱蟲，社會之蛆虫』，實令人不能無慨！

第四章、是屈膝投降之羣。這羣人，雖不多，却也不少。它們的惟一目的在『權』和『利』，只與撈得到權利，便什麼都可以做，喊敵人一聲爸爸滿不在乎，替敵人脫褲洗屁股，不算稀罕，吮癩痔，視若無事，脅肩媚骨，簡直認爲當然，於是乎走到好，漢奸也好，傀儡更好，笑罵由人笑罵，無恥由我爲之，什麼『民族氣節』、『福發康耶』，在它們看來，都是狗屁不值半文錢，更是可歌之至！

以上四羣人，只有第一羣是真正黃帝の子孫，民國的忠臣。這一羣人十之七八是工人，工廠裏、貨房裏、碼頭上、堆棧上、馬路上，只見它們在吶吁！呵呀的替國家流汗，流血，流淚，決心犧牲了一切，也不離開上海。

所以，蔣委員長所講諄諄告誡的共同堅忍奮鬥，實在只有工人們才配受之而無愧，支撐抗戰的精神和經濟堡壘，也只有它們才能給它奠定和鞏固起來。

除了工人以外，當然是要算一部份的實業家、資本家、教育家和輿論家，它們也曾出了不少的力，盡過相當的責任，雖則不少離開了上海，但它們的精神是和國家凝縮成一團，和抗戰的勝利不可分的，只要有一分財力、物力或人力，它們都是想完全貢獻給國家的。所以支持精神和經濟的堡壘，它們還算是有力量分子。

現在，我們希望上海同胞：（一）已出到外面的個個要抱『打回巴黎去斟啤酒謝上帝』的決心。陷在孤島上的，個個須準備做田傾島上的壯士，寧死勿屈！（二）抗戰既由上海作光榮的展開，便要由上海作光榮的結束。庶幾上海不愧爲全國的重心，上海同胞，也不至辜負了蔣委員長的一番厚望！

——二七·八·二四·南方日報——

## 八、士紳子弟要不要服兵役？

昨天本報載湖南省參議員趙恆原，將回鄉担任鄉長，並提倡公務人員及士紳子弟踴躍應征兵役。這件消息，露佈出來，似乎有舉值得重視。除參議員回鄉担任鄉長一節，容另日論外，茲先就士紳子弟踴躍應征一層，略抒我們的感想如次。

國家在承平的時候，凡是國民，尙且可服兵役的義務，何況當危急存亡的關頭，只要是及齡的，就應人人遵照政府法令，踴躍應征，自無待言。乃抗戰以來各地發生的現象，實在有令人不無非議之處。公務員應征兵役的寥寥晨星，固情有可原，士紳的子弟也竟個個規避，很少應征的，這情就不可原了。他們自己爲子弟設法逃避不算，還要替別人設法逃避，還要祖庇別人規避；包庇不夠，還要倚勢抓往窮苦孤弱和忠厚的人去抵補自家子弟的兵籍。這種人，不特不配爲「士紳」，簡直不配爲「人」！蔣委員長對於這點，曾經迭次剴切告誡，不准有此現象發生。記得本年二月間，曾用總裁的名義，下了一道手諭，大要是：

「人民服役，爲應盡之義務，且爲捍衛國家一天職。惟自服兵役以來，各地從軍者，多爲農村子弟，黨政人員子弟，尙多趨避不前。值此國家存亡危急之秋，各級黨部委員及各機關首長，應一致率先遣送子弟從軍，以資倡導，並增加抗戰力量。」

黨政人員，大部是明理達人，是地方士紳，理應早已瞭解這點道理，遣送子弟入伍，何故裝聾作啞，如癩如愚，祇聽見他們叫別人的子弟去從軍，而對自己的子弟則諱莫如深？祇看見他們天天演說爲文章勸人家爲國效命，而不見他們自家子弟的影子在那裏？

推求士紳所以不肯遣子弟應征的原因，不外乎：

第一、不知愛國。他們以爲叫自己的子弟出去從軍打仗，便是自身的一種損失；而忘記了自身和國家關係的密切，自身是國家的一個細胞，無國那有家？「皮之不存，毛將焉在？」故愛身須先愛國，愛國即愛身，乃是千古定理。

第二、藐視法律。「凡國之男子，自十七歲至四十七歲，皆有服兵役之義務。」這是各國兵役的通則，不懂猶可說。自己國家所規定的兵役法規，備極詳盡，當士紳的，難道也不懂？處重罪，不得服兵役的是禁役；廢疾不具，得不服役是免役；體格不强壯，或因疾病，或因家事得延期服役是緩役；都有明文規定，試問士紳的子弟們，是否個個都犯了罪，都殘廢不全，都黃髮未裡，或疾病纏身，何以不是「免」就是「緩」？理由在那裏？還不是顯然的在作奸猾法？

第三、消極反戰。我們要知道「我們用以戰勝敵人的，主要因素，即在政治上的理直氣壯和人力方面的無窮源泉」，如果一役民衆都像士紳子弟一樣，抽到籤的，不肯入營，入了營的設法出營；那試問誰還來做禦侮殺敵的壯士？抗戰怎能操得勝券？

號稱地方士紳，心理畢竟謬妄至此，可謂國家的至大不幸！今後我們必須深自反省，從速改正錯誤觀念，至少要做到：

一、公而忘私，切不可只顧到一己一家，把國家民族，丟在腦後。墨子說得好：「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士紳們應知送子弟應征，是一種黨然的義務，萬不可推諉；否則，將何以解于墨子之所說？

二、急公好義，切不可只顧到私利而忽略了公義。西哲霍雷斯說：「死于國事是甜密的，是榮耀的。」我們的大學上說：「未有上好利，而下不好義者也。」士紳們讀書明理，樂善誰肯後人？奈何不速送子弟投軍？否則，所謂「義」者，究作何解？

三、絕對服從，切不可猶豫觀望，敷衍了事。這時只有「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戰第一，勝利第一」，此外不應別有信念。管子說：「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釋也，謂之逆。」士紳們當願率子弟做「逆」不成？

四、以身作則，切不可卸責任的望人負責任。厚責人，薄責己，聖賢不爲；厚待己，薄待人，士紳豈肯

爲之？我們必須從自身做起，然後能取信于人，能令他人誠服。「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本身做到了，方可勸他人去做，他人也樂于接受。所謂「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先。」否則，自家子弟，規避不遵，而偏催促別人，急如星火，鮮有不失敗的。

所以，我們希望全國士紳們，今後大家都要像趙恆原那種遵照 總裁意旨，要求縣府「于抽調壯丁時，無論其子是否輪到應征，務必列爲現役壯丁，儘先抽調」的態度，率先倡行，才不愧爲地方士紳。

——二七·八·一六·南方日報——

## 九、誰配當鄉鎮首領

日前本報對於湖南省參議員趙恆原提倡士紳子弟踴躍應征兵役，已略加解說，至於他本人將回鄉擔任鄉長並主張「凡非軍政人員，均應回鄉服務」一節，尙未論及。此事關係地方自治，頗值一論。

所謂「凡非軍政人員」，就是軍政界以外的人士，這些人士，什九都是智識份子，而且是在社會上有相當地位，或佔有一部份封建勢力的。要他們回鄉去服務，當然是服的領導地方的務，至少如鄉長、鎮長一類，就是鄉鎮的首領。

鄉鎮首領，是推行地方自治的主腦，其地位和責任的重要，非同小可，地方自治的能不推行，推行得好與壞，關鍵完全繫在這主腦身上，主腦領導民衆向上，民衆就變爲「佛」；主腦領導民衆向下，民衆就變爲「賊」。這主腦是要「人」來做的，不是阿貓阿狗都可以頂當。不是識幾個字，讀過幾年書就算有了資格。也不是有幾個錢，有多少田園房屋，就够得上地位。更不是會有過一官半職，號召得到幾個囉囉，就配充當。

地方自治中各級行政首領的人選，有史以來都是非常慎重。無論是三代時候的「鄉師」、「州長」、「里尉」、「游宗」、「什長」和「伍長」；漢代的「鄉長」、「亭長」、「里長」和「三老」；唐代的村、坊、

里、鄉「正」；宋代的「保長」、「大保長」，都保「正」、「副」。明清兩代的「甲長」、「里長」、「保正」等等首領，都是由當地民衆選舉品身兼優足爲地方表率的人士擔任，並不是隨便便產生的。他們的職務是執掌政教禁令，差不多把「政」、「教」、「軍」三者合而爲一，統歸一個人辦。理現在縣，區長以下的鄉、鎮、保、甲長所負的任務，還不是如此？

鄉鎮首領的地位和使命，既比這般重要，自然不是一樣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痞棍、流氓等出身的敗類所能担任。然而，事實不幸得很，過去國內的鄉鎮長和聯保主任等人選幾乎十之七八都是這種敗類出身的。他們爲什麼能坐上這把椅子？原因很簡單：他們有相當多的資產，有相當高的地位，有相當大的勢力，有相當厲害的手段，有相當陰險的心計。平時在地方，「行辭而堅，言詭而辯，循非而博，順惡而澤；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吐氣揚眉，作威作福，銅臭盡撒，臭架盡撒，呼風喚雨，叱咤雷霆，簡直不可一世。老百姓既貧又賤，自然敬之如神明，避之如鬼蜮，畏之如虎狼，聽它上下其手，表裏爲奸，莫可如何！

因此，鄉鎮長等的「威風」樹立了，可是「品級」也隨之而掃地了！在「真的羣衆側目而視，側耳而聽，敢怒不敢言的痛苦情景之下，他的罪惡就鑄績累累，日昭月著，離民衆愈遠，距禽獸愈近了。等到醜態四佈，惡貫滿盈，爲上級政府聞知而予以撤換或查辦時，民衆已經「青燐白骨埋荒野，碧化長弘草不春」了！鄉鎮長等的魚肉小民，壓迫無辜，窮苦大眾的披其荼毒，遭其蹂躪，種種冤抑和慘痛，委實書不勝書！抗戰以後，尤其是爲了某種問題，各鄉鎮變成人間地獄，雖占之「石壕吏」、「折臂翁」等篇所描寫的情況，也不够形容！

鄉鎮長等爲地方服務的成績如此，莫怪潔身自愛的人士，要抱道自重，不肯同流合污了！除了這種緣故，一般人士所以不願担任鄉鎮首領的原因，還有一、爲虛榮心所迷惑，認爲當一個鄉鎮長或聯保主任，還不及他在外當一名科員或校長教員，名義倒堂堂正正，身分也清清白白，何必跳進那個泥潭，弄到拖泥帶水，惹人咒罵？二、爲支配慾和佔有慾所纏絆，認爲區區一個鄉鎮長，無論在那一方面，都不够填他的慾壑。處處捉

襟見肘，百不如意，所以雅不願當差。于是在外工作的人士，寧願流浪，不願回鄉。若肯回去充當鄉鎮首領的，必是別有苦衷，別具情由。或走頭無路了的，才肯出場。

實則，當一個鄉鎮首領，不是兒戲。墨子說：

「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河說以亂哉？秦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一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又說：

「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與鄉人以法鄉長。其鄉何說而不治哉？」

像這種操守，現在的鄉鎮長等，有沒行？至于學識能力，鄉鎮首領至少要能管理教化和治安，現在的鄉鎮長，能下能？利不能興，弊不能除，不能「師衆爲善」，不能移風易俗，尸位素餐，還當什麼鄉鎮首領？

總括一句，非正式的軍文人員，在此非常時期，回鄉服務是應該的，當鄉鎮長，也未嘗不可，不過要先做到：「有力肯疾以助人，有財者急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其次要「能察察，能化化，使愚不肖變爲智識。」才算盡到了職責。否則，我們不單不歡迎像趙恆原那樣的省參議員回鄉當鄉長，要嚇壞了鄉下人，而且根本不需要有鄉鎮長等一羣角色！

——二八·八·一九·南方日報——

## 「公」、「公正」在那裏？

本省陳公洽主席日前在公訓所對合作、農政、衛生三系以及特教人員訓練班學員訓話，諄諄教誨，足使聽者起敬，中間有一段說到「公正，認真，勇敢」，尤其可做我們的座右銘。我們也是公務員，不可不詳加體認，茲先提出「公正」兩字來討論。

什麼是「公正」？說文上解說：「公从八，以，八猶背也。」韓非曰：「背人爲公。」徐鉉注：「八，晉私，不公也。」是「公」字的意義除「無私」外，顯然還帶有「公共」「公平」的成分。「正」字呢？在禮玉藻上解說：「士前後正」。疏：「正謂不旁也。直而不袤謂之正，方而不袤亦謂之正。」文選：「正中曰正」。「王逸：「正，平也」。是「正」字明明白白的包括着「不偏」「不邪」和「平直」等涵義。此其一。公正從外表上看來是「純理智」的，朱熹所謂「堂堂正正，坦坦白白，是爲是，非爲非，沒有絲毫假借，不雜半分屈曲」，王陽明所謂「視不聽言，聽不側耳，無龍言，無奇行」，「親不以爲親，故不以爲故。」不統是理智的表徵麼？但究其實，惟其所作所爲，一本公正，毫不偏倚，結果爲人還是爲己，利人還是利己。所以詹姆斯認定「公正的內在，是純粹感情的」。此其二。爲了事物物物都照着公正來做，那勢必在未做之先，要加以考慮；當做之時，要認真處理；既做之後，還要仔細審察。這樣，任何事件都不會發生錯誤，至少不至於發生大錯。不單不會出亂子，且可獲得許多好處。荀子說：「公生明，偏生。」過去的州縣衙署的大堂前而，往往刻立着一塊石頭，叫做「公道石」，取義是在於警戒一班官吏，縱政不要詭譎奸邪的意思。所以出發於審慎明察的「公正」，其歸極必是光明磊落。此其三。

依上以觀，「公正」的效用，其高無上，其大無外，其重要無比。它至低限度可以做到：一、由小我進于大我，是由個人進到社會國家和全世界人類的指路標。二、去人欲，存天理，是人和禽獸的領域之劃分的界牌。三、治之以義，發政施仁，是政治上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則。四、無物不公，無事不正，是一切事業的天平秤。五、撥亂反治，繼絕興廢，是國家民族消亂存亡所倚靠的關鍵之一。孟德斯鳩主張「以公正統率國民，指揮政治，築建一有力而悠久的第一等國家」。我們的感覺也是這樣。

現在，我們看看社會上的情形怎樣？有勢力的，壓迫無勢力的；有地位的，壓迫沒有地位的；任何事情，不講道理，專講勢力，所謂強凌弱，這是「公正」麼？人數多的，壓迫人數少的，「朋黨比周，相互結託，以

圖掠奪」。使你吃了大虧，還要你認錯，所謂衆暴寡，這是「公正」麼？有智識能力的，壓迫無知無識的，憑着一點點聰明，拿忠厚不諳的人當工具，隨意玩弄，所謂智欺愚，這是「公正」麼？「有錢能使鬼推磨」，有錢的臭皮囊，動不動用金錢來炫耀，引誘，強制，逼迫，使窮苦的大衆爲之氣短，所謂富欺貧，這是「公正」麼？這些披凌，暴，欺，侮的被壓迫者，在爲種種不「公正」作祟的痛苦環境下，因不得其平，不得生存，便激而爲亂。社會上各種騷動，如小的械鬥、匪亂、民變，大的社會革命，統是由於不公不正而起的。

其次，政治上的不公不正，又是怎樣？不論別的，單就一個機關或一個團體而言，處理事務則不分是非，不辨曲直，隨便揩油。枉尺直尋，曲解誤會，上下庇護，左右袒袒，幾乎成爲風氣。於是一面阿諛，一面欺蒙，作姦犯科，無法無天，縱有聞知，亦不加理會；縱使理會，仍不加公正判斷，好像非此無以作上官，只有如此，才配居人上似的，這是不是「公正」？因此，欲求如古人說的「不下比以階上，不上聞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的「公正」和「有質直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的「正士」，便如鳳毛麟角，百不一見了！論到人事方面，更是顯之倒之，淫渭不分，多少下層部屬全憑着「一二少數人的支配，弄到牛官馬吏，痞兵羊卒，赤黑一團，簡直不成體統！」「公道而務，正統而爲」，不惟居要津的羣小所夢想不到，即號稱賢明的官吏，自命爲革命的領導者，也怕有黨兼求之而不得之！試看：用舍無定，賞罰無準，升降無憑，習法無據；舉避仇，貶避親，只見因人設事，未聞因事擇人；「善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這樣，受冤屈的，怎得不鳴不平？爲了求生存，自然要激而爲亂，政治上所起的騷動，如兵變、兵變，小則改組機關，更調人員，大則造成政治革命，也都是因爲失了「公正」之故。

推尋上述不公不正的原因，完全由于一班頭腦不清，思想封建的人所造成。他們平日只見到一己、一家、一黨、一派，而不見其他；只認定裙帶關係是關係，而不認其他；什麼狗屁的同鄉、同學、同宗、同寅、一碰到便引爲同志同事，你哄我騙，處處表現出感情用事，意氣用事；事事歸結到自私自利，爲着自己。這樣的作

風，能談得上「公正」？那裏我得到「公正」？

個人如此，社會如此，國家也如此，民族何嘗不是如此？目前我們的神聖抗戰，還不是爲了東亞強盜埋沒了「公正」的公理和正義，特強搶奪我們的一切，佔有我們的一切，逼得我們不抵抗？所以我們認爲「公正」是幸福之門，不公正，是禍亂之源！

——二八·八·二一·南方日報——

## 十一、論「認真」

陳主席前日所教誨的「公正」，本報已有說明，茲再續論「認真」。主席教大家怎樣叫做「認真」，大家做事要怎樣「認真」，句句都是至理，本無待再說，不過，我們覺得「認真」對於宇宙間的事物物物，關係也很重要。理應加以申述。

我們試放眼來看：社會上一般現象怎樣？無論是農工商學和公務員等各界人士，平日對於辦事方面，有沒有做到「認真」兩字？僱農幫田主耕種，每天遲遲出門，早早回家，一天到晚，只有五六個小時，在比較的努力之外，其餘的工夫不是坐在田邊談閒天，就是「一手把鋤口唱歌，不分莠草與桑麻」，真正「認真」的能有幾個？友幫老板作工，一樣的「但聞木鐸斧斤聲，不見竹頭木屑落」，忠厚點的工人，斤鈔還可織成尺布，調皮的則滿地紗頭，浪費得令人心痛，真正「認真」的能有幾個？大商店大公司的夥計，整天祇看見他們坐着揸手談笑，惟恐天不決黑，否則就是剪刀和尺在櫃上跳舞，算盤和戥秤在作戰，好像忙得不亦樂乎，其實是不是真的在「認真」做買賣，有沒有半點虛假？只有他們自己知道。許多大學教授都是拿着書包算鐘點，上起課來，天花亂墜的說了一套，匆匆退課，這是不是在「認真」執教？

農工商學各界如此，公務員何嘗例外？一部份看起來整天在辦公室中，不離坐位，一部份則東跑西走，忙

于開會，個個都假裝有件事；然一查其究竟，不是在寫「等因奉此」，便是在看書寫信，開會的呢，什麼都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一套虛文，真正有益於國計民生的，恐怕真的一「踏穿鐵鞋無覓處」吧！過去衙門中的辦事人員，往往一件案辦了半年，還未辦清；一個問題討論了幾十次，仍舊毫無頭緒；廢時廢力，說他不認真吧，又好似沒有放棄責任；說他認真吧，真是只有天曉得！

一個模範或團體裏，下級職員，當然跟着上級職員走，長官「認真」，部屬自然「認真」，長官「已不認真」，部屬更「不認真」，世間沒有這種道理。據而大之，做官人辦事可以隨便，老百姓當然也可以隨便；倘使個個官吏都能瞪起眼睛，挺起骨頭，咬緊牙關「認真」的來幹，那老百姓非木石，敢不「認真」？如果百姓認真了，官吏倒不把事當回事，一味的抱着「得過且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吞吞吐吐，不不打擊，這老百姓對官吏不住？還是官吏對百姓不住？我們把上述的現象歸納起來，有如下列幾種：

一、糊塗：糊塗有真假和大小之分，真糊塗是智力不夠，能力欠缺，我們不可責怪他。假糊塗乃是心之餘顧心不足，心之餘而忠不足，這種人遇事只有囫圇吞棗，不求盡解，其五不顯求解，「道聽塗說」，是他們辦事的事理，「馬馬虎虎」，是他們辦事的常態。王安石諷刺一班對公事不沒關心的人，有兩句詩道：「一休添心上礙，只作斗邊風」！漢書說：「聽其言，洋洋灑灑，若將可遇，求之如絲，如風捕景，終不可得。」糊塗的程度，竟至於此！呂端的「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不知道誤了多少天下事！

二、敷衍：一件事到手，不肯賣力去做，只是敷衍敷衍，聊以塞責，這種人大概都是「是是」「對對」之輩，「舌頭無一語，心頭藏千言」，他們自以為恭順了，實則違得其反。胡長孺詩云：「官長怒罵涕於臉，口雖心自慊」！理論，我們做「敷衍」會，就說會；不會，就說不會；懂，就認懂；不懂，就認不懂；所謂「知之愈知之，不知愈不知，是知也。」何等坦白？何必不能的裝作能，能的裝作不能？一件事，不應允做則不，既應允了，就要切實去做，用不到敷衍做人情，背棄不理你。典禮教人們要「必慎唯諾」，所以于路「無

病諾」，季布「一諾千金」，敷衍的人們應知所救效！

三、圓滑：西諺語：「圓滑者如滾球」。從這滾球二字，可知圓滑的人，就是模稜兩可，不肯邊際的人。這種人，一生抱定四方討好，八面玲瓏的主張，對任何事件，總是沒有肯定的是非。天下人都對他不對，天下事都可為而不可為，這是他們的處世哲學。他們的字典中，沒有「不」和「絕對」等字，有之只是「是」和「好」。「死，無益于國，否則，雖萬死奚辭！」豈非可笑之至乎！五代時，有個自號為「長樂老」的馮道，歷事唐、晉、漢、周四姓六帝，看喪君亡國，不介意中，當時有人問他正身處世之方，他回答說：「無他道，能不忤迎皇上與百官之意旨耳！」其圓滑為何如？

四、奸詐：老實的說，不認真，不肯負責任的人，誰不為大奸慝，這種人生活自享受了累，下是遇事即設法卸責，逃避，至少要分一部分重要而給別人，而自己則一任其不重要的。宋理宗問賈似道：「江山有敵寇之虞，乃聞臣下及百姓皆從事門蟋蟀，遊山水，卿作何感？」賈從容的答道：「曷事！分交諸卿負之，臣當嚴加督察，瑣瑣游玩，臣且不願聞，陛下胡垂念焉？」自己不肯認真，還要領導者不要認真，無怪乎宋之亡也不旋踵！

由此看來，我們要糾正不認真的錯誤，只有（一）實事求是；（二）澈頭澈尾；（三）不推諉；（四）不延宕；（五）不妥協。惟有這樣，天下事纔有真偽，纔不為假認真者所誤！

——二八·八·二三·南方日報——

## 十二、我們要的「勇氣」

前日本報曾先後申論陳主席訓誨之「公正」與「認真」，茲再續論「勇氣」。以畢此說。

「勇氣」，主席說：「十分重要，如果沒有勇氣，所謂公正，所謂認真？就很難做到。」的確，如果沒有

勇氣，你雖明知這件事是應如此做或不應如此做的，也歸不如此做以不得不如此做。這全是偏重了感情，就是完全感情作用，怎能算得「公正」和「認真」。

何以想要做到「公正」和「認真」？就需要勇氣；因為有了勇氣，就會勇敢；勇敢的人，必定有「自負」、「冒險」和「犧牲」的精神。一件事，明知其不能為而為之，只要是屬於自己份內的，便不推諉，不敷衍。剛毅堅忍，任勞任怨而不辭，這就是負責。例如文天祥和史可法輩，知道宋室和明室的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了，却都忠心耿耿起兵勤王，和社稷同存亡。若不是負責任的忠貞之志，怎能做到？又如一守軍，明知其下易為而偏為之，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便不猶豫，不憂慮，努力進兵。勇思盡忠而不顧，這就是「自負」、「冒險」和「犧牲」的計劃保全趙氏遺孤，陳東的先後伏闕上書請誅蔡京輩，汪伯彥等諸子，都是終於不能善終，若不是肯冒險的英豪豪傑，怎能做到？再如一件事，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只是利於大我的，便不計得失成敗，更不顧危險，赴湯蹈火而不避，這就是犧牲。例如方正學拒絕官詔，擲筆罵賊，以身殉國，族毀滅的慘劇；楊椒山疏劾嚴嵩五奸十大罪，致身坐冤獄，先受廷杖而後遭嚴刑的報復；若不知中心犧牲的義烈壯士，怎能做到？

我們反觀現在社會上的各界人士平日所行爲，有真有勇氣？是不是都在「勇敢」的範圍？「一部份人，『勇』是勇了，『氣』則未必。落草爲寇，殺人越貨，不畏公，毫無理智，真是土匪之勇。一言不合便反唇相罵，拳打脚踢，俄頃之間，變成仇讐，過了些時，又會談笑如舊，這非真勇。『勇』都是匹夫之勇，不足爲式。另一種人，真是各領其事，勇於犧牲，憤怨之心，無所之報，但覺於面甲強顏苦笑，極其謙遜；一見對方雷霆怒吼，或拔刀相向，便連忙認錯，謝罪不遑，竟自以爲令發功深，大受吾人，殊不知完全屈辱所屈，毫無反抗精神，只有受後設法不光明的報復，這是有勇無義之氣。是受辱受屈之氣，是流氓懦劣之氣，也不足稱道。再有種人，善用心計，善做兩子，兩子盡量緩和，心裏就量惡狠。乘風轉舵，善觀風色，「優於我者順之奉之，弱於我者威之淫之」。其形如虎，其胆如鼠，其感如神，其險如

蝎，利己己的，不惜以天下之人不顧而爲之，否則，「我一毛知臨大戮」，規避不逞。這種似有實無的假勇氣，是大奸極惡、叛徒、漢奸和下流人的勇氣，更不可爲訓。

黑格兒教他的門徒道：「你不可把從支配者跟前乞得的憐，去向同樣被支配者面前作威，失掉人的資格，走入獸的領域！」一班外強中乾，色厲內荏的好鬼、猾鬼、小胆鬼，請仔細想想：你們的勇氣，是不是這樣？你們平日幹的什麼？勇的什麼？氣的什麼？不錯！你們幹的是爭權奪利，勇的也是爭權奪利，氣的還是爭權奪利。你們只知道對部下勇于榨取，對羣衆敢于壓迫，對自家兄弟，同室操戈有勇有氣，對異己的別黨別派，排擠攻擊，勇氣百倍，此外恐怕什麼都沒有勇氣吧！不信，我請問你們：貪官污吏滿朝，爲非作歹，無法無天，你們有勇氣彈劾沒有？土豪劣紳滿野，橫行鄉曲，暗無天日，你們有勇氣告發沒有？土匪遍地，民不聊生，你們敢不敢剷除？從這種種，足夠證明你們的勇氣是怎樣的「卑卑不足道」了！

老實的說：爲己不可有勇氣；爲人不可沒有勇氣；爲感情不可動勇氣，爲真理不可不動勇氣；對內不可濫用勇氣，對外不可不盡量拿出勇氣。抗戰到了今日，我中華民族的兒女，除非甘心做亡國奴隸，都要一致鼓起勇氣，和榮寇拚一死活，一息尚存，甯願死掉不剩一個，切勿與萬世之仇共戴天，這是我們所祈望的唯一勇氣！

總括一句：我們目前需要衝鋒陷陣，斬蕪賦俘，藉以復仇雪恥的勇氣，不需要煮豆燃箕，明爭暗鬥，削弱自己國力的勇氣！

### 一三、推行兵役教育

人爲什麼要受教育？大家都能回答道：爲的要使不知的變知，不能的變能，不好的變好，把埋沒了理性的，返於自然，禮記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麥哲倫說：「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和禽獸相差

無多。」我們是人，所以要受教育。

我國過去，敢說沒有教育，有的只是：（一）享樂教育，造成一班有閒階級和高等流氓。（二）做官發財教育，造成一班榨取階級如貪官污吏更羸軍閥。（三）自私自利教育，造成一班寡廉鮮恥的勢利之徒。（四）奴隸教育，造成一班亡國大夫和順民。教育的結果，竟把好的變壞，壞的變更壞了，可謂完全失敗！

教育，本是一件艱難工作，爲人師表，作育英才，談何容易？乃曠觀我國的教育史實，上自最高教育行政機關的官領，下至小學教育和塾師，本身的學識和能力如何？思想和品格如何？明明是學腐，學上，學法律，學理化的，偏重要領導教育，大談教育理論，請問他的什麼？教的什麼？育的什麼？一條使條也寫不進，一句話也說不全的兩三兩四，卻要當什麼教育主任或訓育主任，真怪裏出來的學生，大半都是「龜縫蝨虫，類似其種」！

「人皇五胡，臣罪萬歲」，「誠恐誠恐，頓首百拜」，這是由千餘年中國的教育極權，不講道活活誤害了多少天才人傑！自從「五四運動」，中國教育放了一個異彩以後，幾百萬有作爲的青年，才從黑暗的魔窟中，掙扎到光明之境。這國民四十五六年的大革命，到了這次的神聖抗戰，我國無量數的國家往日和學業，都自動自發的從消沉的變爲積極的，保守的變爲進取的，消官的變爲生產的，屈服的變爲反抗的。從奴隸一躍而上主人之台，這更證明了抗戰是教育轉變的最好時機。

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一到了戰時，什麼都要改變舊制，以適合戰時需要爲原則。普魯交戰的時候，普魯士國所有教育設施，完全把舊日「倫才」的宗旨和計劃拋棄了而代之以斯賓的『鐵血教育』。日俄大戰時候，日本全國的百年教師和學士，都忙了練習操縱和操練，『打倒俄羅斯』的呼聲，變成了歌舞時的節奏。意大利建國運動勃發的時候，許多教育家一致主張『祖國教育軍事化，文人武化』，當時羅馬揮戈，變成風氣。如今我中華民族到了絕續存亡之秋，惟一足以『維止氣。振人心』的教育，若不急起直追，猛向時代迎頭趕上，把

百千萬個健兒，一律教成如獅如虎以和「東亞瘋狗」搏鬥，則「禮義之門無勇士，鋒鏑之場葬羸夫」。三年五載之後，不待暴敵來殺我們，我們也要自殺了！

現在，我們只好將束縛天才、汨沒靈性的新舊四書五經束之高閣，拿指揮刀代教鞭，操場當教室，巡迴宣傳當教訓，或者還有起衰救亡的希望。這種教育，簡言之，就是「軍事教育」和「兵役教育」。軍事教育是經常教育當中的一部門，可不必說。我們單就兵役教育略述其概。

兵役教育，就是教國民在抗戰時期應如何為國家服兵役的教育。這種教育的着眼點在：

(一)使國民明瞭當兵的意義。任何動物，都有天賦的自衛本能，大之如虎豹的攫噬，小之如蜂蟻的刺。當兵，該是人類應有的分內事，如果起碼的刀鎗都不能用，攻擊防禦都不懂得，豈不是不如一般動物？

(二)使國民明瞭衛國的意義。「國是民之積」，國家之安全，全靠國民保衛。一隻貓，尙知為主人捕鼠；一隻狗，尙知為主人守門；做國民的若不知衛國，任憑他人壓迫侵略，漠不關心，不加抵禦，豈非貓狗不如？

(三)使國民明瞭犧牲的意義。沒有一種動物能够永生不死的，假使遭遇被威脅而陷於危險時，勢必起而抗拒以求生存。人若愛惜其生命，甘受他人欺侮，凌虐，而不肯拿犧牲精神，死裏求生，豈非不及一般動物？我們要使每個民眾都成為殺敵的戰士，最好的辦法只有推行兵役教育。擴大而為戰時普遍的經常教育。推行的時候，我們要本着下列幾個原則：一、由己及人；二、由上而下；三、由智識份子及于無知羣衆；四、由男至女；五、由少至老；這樣的由一人到千百人，由一家到千百家，「百戶成旅，千戶成軍」，兵員不愁不能接濟，抗戰不患不得勝利。至于推行時的實施辦法，已刊載在今天的本報上，不再贅述。

——二八·八·二八·南方日報——

## 一四、中國靠誰？

被滿懷鬼胎的各帝國主義者縱橫捭闔着的世界，最近幾天來，好像波瀾雲詭，又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概。處在暴寇鐵蹄下掙扎的中國，這時候怕又難免有許多人被生驚異，非樂觀，即悲觀。其實全都大可不必。

中國是全世界的一分子，不錯；世界有了事，中國多少要受到影響，我們也承認。但，承認止于承認而已，我們却始終不信中國的命運，便操在世界某一國或許多國的手裏。中國是個百病叢生，形體骨立了快近百年的病夫，此次居然能够獨立支持大規模的空前絕後的神聖戰爭到二年多之久，若不是她秉有獨特的天賦的優越條件，那能抵抗得住不可一世，如瘋似狂的「東亞強盜」？

在這兩年多當中，中國得了世界各國同情的援助，固然不少，可是精神的安慰終敵不過飛機大炮毒氣坦克車的實惠之一半，暴寇所得於其幫夥和非幫夥的實惠，並不次于中國的所得；而中國竟能愈戰愈強，越敗越勇，在各黨、各派、各族、各階層更加嚴密而堅固的團結之下，卒使暴寇的泥腳無法拔出泥淖；足證中國的事，只有中國自己來幹，並不是世界某一國或許多國所能指揮的。是則目前的歐洲，亂也好，治也好，于中國的抗戰前途，固沒有了不得的關係。中國的官民用不着樂觀，也用不着悲觀。

我們對於歐洲此次的動盪，所以並不覺得有何驚異者，並非故意無視世界浪濤和國際局勢，實因對於各國對她們自身，對中國和暴寇的真正的心念和態度，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不復置疑。其理由可得言之如次：

第一，英法蘇德意諸國，其國體和立國的精神雖各有不同，而其重視自身的利益則一。英國原來是天賦獨厚之國，民性圓滑穩健，紳士脾氣十足，自然不願與風作浪，捲入漩渦。美國也是天之驕子，什麼都自有辦法，坐在金元寶座上，抱着門羅主義，緊握和平牛耳，自然也不願多管閒事。法國比較愛好自由平等，可惜本

身問題重重，自顧不暇，那有餘暇顧及別人？所謂力不從心，雖想仗義執言，也有汲深綆短之歎！德意兩國，本是強盜伙仔，同一鼻孔出氣，一個執香，一個執槍，全世界帝國主義的變蛋，全由這兩國包辦演盡。漆黑一團的野獸心腸，固惟恐天下不亂，誰還願有什麼和平出現？只有蘇聯，是雙重夾攻中的過來人，才肯攬臂援呼，爲被壓迫者吐氣。但爲了種種原因，也有愛莫能助之憾！

第二，中國是個窮國，暴寇是個強國。打個譬喻：窮人向富人招架，始終總是窮的吃虧。記得加里甯說過一段妙語：「中國彷彿是個窮孩子，每次被頑皮孩子打罵了，氣憤不過，去向先生哭訴，老是討了「你自己不是」的責罵回來，從沒有得到公正的批判。」如今中國和暴寇打仗，只好在調人面前賠個「不是」，誰還來替你打抱不平，觸犯暴寇的威風，自討沒趣？比國社會黨領袖樊迪文會評國聯會道：

「國聯會過去令人失望之事，不一而足，其對於處理滿洲事變之失敗情形，即其一例。此次中國抗戰，不但爲維護本國獨立，同時且爲法律人道而戰，國聯會倘能與美國相互合作，以協助中國，獲得勝利，則世界正義，實賴賴之！」

國聯會各帝國主義者的代表人，他的態度，就是各帝國主義者的態度，抗戰以來，事實昭示，中國艱難懇懇向他乞靈，究竟得到什麼？

第三，中國打了敗仗，除蘇聯外，其他各國並不見得會受到什麼損失。在華權益，各國都有，暴寇縱侵略成功，可是深知「衆怒難犯」，老虎頭還是不敢抓癢。阻止染指既不成，厚彼薄此的分贖又不可，在勢力均等的局勢下，諒牠不敢一國獨吞。所以不妨讓雙方打得落花流水，而各自在作壁上觀。假使中國打了勝仗，那除德意外，正是其他各國所希求的事。因爲中國雖得勝了，已是精疲力竭，不怕牠拾起頭來，驅逐別人出境。而暴寇則一敗塗地，不復能包藏併吞世界的野心，以和列強抗衡了，所以兩國的戰爭，無論鹿死誰手，對於列強只有利而無害的。萬一結果兩敗俱傷，列強正可從中得利，瓜分東亞，豈非反正都是有益而無損？

這樣論來，除德意本不可靠外，英美法似可靠而不很可靠，蘇聯不可靠而似可靠，國聯則早已死滅，毫不足靠。天不可靠，地不可靠，所可靠的還是我們自己。我們如果不自懂憬，提起精神來分個皂白，認清敵友，那必東絆西跌，處處碰壁，焦頭爛額，不見成功。何況各帝國主義者正在打算預分世界土地，個個勵兵秣馬，養精蓄銳，待時而動，那裏還有心思來管你的事，捨得拿出力量來救你之急？因此，我們認為要想和墨寇拚個死活，求得真正的獨立、平等、自由，使這支離破碎的國家永久適存於世界，除了「以獨立自主與自力奮鬥之決心，從事抗戰外，」實沒有其他更好辦法。

個人，要有人格；國家，更要有國格；個人，要有氣骨；民族，更要有氣骨；我們與其存倚賴的心理，靠外援來換得苟安，毋甯獨自奮鬥到底，抱着正義而亡國，倒落個清清白白，痛痛快快！世無不死的人，也無不亡的國，亡是不算得什麼的，但切不可在各帝國主義者互相猜忌，互相利用之下，被當做工具或犧牲品而悄悄的亡了，那真是中華民族的罪人，世界人類的恥辱！

所以，世界讓牠怎樣演變，中國所走的路還只是抗！抗！抗！戰！戰！戰！不悲觀，不樂觀！

——二八·八·三〇·南方日報——

## 十五、怎樣肅清貪污？

我嘗嘗想：亡中國的不是內亂，也不是外患，乃是一班貪官污吏。歷史上每一個朝代的改換，亡國官吏十之八九都是貪污的，與國官吏，則大都是清廉的。「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貪污實是妖孽的一種。中央有案及此，會三令五申，通飭各級政府認真剷除。日前行政院又連令各省，須按照國民精神總動員計劃，澈底予以肅清，用特略抒吾人所見如次。

所謂「貪」、「污」，究竟是什麼東西？最好拿周敦頤的話來解釋：「貪墨枉法，寡廉罕恥，禽獸之類也

。「沒有廉恥，即沒有理智，沒有理智，即不懂真理，不懂真理，非禽獸而何？牠們的出身，不外乎：（一）士農工商，（二）官僚後代，（三）封建餘孽，（四）資產階級。這幾種敗類，根本是人類的蛇蝎，社會的毒賊，一旦撈到了一官半職，那有不威風凜凜，爲非作歹的道理？

貪污，不是天生成的，而是多方面促成的。因爲它們的前身都是不勞而獲，坐享現成福慣了的有閒階級，壓迫階級和榨取階級，既偷且惰，日久性成，自然只懂得得，不顧一切。何況「虛榮」是人類不良本性之一，那班敗類，一向穿好，吃好，住好，用的舒服，玩的舒服；未富先闊，未貴先榮，搭常了架子，一旦擡起官來，自然是要大闊綽而特闊綽，搖頭擺尾，不可一世。於是乎非洋房不任，非包車不坐，非西裝不穿，非大菜不吃，所謂「衣必文錦，食必梁肉」，「龍馬銀鞍，朱軒繡轡」，窮奢極慾的情狀，筆難盡述。仲長統說：

「豪人之室，連棟數百，宮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瑋賂實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重美妾，填乎綺室，娼謳妓樂，列乎深宮，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飲而不可飲。踴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

什麼是「豪人」？還不是貪污一流？其威風之十足，可謂歇觀止了！

貪污生活之所以如此奢侈，當時的社會也不能不負相當責任。「一人倖進，百姓羨其榮；一家仕宦，六族共福。」日知錄載：「江南士大夫，一登仕籍，投靠多者，每至千人。」所以明朝的官吏，居官雖是狼虎，居鄉率多橫暴。王應熊做宰相時，親戚故舊，沒有一個不是「額上出角」。其弟在鄉，被人告發，貪贓竟至一百七十餘萬之多，社會風尚的奢靡，腐化，人人不以爲恥，反以爲榮，豈不是養成貪污的源泉？

做貪污，究竟用什麼方法可以達到它們的目的？據我們冷靜的觀察，莫非使的下列幾種手段：

第一、對上級吹拍：上級是它們所仰望而賴以提挈和袒庇的惟一對象。對上級者不用自打自掃的一套牛皮，就要仗第三者的力，「翦拂吹噓，長其光價」。只有自吹或請人代吹，才能使臭腐乳變作香皮蛋，才博得到

上級的官眼，援引拂籠，登上龍門。同時，也只有把廉恥丟掉，盡量的對上級逢迎獻媚。拍，上級要什麼，就送上什麼，上級說白就回答是白；上級說黑，不敢不隨聲附和說黑。上級之所是之，上級之所非非之，假使上級要大小便，它們也便不得不連忙恭敬的提上夜壺馬桶，代解褲子。惟其這樣，才得有運升帶擢，「脫却藍衫換紫袍」的機會。

第二、對下級壓迫：下級是指僚屬和民衆言的，是貪污們所榨取的對象。貪污們能够腰纏十萬貫，揮霍如泥沙，既澀又來，源源不斷，全靠取給於它們。它們迫於淫威，不敢不竭其所有，悉以獻媚，以博一歡。於是乎子女財貨，明賄暗賂，惟恐不恭。而貪污們則予取予求，慾壑難填。一不如意，便加責罵；敲剝喧罵，甚於魔鬼，呼風叱雨，視同奴隸。不如此，便不足以滿其貪婪之慾，不如此，便不足以享非分之福。

第三、對平輩擠削：平輩是地位和它們相仿的人，如官階資歷等等，都不相上下的同事或朋友之類，貪污對之，既不便吹拍，又不好壓迫，不得已只有出之以擠削的方法。常人都是講友誼交道的，對於數十金、數百金，自然不作計較。貪污們利用這種心理，也就厚顏去佔便宜，恬不為怪！

第四、專做表面：各種表面工作都是貪污所附麗的憑藉體。譬如：不興土木，怎造報銷？不買公物，怎好中飽？不出公差，怎開公費？不招待一兩次客人，便不好意思領取特別辦公費。洋洋灑灑的書面文章，不妨大做特做，標語傳單，不妨應貼便貼，而紙張筆墨和茶水油火等開支，却不可不極力撙節。主管人員如此，助理人員自然不敢不如此，也樂得如此。「大小印章隨手出，百貨店開抽屜中」，「十條賬目九條假，數月移交辦不清」，請問貪污們：是不是這樣？

第五、善於歪曲：歪曲事實，顛倒是非，曲解理論，混淆黑白，是貪污之不二法門。往往名為保荐，實同賣官；名為升調，實等鬻爵，以人員調查，作執法張本，以奉令有案，作徇私護符；諸如此類的漂亮作風，不一而足。因此，暮夜貪緣，白晝迷人，什麼「閩內綫」、「裙帶綫」、「傳達綫」，爭相奔走，不以為怪，真

祇有「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了！請問貪污們：是否如此？

總之，貪污者之心是黑的，性是狠的，手段之毒辣甚於豺狼，行爲之卑鄙，醜於豬狗，「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已屬司空見慣。「其謀甚寡，而資財甚富，」比比皆是。「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種於貧賤，」更算不了什麼。於是乎小之勾結土劣，痞棍和盜匪，事事殃民。大之附逆，叛亂，禍國所不惜，更大之則通敵賣國，貽害整個民族，其罪浮于漢奸，其惡等於仇敵！中國政治所以很難走上軌道，吏治所以永不得澄清，官常所以不易整飭，完全是貪污爲厲之階！

現在，國家已到了緊急至極的關頭，各省官吏無論是黨·政·軍·警·界，如果再有利令智昏，不以國家爲前提的，我們爲着擁護真理，拯救大眾計，不得不呼籲中央澈底肅清。其辦法異常簡單，就是：

(甲)積極的：(一)提起彈劾：先向其上級機關控訴；無效，則向監院告發。再無效，則用(二)罷免：召集民衆，自動的公開的罷免它。

(乙)消極的：萬一以上兩種辦法都不得奏效，則只有(一)不合作，(二)直接行動。如是，看你們這批貪污還敢不敢「毛法紀，草芥民衆」？

——二八·九·二·南方日報！

## 一六、戰時軍人補充教育芻議

中國是個募兵制的國家，士兵素質的不良，不言可知，由兵而升爲士，由士而升爲官佐，在中國軍隊的編組和歷史上，也是常見的事。所以不論官或兵，其程度之低淺，都是不足以言作戰的。

在平時，軍人的智識和品性，稍爲參差一些，還不在乎；到了戰時，他們是國家的長城，是狂瀾中的砥柱，萬不可有一個不良和低能的。因爲戰爭的勝負，全隨他們而定，甚至於國家民族的命運也繫在他們身上，所

以不可不官像官，兵像兵。要想做到這點，就非得從教育着手不可。

不過，戰爭是件爭時間的武裝競賽，自然沒有較長時間的安閒工夫可使軍人接受各種完滿教育。在萬不得已當中，只有施行必要的補充教育，以儘緊要之需，總比之沒有補充，專是墨守舊法的好得許多。所以，我們提議：戰時軍人，應受補充教育。

簡單明瞭的說：我們的軍官佐和士兵，不論他們的出身怎樣，學問如何，才幹幾多，充當相當的時間以後，就該調訓，補給他們以各種新的智識和技能，使他們能够應付當前的新時代和新環境；能攻，能守，能進，能退；能改正舊的一切，創造新的一切；達成教，學，做相長的目的，發生新陳代謝的作用。這就是補充教育的意義和重要性。

其次，另有一種功用，就是：每次調訓以後，即可舉辦一次甄別工作：汰劣留優，獎善懲惡，深造賢能。這樣，才使每個官兵都存有新的希望，知所努力，知所奮鬥。決不會有人甘愿落伍，墮落，而不愿向前和向上的。

補充教育的制度，我們認為應該有一個適合空間和時間，予以統一訂定之必要。茲分述如下：

一、訓練機關的組織與調訓的對象：應重新設立與規定如次：

(一) 中央設訓練部：訓練將官；(二) 戰區設訓練團：訓練校官；(三) 集團軍設訓練營：訓練尉官；(四) 軍管區設訓練隊：訓練軍士；(五) 師管區設訓練班：訓練兵丁。如是界限清楚，程度分明，既不零亂，亦不混淆，教育易施（課程可按程度定深淺），賞罰易行（考核單純而易舉）。

二、調訓時期與次數：(一) 每次抽調時期：(1) 士兵：工作滿一年以後行之；(2) 尉：滿二年以後；(3) 校：三年後；(4) 將：四年後。(二) 每人受訓時間：(1) 士兵：三個月；(2) 尉：六個月；(3) 校：九個月；(4) 將：一年。以上每人每次調訓後可休假若干日（士：一週，尉：二週，校：三週，

將：四週），以資調節精神。（三）每人受訓次數：（1）士兵：二次至五次；（2）尉：四次；（3）校：三次；（4）將：二次至五次。

三、調訓的標準，即被調者之資格：亦應訂定一個原則：（一）能力優異者，（二）品格端方者，（三）成績卓著者，（四）有特殊功勳者，（五）工作努力者，（六）資歷深長者。

至于調訓期滿經過考核以後，對他們的待遇也該不同，大體應按照成績分成下列幾種：（一）特優的；派遺考察或保送進國內外相當學校進修。（二）優等的；升級或記功。（三）普通的；回復原職。（四）不及格的；免職，降級或記過。所謂考核，不僅要調查他們未調訓的一切，且要注意他們在受訓期中的一切，尤其要稽查他們對於所受的訓練，有無真正心得，心得到如何程度，出去以後，是否能照着去做，切不可徒然掛着一個訓練的招牌，名義上調過了訓，受過了訓，好像出了娘家便算做新娘。這種像玩走馬燈戲的魔術式的訓練，我們是不需要的。

古人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時代的巨輪，轉動得如電般迅速，世界上一切都在不斷的變化和無窮的演進，我們軍人縱使足智多謀，有勇知方，能文能武，若不時刻接受新的智識和技能，也怕無法趕上潮流，打勝敵人。

總之，我們到了今日，必須採取列強軍人補充教育或制約優點，參酌本國實際的需要，創立一個有組織，有系統的新制度，把每個官兵都訓練成戰必勝，攻必成的不敗之將、常勝之軍才是！

—二九·四·一〇·一—

## 一七、這次世界大戰的認識

託爾斯泰嘗說：「人類為什麼有鬥爭？鬥爭為什麼永遠不會停止？這都由于人類的道德還未普遍發展，自

私自利的慾念未去，互愛互助的新倫理無所寄託所致。」

這幾句話，可說是把所有人類史上的各種國爭根源道破了。日本歷次所以要求侵略中國，總想把中國滅掉，據爲己有，就是因爲天和民族的道德道在茹毛飲血的野蠻時代，距離文明的世界還很遙遠，那種搶奪打殺的獸性絲毫未變，看到地大物博的中國，自然不但不發動燒殺擄掠的舉動。德國之所以接着發瘋起來，自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併吞奧地利開始，到今年五月二十四日滅亡希臘爲止，僅僅三年多的時間，便佔領了歐洲十四個國家，共計二百五十三萬八千八百二十餘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害得世界上二萬七千一百十五萬人都變成了奴隸牛馬和枉死鬼，這不是明顯的日耳曼民族在發作它的獸性的結果？

德日兩大獸性尙未脫離的民族，既爲了私自自利的佔有慾之衝動而發動了不合理性的侵略戰爭，則另一方面爲維持世界和平，保全人類幸福的民族自然不得不起來主持正義和公道，而揭開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形成了兩大鬥爭的陣形，把世界划分做黑暗和光明的兩湖曠壘。所以這次的大戰可以說是：

(一)是世界主義和帝國主義之戰。世界主義和帝國主義似是而非，軸心國的民族只想以它們的贖武政策和強大的武力併吞世界，一舉而使全世界的地圖改變綫條和顏色，使全世界別的民族都供它們奴役，這完全是帝國主義的瘋狂常態，和盟國之以互愛和互助爲出發點的世界主義，迥不相同。

(二)是民主主義和獨裁主義之戰。軸心國現行的制度，外表上雖有不同，骨子裏則毫無二致。一個以國社黨爲靈魂，吞噬了人間的自由，一個以天皇爲中心，竭力模倣法西斯蒂，都是想打倒民主主義以實現大歐洲和大亞洲的迷夢，豈非是一向愛好自由平等的盟國的敵人？獨裁的氣餒高張，民主的威力就被抑遏，這是勢不兩立的。

(三)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戰。社會主義是利他的，資本主義是利己的；前者的目的在養生，後在則是在賺錢；立場根本相反，怎會不起衝突？德日兩大強盜集團的經濟恐慌，不時發生，國內的各種資源，枯竭

已開戰場，若不從速回外權取，便無以貫徹其壟斷世界市場，同盟國尤其是蘇聯的經濟政策，對此是絕對不肯讓步的。

因此，無論在民族、政治或經濟任何方面，這次的大戰都是萬難避免的。總之，這次戰爭是反侵略者和侵略者之戰，是被壓迫者和壓迫者之戰，戰事方興未艾，前途不堪想像！

如今，我們對於同盟國趨去所取的態度，不無有錯誤之感；第一，無視軸心國，予以坐大之機；第二，保守門羅主義，孤立局外；第三，忍看弱小民族之被害，而不予以援救；第四，對軸心的實力估計錯誤；第五，勉強各自應戰，缺少協同動作。于是乎世界的和平破裂了，浩劫臨頭了。到了現在，各國多少尚存有保持實力觀念，仍難免彼此猜嫌，團結終欠切實。對於弱小民族，還不肯澈底讓步與援助。而且錯認了真正大敵（重德輕日），必欲先敗德後擊日，遂令暴日得盡情侵略，毫無顧忌；德則變成了追豬犬，恣打愈兇。這也可說是盟國的缺陷之一。

古人說：「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盟國從今以後，應有「昨非今是」的感覺，肯從（一）堅定合作信念，（二）統一作戰指揮，（三）真正分工合作，（四）認清敵對目標，（五）確定進攻步驟，（六）解放弱小民族等重要問題重新做起，然後團結才算精誠，聯合才得堅固，力量才會集中。然後西東兩大陸和大平、大西兩洋的陸海空軍才能收如臂使指的夾攻並進之效。

有智慧的中國同胞呀！這次的世界大戰，我們既首當其衝，四年的艱難辛苦也已受够了，假使不自振作，而猶倚賴他人，希望他人來為我們打不平，復大仇，則夜長夢多，前途茫茫，恐怕大戰還未結束而我們的民族早已墮入地獄，無法自拔了！所以我們今後的應有和應有的決策，必須是：一、自立而不孤立，二、自動而不被動，三、自助而不拒助，四、自決而不獨決，五、自戰而不求戰。惟如是或有作為大戰中中堅的可能，有復興的希望。

「自助助人，然後人助你；自愛愛人，然後人也愛你。」這也是託爾斯泰的名言。請三思之！

——一九四一·六·一·一

## 一八、今後的福建

在多少次可歌可泣的衝鋒陷陣之下，我忠勇的民族戰士，竟把被暴寇踐踏得粉碎的福州、福清、長樂、連江幾個縣市完全克復，使暴寇於燒殺姦淫之餘，即便棄甲曳兵而逃，實開抗戰以來罕有的紀錄。

人們盡知福建在海防線地位上的重要，不下于冀、魯、蘇、浙、粵各省，福建存在，其他各省雖陷落了幾處，也無多大問題；否則，「常山蛇」若被腰斬，則縱使有靈活的頭尾，也無所用了。如今福建失土行將完全收復，且看首尾相應，連成一氣，定能于最近期內，迫使暴寇不得不加速的總崩潰。

但，克復固難，善後也不易，熱血滿腔，視死如歸的將士們已能從馬上奪回了福建，尤貴有赤心爲國，視民猶子的同志同胞們能「之死靡它」的守住它，不使一個閩人，一寸閩土再遭蹂躪，重被污辱，倒是一個值得究研的問題。

失地收復以後，百孔千瘡，一切都等着善後；如流亡的，怎樣使他歸家；露宿的，怎樣使他有屋住；失業的，怎樣使他有職業；誤入歧途的，怎樣使他改邪歸正；漠視國家和同胞的，怎樣使他激發天良，盡力相助；盡忠職守，爲國傷亡的，怎樣使他所託庇，百無遺憾；這都是今後各方當局責無旁貸，吾人理應共同協助的事，而目前最感迫切，不容或緩的工作，莫過於如次各點。

一，糧食問題：「食爲民天」，無食即等於無天，無天不能活，無食其將奈何？

二，物價問題：「米珠薪桂」，朝值千錢，暮抵萬金，無物不貴，有價皆高，如何得了！

三，訓練問題：民衆無知，平時已無團結，劫後更同散沙，實有速加組織和訓練的必要。

四，肅奸問題：漢奸不清，禍亂不平，斬草除根，「除惡務盡」，欲求永無隱憂，只有先從此點做起。以上所舉，全是一「茲事體大」，不是一個人或幾個少數人所能做到的，也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盡的，希望各界人士羣策羣力，以求其解決，本報今後自當逐條提出，詳加論列，以供採擇。如是，我們相信未來的福建，必能踏上光明的前程，為苦難的中華民族奠定嶄新而不易搖撼的基石。

一九四一·九·二七·南方日報

## 一九、再論今後的福建

今後的福建，理應不同於過去的福建，本報昨日已略具芻議；今從另一方面看，又是一種意義，茲再抒所見如次。

福建和抗建的關係，一切都迥非他省可比。論人文；民族複雜，言語差別，習性和風俗均有特殊。論地理；和台灣僅隔一窄小海峽，遙遙相對，俄頃可通。論歷史；明清兩代，抗倭戰績，照耀千秋。論政治；一向瀕有對外質素，並非如內地各省之單純。論經濟；資源充裕，佔全國國民財富的首位。論交通；東南一角，僅此一省富有海運孔道。這不是在抗建的地位上，有着極大的重要性，確實不在他省之下麼？

何況今天的福建，更具備了許多優越的條件，為他省所少見的：第一，有希有的遭遇；抗戰以來，戰事最烈的省份，失地最少，省會淪陷最遲而收復最快的，無過於福建。第二，有忠勇的將士；任何戰場，從未聞僅以數千之衆，竟擊潰數萬大敵而收復重要據點的，更未聞以劣質裝備的地方武力，担任正面作戰，而竟戰勝敵軍，規復縣邑如福建的。第三，有老成的首領；黨務由在黨國與在本省有深長歷史的陳肇英比任先導，政治由宿具聲望的陳公洽和劉恢先兩氏先後作主宰，這不能不說是福建的幸運！

現在，本省的重要縣市相繼光復了，敵艦早已遠颺，敵機也很少空襲了，一般無知同胞，便認為敵寇已不

想佔領本省，戰事當不至再在本省發生，于是乎熙熙攘攘，優哉悠哉的依舊過着平時的醉夢生活，久而久之，幾不復知誰是仇敵，何謂抗戰，更不知福建所處的環境為如何，所負的使命是什麼，這是何等危險？實則，福建早已不是「安樂窩」，抗戰一天繼續着，福建即一天不離火燭，因為敵寇不是不想佔領福建，乃是當福建為「囊中物」，隨地唾手可得，何必分難得的有用武力來此作有形的永久盤據？而且經過一度侵犯以從，一切都已順熟，他日若圖再度騷擾或奪取，還不如「按圖索驥」，易如反掌。

由上述種種，我們始終認為本省的人士，今後實不應不有特殊的「覺悟性」和戰時的行動。必須做到：

- (一) 靜不忘動，準備隨時要動。
- (二) 安不忘危，準備隨時受危。
- (三) 治不忘亂，準備隨時捭亂。
- (四) 樂不忘苦，準備隨時吃苦。
- (五) 生不忘死，準備隨時就死。

惟有如此，方可使平時變戰時，戰時變平時；未被淪陷的地方，固應作應戰的準備，已經收復的地方，更應存再戰的心理。人人以戰士自居，處處以戰場比擬，事事作戰爭打算，刻刻作戰敗想像。能如此，未見敵人時，未有不戒慎恐懼，如臨大敵的；既遇敵人時，未有不怒目切齒，殺敵致果的。能如此，福建不保，誰也不信，金門、廈門不得重光，更是不信！同胞們，勉乎哉！

## 二〇、三論今後的福建

福建在現階段，可謂為轉捩時期，第一，除金門廈門、兩地尚未收復外，全省皆已漸趨穩定，一切設施

，盡可按步進行，無須顧慮。第二，茲值本省軍政最高長官劉建緒氏下車之初，自樂於與劫後災黎更始，用特再發數語，以盡吾人之所欲言，是亦野人獻曝之意云耳。

國家之治亂興亡，皆屬人爲，抑由「已造」。古人云：「亡秦者，秦也，非六國也，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今以之易其詞曰：亂福建者，福建也，非他省也，侮中國者，中國也，非倭寇也，請以平心究之，誠屬不謬，並非虛構，故欲使今後之福建從廢墟中另奠新基，不徒恢復戰前舊觀，且日起有功，煥然一新，則舍依照兩大原則以爲之外無他道。

第一、軍事原則：要能奮勵無前，毫不畏縮。蓋「兵凶，戰危」非同兒戲，我不殺敵，即被敵殺，此中關鍵，至爲密切，全憑理智與勇氣運行，絕無任何情感與意氣可言。且「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設兵所以殺敵，若不殺敵，即將自殺，軍隊奉命守土，目的即在求與敵寇作戰，敵寇既至，戰亦死，不戰亦死，不戰必死，戰則或得不死，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愈畏縮，愈自速其死。此理凡屬武裝同志，靡不知之。故但求不怕死，即合于吾人之要求，無須詞費。

第二、政治原則：要能斬釘截鐵，毫不姑息。「姑息養奸」，古有明訓。粉飾清平，諱言混亂，是猶之諱疾忌醫，惡苦拒藥，病非加深不止。譬如：執法徇私，貪污有據者，即須依法懲處，無稍寬假；囤積居奇，高抬物價者，即須澈查究辦，勿予庇護；走私者，殺；製毒者，死；通敵者，族；叛國者，誅。是皆經天地義，理之當然，若不幸而遇有此類奸究，雖屬至親，不可不除，雖關極尊，不可不去。否則，小將變大，少將變多，縱容之至，其害將不可勝言，豈第方命虐民而已哉？

福建處國防最前綫，而又爲財富最多之省，尤其沿海一帶及其他偏僻之區，因種種原因，致軍人惜死者有之，官吏征款者亦所難免，今後若欲遂行上述二原則，惟有依違國父遺教：官要有「能」，盡忠職守，爲民服務。民要有（權），運用四權，助官治事。官有不清者，民不妨檢舉以制裁之；民有不法者，官亦可執法以

繩之；務須做到上下相助，彼此相督，毋惡意相難，須善意相責；人人皆以國家民族爲前提，以成功成仁爲鵠的而奉行不遺餘力，則倭寇不足抗，漢奸不足除，散匪不足剌，教育自普及，生產自增加，一切皆有辦法，整個福姓前途，不難蒸蒸日上，可預卜也。願我黨政軍當局諸公，有以慰我八閩同胞來！

—三〇·九·二九·南方日報—

## 一一一、希望于閩海善後委會者

閩海善後委員會經各方代表數日之籌備，已正式成立。吾人於慶慰之餘，敢貢獻數言以供參考。

善委會所舉辦之事，千頭萬緒，在在皆屬切要，吾人不敢有所奢望，僅對於最低限度之數事，要求提前實現：

第一、關於經濟者：（一）糧食問題，爲一切問題之重心，糧食不得解決，任何問題皆無法解決。「倉庫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肚皮不飽，一切完了，故曰糧食第一。（二）物價問題，物價高漲，原因固多，而某種人恃其政治經濟勢力，集積壟斷，實爲最大原因。若小惠予平抑，則將來隱憂殊多，未可等視。（三）物資問題，沿海各地物資，必須向內疏散，免被劫掠搶掠，此爲抗戰以來應有之舉措，理應不待再講。（四）逆產問題，產而稱逆，其應沒收充公，以示懲罰，亦毫無疑義。（五）貸款問題，劫後同胞，什九皆頗艱困，無論做工，經商或務農，皆需要資本，勢必須以小款借貸方式，助其活動，始可舉辦。

第二、關於政治者：（一）改組保甲，須將各區所有保甲長，從新改選而組成之。老弱者、懦怯者、有可疑者，均須一律汰去，另選年輕有爲者充之。（二）訓練壯丁，須認真舉辦，毋復如過去負責者之敷衍塞責，致有名無實，毫無裨補。（三）肅清奸宄，各地經一度淪陷後，民衆之思想自難免起質的變化，其中不少原非善類之徒，難保其不再作不法打算，故必須予以澈底肅清，決不可聽其存在，致貽後患。（四）撫輯流亡，老

者安之，少者懷之，所有流浪在外，無家可歸者，均須設法使之回鄉，並爲之安頓得所，毋使失業失學。（五）漢卯有功，凡屬成功成仁之人士，傷者須爲之治療，並分別獎勵；死者則爲之設法埋葬，並優待其遺族；此皆急不容緩之工作。

上列各端，理至淺近，卑之無甚高論，善委會諸執事必皆早已計及，無待喋喋。惟吾人之祈望，但求此數者能一一實現，爲願即已足矣，餘則非敢有所希冀也。

抑對於善委會本身，尙有不能已於報告者：此會關係災黎之一切，如生命、財產、名譽、事業、前途等等至爲切要，若不認真辦理，勢必至被善後者寢臥難安，坐立不穩，整個社會亦將受其騷動，則善後結果，轉不易善其後。故執行之先，必須具備（一）負責任，不推諉；（二）切實際，不含糊；（三）公正而不徇私；（四）坦白而不貪污；（五）宜迅速，不宜遲延；（六）宜簡要，不宜繁瑣。苟能依此行之，其完成當可計日而待。恩澤之所被，亦必不止受敵蹂躪之閩海數縣同胞已也，善委會諸執事，亦以爲然否？

一三〇·九·三〇·南方日報

## 一三二、泛論心理麻痺

麻痺是生理上的一種病態。是神經細胞受了不自然刺激以後，經過較長的時間的持續，由於疲憊而發作的，通常，麻痺只發見在身體上，很少發生在心理上的。

心理上的麻痺，比之生理上的爲害更大，它能使感覺遲鈍，能使思想矧閉，能使頹悟力銳減，能使全部智慧閉塞，于是乎動作笨拙了，行爲腐化了，一切的活動都要跟着喪失活力而形成僵化，這是何等危險？

杜威博士到中國來轉了一遍，感覺到中國的「民族病」太深了，尤以心理上所起的「疲勞反應」爲最甚。他認爲中國「人若長此以往，縱使國家承平，也將造成不長進的社會，只有使中國民族退回幾千年以前去，

無力起來迎頭趕上去和歐美各國齊驅的。」這雖不無偏見，但足給我們做一個心理改革的參考。

的確的，我們在若干方面，似乎患着種種的癡痺症而部份的表現出不爭氣，和不長進，譬如：抗戰初起時，全國的人心，莫不浮動得如醉如狂，興奮到無以復加，但不久熱度便逐漸的降低了，敵人的飛機大炮不怕了，口號懶呼，標語懶貼，傳單和小冊子也懶發了。上海撤退，南京和杭州相繼淪陷時，全國上下奔走呼號，如喪考妣，如天崩地坼，惶惶然大有不可終日之概；但等到武漢、廣州、徐州、南昌等處，接着淪陷以後，國人個個都像沒有感覺似的，恬不為怪了，這就是人心的癡痺，在臨近最後勝利的今天，我們首先要注意的。

又如：全國吏治的不清，以致影响到社會基礎不能穩定，民衆們固然自身感受到痛苦，但貪污枉法之促成，我們切勿忘掉很多是土劣在後面牽線的。打倒貪官污吏，剷除土豪劣紳，自北伐以來，都列爲整肅吏治的重點，如今貪污土劣之不能盡去，民衆心理的癡痺自然也是一個重大原因。

再如：物價問題，前年尙有人認爲希有，怨的，罵的，指責的，反抗的，紛紛如也，不可抑遏，到了今年大家都感到罵怨的無益，反抗的無効，便也心平氣靜，轉而認爲自然的趨勢，自身也逐漸直接的間接的揭高物價，這更是明明由於心理癡痺所致。

民衆心理這樣癡痺下去，自然是直接的增加社會的紛亂，間接的增加政府領導政治建設的困難，減低行政的効率，在抗戰時期，頑敵當前，我們迫得集中全付力量應付敵人，阻擋敵人的侵進，癡痺的心理病，還不感覺到怎樣，但是將來踏進建國程途時，這種病症若仍不能根治，則其影響的嚴重，可想而知。

有人說：中國人是橡皮做的，不打氣，不膨脹，不抽氣，不收縮。的確，我們的革命尤其在抗戰前有這樣的情態，在今天這個澈底的中國革命的遙遠而艱苦的程序中，一切都在革舊佈新，最基本的國民心理，更需要澈底的重新建設。否則，「家家關戶自歡笑，一任江山付劫灰！」中華民族的前途，便不堪設想了。

## 二三、軍人可敬愛

過去的軍人，確有被人輕視的地方，但自從「七七」以後，國人對軍人的觀感，却突然轉變，大不相同了，尤其是對抗戰立了大功的，民衆幾乎要五體投地的崇拜他。何以過去如彼，現在如此，原因也很簡單：第一、他們爲着國，丟了家，只知有國，不知有家，所謂「倭奴未滅，何以家爲？」何等可佩？第二、他們爲着民族，丟了自己，拿自己的生命，換取民族的生命，犧牲自己的幸福，求保民族的幸福，何等可敬？這種爲着大我，丟了小我。歷盡艱難險阻的懷抱和行爲，我們若不加以敬愛，請問尙敬愛何人？

我們敬愛軍人，除出開大會，呼口號，貼標語，散傳單，發小冊子和慰勞外，對生的應該：積極協助作戰，如偵察，偵探，輿導，代役，代耕；對死的應該：由公家埋葬，遺族完全由公家撫養和教育；對傷的應該：由公家醫療，贍養，並負擔他的全家生活。這才是酬庸報功的道理。現在國家有幾點是已經做到了，尙有一部份，還付缺如，我們相信不久的將來，定能一一見諸實現。

民衆既敬愛軍人，軍人也應該自己敬愛自己，第一、要保民，不殺民；第二、要利民，不虐民；第三、要尊民，不欺民。保民是「勇」，利民是「仁」，尊民是「智」，這是軍人的三寶。失了這三寶，便不配爲軍人，不配受人敬愛。抗戰至今，有功不伐，有善不矜，戰勝不驕，戰敗不餒，握緊拳頭，壓破肩頭，有智若無智，有勇若無勇的軍人，在 蔣委員長領導下，已比比皆是。這些精忠衛國的軍人，冒著絕大的危險，建樹顯著的功績，受民衆的敬愛，實當之而無愧！

所以，我們曾說過：軍人想受人敬愛不難，只要自己不要錢，不要命，不自高自大即得。我們現在祈求各種同胞們沒有別的，只是：個個皆成爲民族英雄，個個皆成爲李、白、關、薛、張諸將軍，個個皆成爲關壯繆和岳武穆，我們的國家民族便得救了！

一三〇・一〇・二・南方日報

## 二四、戰時的縣政應怎樣？

縣政是政治的基本。縣長，一向被人認為親民之官，號稱「父母官」。一縣的民情、風俗、經濟、政治、治安、道德和其他一切的好壞，全看縣長的好壞而定。所以 國父中山先生在建國大綱中也規定縣為自治單位，以縣為推行政治的起點。

縣的地位既如此重要，縣政府的機構就不可不特別健全，制度不可不合理。平常時候，縣政尚不可不力求完善，現在非常時期，其重要更不待說。否則，何能做到以最少的支出，換取最大的收入。何能在非常時期盡到非常的責任？這幾點是戰時縣政府組織的要領，中央立法的時候，應當顧慮及此。

因為縣政的重要，除了奠定地方自治的基礎以外，還負有其他四種任務：（一）試辦上級機關的命令，是否近情近理，合法合用；（二）監視下級機關的動靜，是否忠實執行命令，發揮最大的工作效能；（三）是否能選擇善惡，辨別是非；（四）是否能為民衆造福，為地方興利除害，這都是施政的要領，不容忽略的。

戰時的縣府，應該：（一）組織要特別緊嚴，須力求簡單；（二）運用要求其靈活，須通力協作；（三）不可分文濫用，須一錢當十錢用；（四）不可濫用人員，須一人做十人事；（五）辦事要科學化，員工要民衆化；必須這樣，才得推行政令，而且迅速收到實效。反觀過去和現在的縣府怎樣？辦法機關林立，胥吏差役多於牛毛；命令積滯難通，辦公不死不活；當辦的事不辦，不當辦的事，偏辦了再辦；該用的錢不用，不該用的錢，却一筆一筆的動支；縣署還是過去的衙門，恰比閻羅殿；縣長甚至于公役也全都氣燄逼人，狐假虎威的在為非作歹；這怎能不使人發生「今猶如昔，于今為烈」的壞印象？怎能使民衆甘願出錢出力為公家效勞？有的縣長，更加高明，善于運用已成官風的手段：第一步：到任之初，大吹大擂，認認真真做出幾件事來，表示能

幹和清白，藉以取得民衆的信仰；第二步：急轉直下，昏天黑地，拚命剝削民衆，當作孝教士級和自己將來作威顯的本錢；第三步：假仁假義，佈施一點小恩惠，準備安全下場，留個退步餘地，博得民衆好感。像這種縣府和縣長，老實說，不特不能顧國利民，而且國害禍民；地方自治所以到現在還未辦好，政治所以永遠上不了軌道，可說大半原因在此。

所以，我們今日要求中央政府，對於戰時的縣政，至低限度定要使全國各縣，消極的能做到省刑罰，薄稅款，除積弊，減冗政；積極的能做到辦急務，興實利，足民食，教民戰。此外，事無大小，皆能隨到隨辦；位無高低，個個皆稱其職。機關不衙門化，人員不官僚化，事業不公文文化，行政不商業化。一切從簡從速，尙公尙實。縣長尤須以身作則，奉公守法，絲毫不苟且，不敷衍，不營私舞弊。一縣如此，縣縣如此，全國如此，縣政前途才有光明希望！不然，高調儘管多唱，革命只有倒退，非全盤失敗不可！

—三〇·一〇·一一·中庸週刊—

## 二五、今天更要堅定決心

近數日來，敵寇又如瘋似狂地向我各戰場發動攻勢，我半壁東南又失去了諸暨、嵊縣等數縣，本省閩江口外，也來了敵艦獸兵，騷擾川石、長門各地。附近戰區的同胞，便又紛紛疏散，社會人心難免再起一種浮動。殊不知這都是必然的現象，我們早已「司空見慣」，不足爲奇。惟恐一般無知同胞，不明大勢，輕信謠言，自相驚擾，特揚數言以爲同胞告。

抗戰將滿五年，我全國同胞，無分農工商學，固然未必人人都已有了抗戰的技術，但對敵寇所加於我的種種伎倆，畢竟有了相當認識。敵寇原是魔鬼，不是神仙，它的各種侵略法寶，已經在這幾年中，將數用盡，我們若給它分毫開來，不獲一錢。它所常用的，無非是：

一、用恐怖來行擾亂：飛機、炸彈、大炮、兵艦、毒氣和其他新式的殺人利器，全部在我國各地用過，造成的種種恐怖，我們都已領受到了，如今想再用來擾亂我前後方同胞的心理和社會秩序，達到不戰而屈我之民，服我之民，這是等于做夢，徒見其勞而無功罷了。

二、用暴力來企圖屈服：暴日的軍閥們，承受了傳統的不正確的「武士道」衣鉢，演變成蠻不講理的霸道，認為世界只有武力可以征服，便一味用強暴手段儘量威脅我同胞，妄想使我黃炎賈齊，個個俯首帖耳，順服為奴隸。其實，任憑你用怎樣的暴力，結果也真是只有「企圖」而已。

三、用虛矯來响應驚兇：大和民族本來是個「夜郎自大」的種族，生成的習性，慣於蒙虎皮，作威福。這次的長期打劫，精力幾化為烏有，本無法可再向我橫衝直撞，奈事到如今，「騎虎難下」，不得不跟着納粹暴徒，裝腔作態，虛張聲勢，再來一個進攻，以表示响應它的幫兇。

四、用時間來解救危難：利用時間，把握時機，確是衛寇的特長。幾年來無論在戰略上或戰術上，它總是能空制「機會」，爭取「會」，很少被對方機所膠着的。「見可則進，知難而退」，它當然要在德軍正在反攻蘇聯的目的，同來比武，藉以完成速戰速決，速決速結的致命頭，解救這不易挽回的危險。

老實給它揭開來說吧：衛寇的技倆，不過爾爾了，所謂「跨驢之技，止此而已。」它的物力已窮，心思怎得不窮？心思窮了，手段那有不窮之理？心窮，力窮，計窮，一切都窮了，自然要走上「變」的一途。這事物理確是事理的定律。而且，愈窮愈「急」，愈窮愈「兇」，也是生理上的常態。敵寇這次的進犯我東南北各地，不是別的，乃完全是一種「迴光返照」(變)，是「狗急跳牆」(急)，是「困獸之鬥」(兇)，總之是屬於在消逝前的一個段階中的必然變態！失了理智的暴躁，是「最後掙扎」的開始。

我們理應了前述兩層意思，便不難立即決定對策。

第一、以鎮靜消滅恐怖：讓它的恐怖政策如何厲害，我們只要用「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虎豹處於後而色

不變」的神志，不動聲色的去對付它，人人照常工作，照常勤靜，什麼都按照政府的規定做去，秩序井然，一絲不亂，恐怖其奈我何？

第二、以正氣克服暴力：中華民族特有的是至大至剛，凜然浩然的正氣，「威武不能屈」，早為全世界人士所公認。五年中多少可歌可泣，驚天地，動鬼神的壯烈事蹟，若不是以正氣作準備，當武器，則全國久已淪陷，還能繼續抵抗到現在麼？

第三、以充實打破虛矯：「虛矯恃氣」，古有綱戒。因為虛而不實，矯而不正，只可用之於一時，不能支持久遠，等到浮動的氣勢消失了以後，便只有歸於消滅，萬難支撐。一鼓作氣之下，必有「再而衰」，「三而竭」的後果，我若事事充實，力量雄厚，隨時隨地，固如磐石，不患敵寇不被我打倒。

第四、以空閒爭取時間：敵寇最可怕的是「拖」，時間拖長一天，人力物力即多一天的消耗，消耗增加，它的國力即成反比例的減退。故急於嬰佩往時機，一舉而亡我。但，我們有的是土地，失了一塊，還有一塊；奪了我東南，還可守住中部；打進我中部，還可退到西北；你進我退，你退我進，一日復一日，「看你橫行到幾時」？

因此，我們到了今天，更要堅定決心，就是：

- 一、大家拚錢——為國出錢：不怕敵寇的財源不窮。
- 二、大家拚物——為國出物：不怕敵寇的資源不窮。
- 三、大家拚力——為國出力：不怕敵寇的兵源不窮。
- 四、大家拚命——為國出命：不怕敵寇的人源不窮。

——三一·五·二二·南方日報——

## 二六、爲巡察團進一言

國家正當戎馬倥傯，危急存亡之秋，而監察院竟有組織巡察團，分察全國之舉，舉國同胞，嗚呼偉望，莫不額手以待。今第一巡察團已不遠萬里而來，吾人特本擇言與贈言之旨，聊陳數義以當迎送。

夫國家之設監察機構，原爲修政令，清吏治，安萬民，正薄俗，使國富兵強，長享太平；豈非因人設事，濫位充數；亦非承恩寵，點綴風景；更非僅供咨詢，參贊化育；尤非文過飾非，以圖塞責；此據之 國父遺教，稽之先代數義，皆彰彰明甚，無待縷析。

質直言之，監察之對象雖多，工作雖繁，而其職責之最要者，不外乎「人」、「事」、「法」、「德」四事。請申述之。

第一、擇黜賢否：「七七」以來，官無論文武，位無論上下，其品德之不修，行能之無似，十日所編，十手所指，幾乎十居八九，小焉者作奸犯科，大焉者殃民誤國，然皆能作威福，運類晉升。至於真正公明正直，潔身自愛，才識並茂，術藝超羣者，反屈居下位，甚至老死無聞，則「賞必加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之義，究何謂哉？此巡察團所應注意者一也。

第二、明辨是非：是非雖無絕對，終有公。論但使循情酌理，計較得失，必難得其中道。例如當此民生凋敝之時，民業已憂生活之不易，而地方政府若尙有加捐添稅之事，是明明爲加重民衆負擔，不合於理。又如到處百物奇缺，急需補給，而奸商輒斷居奇，公家與民爭利，此亦爲逆情背理之事，是非不難立辨。監察者即當予以無情之糾正，糾正不從，即當予以檢舉或彈劾，不當寬容。此巡察團所應注意者二也。

第三、督促法治：法爲立國治民之本。管子云：「仁義禮樂，皆出於法，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不立，則有國者不祥，民不道法，亦不祥。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

「法治之可貴如此。茲舉一例，以供參攷：昔「平原君家不肯出租稅，趙奢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將殺奢，奢曰：君於趙爲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制；法制，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平原君直之，且令出租稅。反觀吾國目前之政治，能否如此？此巡察團所應注意者三也。

第四、平反冤屈：民間冤屈，至今日而極矣，此皆由于政治不良，社會黑暗，貪污滿朝，土劣滿野，遂致黨類同器，黑白不分，禍及良民，玉石俱焚。各級行政與司法機關縱無秦鏡之燭照，不易使刑政盡得其平，然而狼官執法，虎更徇私，淆黑爲白，枉直爲曲，事實俱在，不難判斷。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假令讓非織錦，羅織成罪，表裏爲奸，上下相庇，則藐此下民，冤沉海底，莫白之痛，誰復得救？此巡察團所應注意者四也。

凡茲四端，若能一一實現，則「人」無不治，「事」無不舉，「法」無不行，「理」無不得；理得，法行，事舉，人治，則監察之目的達，而責任盡矣，是乃吾人至低之要求，並非奢望也。

此外，吾人所望於巡察團者，尙有六事：

一、嚴查密訪：古代清正之官，查訪公事，必以嚴密行之，不露聲色，或化裝，或匿跡，胆大心細，博訪周諮。對於有關之人物言動，靡不多方搜集，詳探窮索，以供參攷，以作佐證。但求全案能水落石出，斷不辭繁委艱危。北宋包拯，人皆知其爲賢而且能，治政必細針密縷，疑案必清查澈究，大奸極惡，摘盡殆盡。蓋當時王公貴戚，莫不斂容束手。「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謔，遂流傳千古。況在目前，洵如漢書所云：「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巡察團若僅憑口頭查詢，公文查核，絕難得其真相，可以斷言。

二、週避嫌疑：巡察團所到之處，各方必皆殷勤招待，親朋故好之酬酢，客或難免，偶一不慎，即中共計，則難執行道守法，亦勢有所難能。故避嫌之道，惟有至誠辭謝，遠避相親，庶可抱「鐵石心腸」。作「鐵面

御史」。否則，即當如漢蘇章之所為：史載，蘇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清河太守貪贓，章巡行至郡，太守置酒厚款，陳平生之好，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究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似此公私分明，情理兼顧之作風，願巡察團諸君效之！

三、公正證明：監察人員，職司監督察劾，義無偏私，凡屬徇職失職之官吏，不論其爲文武，皆應舉劾，毋稍袒庇與寬假，此又可借古爲鑑：李膺爲司隸校尉，小黃門張讓之弟朔爲令，食殘不道，畏膺嚴，匿兄家，膺知之，率吏破柱，取朔斬之。自此黃門不敢出宮省。又：漢光武姊湖陽公主家奴殺人，廷尉御史莫能治，董陽令董宣令人格殺之。公主歸告上，上召宣至，命捶之，宣呼曰：「貴家奴殺人，何以治天下？」即以頭觸殿柱，流血被面，上命小黃門持之入叩首謝公主，宣不肯，上命按下其首，宣兩手據地，終不屈。赦之。命曰：「強項令」，賜錢三十萬以旌其直，尋遷洛陽尹。夫正直至於不避皇親國戚，庶乎可矣。

四、取重略輕：監察院自成立迄今，凡所指摘，皆尋常事件，無謂宏旨，中央採納與否，皆無何影響，律提出彈劾之官，什九亦皆爲縣長以下之卑官末僚，無足重輕，彼假虎居威，弄權竊柄，與夫鷹虎符，專封疆之大員，未見有被告劾者，豈皆盡善盡美，毫無瑕庇歟？抑如太史公所謂：「竊鈞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耶？不然，心腹之患未去，皮瘍瘡潰何恤？投大潰艱，尙不爲意，吹毛求疵，實可不必。昔人有言：「豺狼當道，焉問狐狸？」方今社鼠城狐，狼奔豕突，蜂蟻蚊蚋，實未遑除也。况乎「擒賊先擒王，射人先射馬」，理感如此，勢亦宜然。

五、權宜處理：巡察團受命於危難之際，遠至邊陲，責任既重，權力必大；倘遇有重大案件，急待解決者，吾人認爲應舍從權，先辦後報。如是，命令所至，必能雷厲風行，奸宄佞人，定皆寒心喪胆。昔朱穆爲冀州刺史，清廉嚴刻，下車之後，不數月而州郡官宦，望風解印者數十人。有宦者趙忠，蔡父僱用玉匠，爲穆偵知，未先呈奏，卽命開棺去之。近遠讚歎。夫稽竊葬儀，非急案比，朱穆尙便宜行事，矧今戰亂之事，大半皆

保急要公案，未及依法請示，巡察團固可代表中央，予以緊急處斷。前代「先斬後奏」之事，史不絕書，正不必事事皆須按律執行，徒鑄坐誤戎機之錯。

六、見諸事實：過去各方告訴之事，必不在少，而監察院皆因顧慮過多，頗罕接受者；即有接受，而能為民吐氣者，亦殊不多。任何控訴案件，一經投遞，即如石沉大海，絕無反響。刁頑之輩，窺知底細，故任人告發，毫不在意。于是鳴冤者自鳴冤，作惡者自作惡，訴自訴，理自理，上下隔膜，漠不相關。久而久之，民衆不復信仰，政府亦失其威嚴。語云：「民無信不立，官無信不重，國無信不威。」莫怪滔天虐民者相繼而起，窮凶極惡者肆無忌憚。是則監察機關等於犧羊，監察工作，等於昔朔，甯非憾事！

吾人深知巡察團亦有種種困難，不易如意行使職權，然而「提烏紗，解玉帶，負荊力諍。」是固可為也，並非如世所折檻，提上方劍，斬佞臣頭之難焉，則果有何所慮而不為哉？

巡察團諸君乎！東南各省，昔為蠻夷之地，今仍為中央鞭長難及之區，民智初開，陽奉陰違者有之，夜郎自大者有之，假公濟私者比比皆是，倚勢凌人者層出不窮；貪污盈城，奸商盈市，吾民無辜，枉受荼毒。願為民衆解除痛苦之巡察團，其速起救之！不然，巡為虛巡，察為虛察，徒耗公帑，空勞心力，賢明之巡察團諸君，豈肯出此？

總之，撥烏雲，見青天，第一巡察團定能作其他各團之模範，為東南數十萬同胞解倒懸，而鑒吾人之望也

## 二七、去「私」「利」抗戰

今天，我們本不想有何論說，然終于不得不說，這不是應酬和點綴，實迫於良心，不忍緘默。

首先，我們問自己反問：五年來同胞死了多少？傷了多少？殘廢了多少？被擄去了多少？被姦淫了多少？被侮辱了多少？土地喪失了多少？通都大邑淪陷了多少？商埠市場奪去了多少？要港要塞佔去了多少？金錢與物資以及其他的一切，被搶劫的搶劫，掠奪的掠奪，霸佔的霸佔，破壞的破壞，毀滅的毀滅，弄到到處屍積如山，血流成渠，城社坵墟，一片焦土；餓殍載道，慘目傷心！若尚有熱血的人，誰不痛哭流涕，髮指眦裂！

固然，這都是前寇害我們的。但究竟怎樣會到此地步？不自認是誇大的黃帝子孫，應該平心靜氣的檢討一下：是由于軍事失敗麼？軍人沒有盡到衛國禦敵的責任麼？戰略戰術運用錯誤了麼？地形地物不可利用麼？武器裝備不如人麼？這都怕不見得。然則由於政治失敗麼？新縣制尚未實施麼？地方行政尙待改革麼？自治組織尙欠完善麼？各地交通尙需建設，地方治安尙缺維護，土地未整理，難民未移墾麼？這也怕不盡是。然則由於經濟失敗麼？戰時財政沒有籌劃麼？未借債，未增稅，未發鈔，未捐款麼？這是社會金融未安定，法幣基礎未鞏固，或是外匯管理欠當，物資調整欠妥麼？這又怕非全對。然則由於外交失敗麼？和同盟國的聯合太鬆麼？鉅額的借款太少麼？軍用器備輸入的速度太慢麼？來華軍事人員的才幹太差麼？這更怕不是如此。

軍事、政治、經濟和外交，既然都不是使抗戰頓挫的原因，究竟原因何在？我們敢大膽的給它指摘出來，「私」和「利」兩種劣根性和壞心理在作梗而已。

因爲人人都爲「私」，所以丟了「公」；人人都爲「利」，所以丟了「義」。忘公者無「國」，忘義者無「民」；無國無民的结果，當然是有錢的不肯出錢，有物的不肯出物，有力的不肯出力了。於是乎有資本的，逃避資本，有財物的，逃避財物；有兵役的，逃避兵役；有責任的，逃避責任；甚至於臨陣脫逃，臨危避難；無所不逃，無所不避；無事不逃，無時不避！尤其是一班喪心病狂的好商、奸民和貪污土劣，或則壟斷市場，國旗店奇，或則趁火打劫，剝此肥己。他們早已不知國家民族爲何物，自然不知抗戰建國爲何事！

試看：這五年來，家資數十萬、數百萬乃至數千萬、數萬萬的資本家、地主和達官貴人，出過多少救國捐？買過多少救國公債？獻家產之半給政府的有幾家？毀家紓難的更有幾人？他們的錢，願耗在煙賭嫖酒上面，不願移作抗戰之用；願化在愛妻、愛妾、愛婢、愛僕乃至愛狗身上，不願贈給他人眷屬和落難同胞。他們的房屋願關着倒爛，不願讓給軍隊和公務員居住。他們的器具什物，願拋置毀壞，不願送給公家使用。他們願討飯，不願做工；願做强盜，不願服勞役；願病死在床上，不願戰死在沙場。說句痛快：他們願做亡國奴在鞭笞下過牛馬生活，不願做自由之民，揚眉吐氣。以此抗戰，戰何能抗？以此建國，國何能建？以此復仇，仇何時復？以此雪恥，恥何時雪？以一個地廣，物博，人衆的堂堂大國，結果竟至於如此，怎得不令人搶地椎胸，痛哭流涕長太息！昔韓國志士有詩云：「欲住不堪住，欲行不忍行；乾坤雙淚眼，何處是秦庭？」正是爲今日我們寫照！

現在，抗戰已到了最嚴重的關頭，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速起挽救這既倒的狂瀾，盡我們未死的責任吧！挽救之道無他，就是：去「私」和「利」。惟去私才能存公，去利才能存義。去了「私心」和「利心」，才能恢復民族意識，濃厚國家觀念，加強同情心，凝聚團結力，才談得到抗戰和建國。

去「私」和「利」的具體辦法：我們認爲沒有別的，只有從賞罰着手，並且要做到一個「重」字，即「重賞」和「重罰」。語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怕沒有人爲國效命。又云：「治亂世，用重刑」，不怕有人敢于爲非作歹。否則，各爲其私，各爲其利，各戰場各自爲戰，各省縣各自爲政，無論官民，凡是於己有益的，無所不趨，於己有害的，無所不避；則雖有堅甲利兵，也無所用，縱使倉廩實，府庫充，也等於零。其結果，非至抗戰完全失敗，國家歸於滅亡不止。禮記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惟以有「天下爲公」爲懷抱，才可以去私。若如孟子所云：「天下交征利」，則國未有不亡的。荀悅說：「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人主尚且應該如此，其他官吏，更不待說。仲父說：「利出於一孔

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緇；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爲，故塞民之  
養，隘其利途。民尚不可爲利，宜其可爲利麼？我們今天所以不願說別的空話，但願政府和民衆，從速一致  
的爲公「去私」，爲義「去利」，爲國忘家，爲民忘己，如是，抗戰才有前途，勝利才有把握。

—三一·七·七·南方日報—

## 二八、請以北伐的精神蕩寇

提起北伐，誰都要眉飛色舞，公認爲是國民革命軍的第一篇傑作。它的前因後果，人人耳熟能詳，恕我們  
不在此再述。今天我們所要認識的只有一點：北伐勝利的原由。

北伐勝利的原由，縱然很多，但，我們總認爲歸根結蒂，祇有「智」「仁」「勇」三字。

國民革命軍深知那時的專制險孽，惡貫滿盈，實不足以領導國民，執政權，非與師討伐以解除民衆的痛  
苦不可。這是智之第一點。它又明瞭對方的內幕、實力和民心，並深切瞭解自己方面的一切，這是智之第二點  
。它懂得怎樣討伐，用什麼方法可以順利進行，迅速完成，而必不至失敗。這是智之第三點。

它的仁可得言的是：第一、師行所至，秋毫無犯，雞犬不驚；第二、自己儘量吃苦，對百姓則儘量愛護；  
第三、除暴安良，撫輯流亡，不遺餘力；第四、涓滴歸公，損己利人，經濟絕對公開；第五、過則相爭，功則  
相讓，上下所同；第六，見善若渴，嫉惡如仇，信賞必罰，很少差錯。

至於「士卒有必死之心，將軍無生還之望」，衝鋒陷陣，前仆後繼，出生入死，血肉橫飛，決踵斷頭，粉  
身碎骨，只知前進，不知後退，人人皆以戰死爲榮，以偷生爲辱；故再戰再敗，再敗再戰，步步爲營，節節推  
進，以一當十，以百當千，氣吞山嶽，威震大地。這更是它的勇處。

「智」、「仁」、「勇」，是軍人的美德，也是治軍和作戰的法寶。中庸說：「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智，所以知此；仁，所以體此；勇，所以強此。」當年的北伐軍所以能以區區之衆，在幾個月間即戰勝十數倍的軍閥軍隊，這並不是由于武器精良，經濟充裕，或在政治上有何勢力，實際上有何幫助，乃完全是以精神戰勝物質，以主義戰勝武力，以赤血戰勝黑鐵，即以「智」、「仁」、「勇」戰「不智」、「不仁」、「不勇」所致。語云：「仁者無敵」，實則智者亦無敵，勇者更無敵。北伐軍的獲勝，不是偶然。

再看看現在我們的抗戰軍隊：無論人力、物力和政治力，那一件不比北伐時強大數十百倍，而結果抗戰滿了一年，尚未驅逐敵寇出境，敵人的鐵蹄反是越踏越進，這固然是敵寇的實力超過當年抗戰軍隊數百千倍，我們和它相比，相差太遠；然而我們忽略了「智、仁、勇」三字，也是無可諱言。這不是說我們不知應天順民，不知行政施仁，不知以弱勝強，而是做得不夠。因此，統帥雖同是 蔣委員長，主義雖同是三民主義，民衆雖同是中華民國的民衆，作戰的部隊雖同屬國民革命軍，作戰的地點雖同在中國境內，也不能不輸敵寇一着，這是事實。

好在我們這次的戰爭，是長期的，不是短期的；是世界性的，不是一國的；一時一地的得失，祇是像全篇文章當中的詞藻和波瀾，不是結論。所以，勝固不值得欣喜，敗也用不着悲憂。我們今後所應努力的惟有大家一致以北伐爲鑑，認真研討，以北伐爲訓，虛心接受；纔能做够「智、仁、勇」三字，取得最後勝利。

不過，「智仁勇」三字當中，仁字尤爲主要，能仁，必能勇，能仁，雖不智，也可致智。仁的開端在革心現象在愛民，手段在和民衆合作「革命先革心」，愛國先愛民，惟有以仁爲心，以仁愛民，自然能和民衆打成一片和民衆打成一片的軍隊，還有什麼事做不成，什麼命革不成？什麼仗打不勝？什麼障礙不了？否則，民衆視軍隊如老虎，軍隊對民衆如寇仇，雙方根本如水火不能相容，鑿柄不能相合，還談什麼抗戰？說什麼建國？

所以，我們又得到一個認識和評價：北伐的勝利，雖是國民革命軍的成績，實則民衆也有不少的血和汗糺在其中的。何況目前的戰爭，若沒有民衆參加合作，或做先鋒，或任後盾，則對這兇殘無比的敵寇，是無法予

以播蕩的。孫子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管子也說：「先王將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將帥不畏敵，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這明明都是教訓我們欲求戰勝，除以「仁」字爲根本外，沒有他道。

因此，我們的結論是：今後我們的全體同胞必須上下團結，羣民合作，同心合力，真正只有以抗戰爲第一，以勝利爲第一，此外什麼都可以不計，什麼都該暫擱在一邊。能如此，我們不怕武器不如暴寇，不怕智勇不如暴寇，最後的勝利，沒有不在握的。不然，北伐成爲多事，誓師只是陳跡，紀念更屬無聊，不知同胞們的想法如何！

—三一·七·九·南方日報—

## 二一九、嚴禁囤積藥品

本報昨日載有省府通令各縣市嚴禁藥品囤積新聞一則，謂「邇來因浙東戰事關係，藥品來源充足，遂有少數奸商，乘機高價收買，藉圖囤積居奇。」云云。此事關係國計民生及抗戰前途非淺，不可不加申述。

此則新聞所云「藥品」，以吾人推測，必係西藥而非中藥，因中藥出產本國，雖亦受戰事影響，不易採購，尙不致有斷絕之虞。中藥服用者不如西藥之多，尤以有產階級，非西藥不用，故西藥價格，特別爲社會重視。過去滬港各地，固亦有仿製西藥者，然因功效不及歐美各國所產者之大，故購用者亦不多，且因戰事關係，交通阻隔，即此項藥品，亦不易到達內地，致西藥價格較中藥爲尤昂。

所謂「因浙東戰事關係，藥品來源充足」。實則並不甚然。過去浙東戰事未起，西藥來源，何嘗缺乏，蓋其進路，不僅限於浙江方面，即在本省沿海各地，交通船及汽車如梭似織，隨處皆可輸入，囤積者早已銷跡無

滿，單就「奎甯丸」一項言，據各方數月前調查所得，約計南平一地，即在一萬瓶以上。似此數量，缺乏乎？充足乎？奎甯丸如此，其他各種藥品，無不類此。

所謂「少數奸商，乘機高價收買，」實則收買者，不僅商人，非商人如官吏及一班有錢民衆，凡屬牟利之徒，誰不競相收買？且以彼輩之心思與手段，收買之價，並不見高，實出之價，却高至驚人。例如：「凡士林」、「星養粉」等、較過去高至百餘倍；「硫苦」、「蘇打」、「糊酸粉」等，高至六七百倍，甚至不可缺少之「阿斯匹林」粉與片，亦竟漲至數百倍，其他藥品，無一不繼續上漲，且有激漲至數千倍之概。此豈真僅因來源之缺乏乎？因少數商人收買乎？抑因收買時之價格過高乎？是理明甚，不難推斷。

至謂「囤積囤積居奇」，此點實屬痛心！其他為戰時所不必要之藥品，可以囤積，為日常所必需之藥品，亦可以囤積；為少數有產者所需要之藥品，更可以囤積；何以應囤積之物不囤積，而不應囤積之物，偏爭相囤積？例如：有名之花柳病聖藥「六〇六」與淋病特效藥「黃色素」，以及資產階級之補劑「拍勒脫」、「魚肝油」等等，不妨盡量囤積，不斷漲價，雖高至數千萬倍，亦不為過，至如「奎甯丸」，在國內任何一省皆不可少，況在瘴氣特重，萬疫易生之福建及黔桂等省，烏可或缺？在平時尙嫌其供不應求，在目前更何可少？乃邇來不准奎甯丸因囤積者過多，致市上貨缺而價漲，即「奎甯粉」亦有囤積惟恐不及者，遂致「奎甯粉」亦幾絕跡於市上。久而久之，恐併「奎甯水」亦將被人裝瓶灌缸，封塞深藏，不准外流矣，嗚呼！不忍論矣！

夫囤積者之心，吾人不知其為何心邪？是否惟恐天下不亂，惟恐同胞不病，惟恐戰區不擴大，惟恐戰士不死亡？此一疑也。不然，何可見危不助，見死不救？何以醫人之藥為奇貨！祕活人之具而不售？此時不售，尙待何時？不救同胞，尙救何人？此又一疑也。不然，豈願迫國人皆服用中藥乎？抑將留待同胞皆成爲枯骨而後自用乎？豈願抗戰勝利，海運恢復以後，賤價拍賣乎？抑將俟其受有各種損失而始招盤乎？此再一疑也，若依第一點，則爲「不仁」；依第二點，則爲「不義」；依第三點，則爲「不智」。不仁，不義，不智，囤積者

之心尙可諒，其行而足道哉？先哲云：「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一矢人與函人，尙皆有益于國家民族者，彼囤積藥品之輩，直矢人之不若，函人所羞與爲伍者也，殊可慨已！」

抑進而論之，囤積者若將平時與戰時爲大多數民衆及士兵所需之藥品，收藏殆盡，致使病者不得起，傷者不得醫，急症不得救，殘廢不得療，小病變大病，常症成絕症，則其結果，影響于抗戰可得言者有五：一、降低戰鬥力，二、縮小生產力，三、減少兵源，四、削弱各種人力，五、打擊戰爭精神。此皆直接禍害國家民族，間接扶助敵寇，若擬以應得之罪，即謂其與走私，搶劫，貪污同科可，謂其阻撓軍事，助長敵寇，亦無不可。國人徒知抗租，抗捐，避征，避役與反戰，做漢奸等爲有罪，而不知囤積必需品之罪，尤浮于前者。

蓋當抗戰進入嚴重階段，各同盟國自顧不暇之今日。藥品來源，日益減少，吾人希望國人改用代用品及努力研究新藥品外，尤望政府當局，能做到下列諸點：第一步：向各方——不論商店、住戶、機關嚴密調查，認真登記，然後強制平價，勒令出售。第二步：如有不奉命令，反對執行者，或隱藏不報者，即儘情檢舉，依法拘捕，按照其藥品之重要性，囤積數量之多寡，以及情節之輕重，嚴予懲處，輕者罰金，拘禁，停止其營業；重者判以徒刑，剝奪其公權；最重者無妨予以槍決，或沒收其財產；惟有殺一儆百，始可除盡奸商、奸民和奸官，願當局勿徒見諸其文，而令囤積者之胆日趨日大，毀國家與同胞胥受其利。

——三一·七·二五·南方日報——

### 三〇、告流亡青年

青年，尤其是中國的青年，更其是這時候的中國青年，特別是這時中國的流亡青年，他們所達到的遭遇，所處的環境，所過的生活，只要不是昧了良心的人，誰都會想像得到他們的痛苦是難以言語和筆墨形容的。他們不甘做順民，更不願做漢奸，想方設法逃出淪陷區，穿過惡魔的封鎖綫，在轟炸中來去，日不得一飽

，夜不得安睡；別了爹娘，離了家鄉，千辛萬苦，終日以眼淚洗面，好不容易脫離虎口，死裏逃生，爬過山，涉過水，到了比較安全的境地，所有人間的苦味，應該是嘗盡了，吃够了。論理，他們的精神是該如何的奮發，意志是該如何的堅強，熱血是該如何的奔騰。

乃不料他們到了內地以後，爲了吃不飽，穿不暖，睡不穩，更爲了其他種種原因，他們的精神，竟萎靡已極，意志也消沉萬分，熱血更不知流向何處去了，整日垂頭喪氣，長吁短歎；或牢騷滿腹，詈天罵地。這樣的下去，豈是辦法？

青年伙件們：你們須知今日何日，國將亡，族將滅，敵人的屠刀，將加到我們的頭上，今日再不是我們心灰意懶，或怨天尤人的時候了，我們對現實不滿意，就該設法改善它，使它充實起來，滿自己的意；如果對某人或某事不滿意，也就該設法指正他，教訓他（指正和教訓不一定是長對幼，尊對卑；幼對長，卑對尊也是用得着的），使他改變心理和作風，滿我們的意。我們若不此之圖，只是一味的消極，懈怠，後退，退讓，悲觀，這完全等於自殺，是自掘坟墓，有何用處？

伙件們該知道：當今之世，當此之時，世界上能有幾個是真爲被壓迫的人們而革命的？有幾個是真正爲國家和民族而工作的？所謂求獨立，自由和平等，還不是他們求自己的獨立，自由和平等？口號儘管喊，他們盡管在剝奪他人的獨立自由和平等的工作。什麼革命！無非是一羣紙老虎在台上跳來跳去罷了！

你們既嘗過了辛酸苦辣，難道還怕苦不成？你們既經過了各種危險，難道還怕死不成？你們既不滿現狀，何以不想法去改革？你們既感覺到被壓迫，何以不起來反抗？

你們若不願反抗，就活該受壓迫；你們若不想改革，就只得坐待攤佈；你們若怕死，根本就不革命青年；你們若怕苦，更不配做時代青年！伙件們，請平心靜氣，仔細的思想：你們是不是怕苦，怕死，不想改革，不願反抗？不然，你們可走的階正多，何以不各選一條，而一定要留在後方，伏在內地，受各方的救濟和人家

的憐憫？

伙計們又該知道：丈夫生世間，志氣第一，聲名第一，沒有志氣，與死人何異？沒有聲名，與禽獸何分？我們寵願慷慨慨的死，豈肯抑抑鬱鬱的生？寵願轟轟烈烈的失敗，豈肯委委屈屈的成全？應該我救人，何可人救我？應該我助人，何可人助我？受人憐憫是恥辱，憐憫人家是豪傑。

告訴伙計們：做工是出路，種田是出路；投軍更是出路；當學徒，報勤務，盡是出路；這都是正正當當，堂堂皇皇的光明大路，你們何以不走。偏要留在後方，伏在內地，做人家的工具，當人家的奴隸。看人家的面孔，受人家的閒氣？

告訴伙計們，記住：

我們是活人，不是死人！

我們是青年，不是老年！

我們是主人，不是奴隸！

我們要努力，不要懈怠！

我們要前進，不要落伍！

我們要鬥爭，不要退讓。

我們只有積極，沒有消極。

我們只有樂觀，沒有悲觀。

幹吧，伙計！

進吧，伙計！

犧牲吧，夥伴！

革命是我們的，光明就在我們的面前。

——三一·九·三二·會聲週報——

### 三一、給教育當局的一個建議

人人都知道青年是國家的生命，民族的種子，教育青年的人，責任重大。比。尤其是抗戰期中，青年因受經濟壓迫，求學何等不易？各級學校的負責人員，理應如何努力奉公，切實負起使命來。

不幸！敗壞的社會風氣，逐漸瀰漫到了教育界，使教育者也漸漸變了氣質。其最明顯的有如次數種現象。

第一、以辦教育為求官資本：此種人目的在換得一官半職，過其官癮，則其平日辦學的作風，自是專講門面，虛重交際，對於校內一切，只需委之少數同事，抱着「風頭主義」，儘量求其得過且過，敷衍面子而已。

第二、以辦教育為發財手段：此種人目的在要錢，祇要有錢可拿，便什麼都可不管，收學生的各種費用，名目繁多，不厭其多，顧問到各種雜務，小至一把掃帚，一技粉筆，也不厭其煩瑣，借名辦米糧，辦文具用品，經營商業，幾習以為常。

第三、以辦教育擴充勢力：此種人目的在製造自己的爪牙，建築自己的社會地位，則對於招收學生，自不論質而論量。施教的方法，也不尚理而尚術，武斷，專橫，詭譎，卑鄙，出則和各方有勢力者結交，入則向學生耀武揚威，簡直失了學者的體，人師的格！

第四、以辦教育陰謀反動，此種人目的在吸收反動分子，灌輸反動思想，蠱惑反動性格，指點反動技術，故其一言一動，全足以把握青年的心理，左右其行動，變換其氣質，久而久之，一羣如花如玉的天真爛漫青年的純潔頭腦和品性，遂被污穢而糟踏淨盡了！

上述的第一種人是屬於「官僚政客型」的，第二種人是屬於「貪官污吏型」的，第三種人是屬於「土豪劣

紳型」的，第四種人是屬於「亂臣賊子型」的，統是教育界中的敗類，文化界中的毒物。以毒物做文化的中堅，文化怎得不變成「毒化」？以敗類辦理教育，教育不腐敗？

由第一種敗類教育出來的學生，必然是官僚政客，由第二種敗類教育出來的，必然是貪官污吏，由第三種敗類教育出來的，必然是土豪劣紳；由第四種敗類教育出來的，必然是亂臣賊子。原因是：這幾種敗類本身既無品格的修養，縱使有學識技能，也徒然供為非作歹的工具，無益于學生，有害於國家。

這幾種敗類，既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當然對政府則吹拍，對學生則壓迫，國家的法令，自然視同糞土，陽奉陰違，無一是處。於是乎學生病了，不管，學生吃不飽，睡不好，不贊；校舍不修，不用，也不管；教員不修分配，也不管；遊不上課，上的什麼課，統統不管。不然，便整天在紙上工作，鋪張粉飾，大興土木，大修環境，大請客，大講演，作風盡管不同，其為害于青年和國家，則是一樣。蔣委員長在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席上曾作過懇切的訓示，中間有兩段是說：

「第一件事，我要求教育界認清楚『尊師重道』的意義。學記上說：『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這是謂威師之嚴，並不是夏楚之威，鞭扑之施的。乃是說為教師者，必須嚴於自律，而後師道乃尊。……我們真要以教育救國建國，必須由教育人員，嚴守國法，尊重紀律，才能表率青年，風動民衆，戰時可以制勝，戰後可以建國。」

「第二件事，我們要陶冶國民的人格，必須有一致的標準。……全國各級學校，可以『禮義廉恥』四字作為共遵的訓條。我們以『禮』的含義，教訓國民互助合作，守紀律，重秩序；以『義』的含義，教訓國民任俠果敢，負責任，肯犧牲；以『廉』的含義，教訓國民刻苦節約，辨別公私，守職分，戒侵越；以『恥』的含義，教訓國民自強自立，能奮鬥，知進取」。

敗類們：想想吧！你們配不配當「人師」？你們有沒有「嚴於自律」？你們是不是「嚴守國法」？你們能

不能「表率青年」，「風動民來」？你們負得起「制勝」和「建國」的責任不？

若說到「禮義廉恥」，可說是更沒有敗類的份，捧擠傾軋，盤踞壟斷，這是「禮」麼？推諉塞責，不負責任，這是「義」麼？營私舞弊，捏造虛報，這是「廉」麼？奔走貪祿，不顧譏議，這是「恥」麼？無禮，無義，無廉，無恥，這種敗類，如能陶冶「國民的人格」，則此等國民的人格，也實有愧天知之！

人們往往說：「誤人子弟，男盜女娼」，這是報應的迷信說法，我們認為誤人子弟的人，其罪孽的深重，實浮于「盜」和「娼」幾十百倍，若根究起來，直可和漢奸敵寇相等。政府當局應該從速設法予以剷除，剷除的辦法，可分為五種：

一、考選：各級學校校長的人選，應經過考選，然後任用，現任校長，亦須參加考試，否則，一概撤職。  
二、觀察：每學期中，須派員到校觀察數次，開學和放假時，尤須認真查考，如校舍修否？教員聘齊否？學生努力否？設備完善否？考試認真否？均須詳細調查。

三、密訪：對於學校當局和重要教員的行為，有無不端？有無違法情事？經濟是否公開？用人是否公允？學生有無難言的苦衷？這是需要秘密查訪的。

四、抽查：如有發現某種可疑，或被人告發的，即須澈底查究，或對它特別注意，必要時，即命令抽查，不論校長、教員、職員、學生、校工，盡可隨便調查，或稽查有關事項。

五、考驗：教員有不稱職的，不妨隨時考驗，學期考試或畢業考驗時，也不妨派員到校主持或重新舉行。經一再考試，仍不及格的，學校當局和主要職教員一律撤職。

六、懲治：不論校長、教員或學生，如查有違法實據，即須盡法懲治，尤其學校當局，如前所述各種敗類，即應依照中央政府規定之各種懲治法規，加倍處分。因教育界為民衆的先導，青平的師傅，絕對不容許有弊端或不法的行為，所以犯罪時應加上一倍處罰。

以上各種辦法，統要政府派員執行，如有辦理不力或不忠實的，即須受連帶處分，毋稍寬貸。這樣的切實施行，學校教育的前途，或尚有復興的希望。否則，任憑採取何種制度，何種方針，聘用什麼學士、碩士、博士，全是枉然！

目前秋季開學，將滿一月，但各地學校尚有不少未曾正式上課，或學生尙無宿舍或職教員缺額頗多，甚至於主要負責人員也未到校，這還成什麼學校，莫怪學生不成其為學生，教員也不成其為教員了！希望教育當局以青年的前途為重，從速來一個「肅清教育界敗類運動」，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三一·九·二七·南方日報——

### 三二、獻給十中全會諸君

五屆十中全會，連日在陪都集議，我們相信這次的會議，其重要性必不在各戰場作戰之下，較之過去各次全會，理應重要數倍。我們心有所感，不能不表而出之。

中央執監委員，原都是國內有名望，有才識的人士，一言一動，皆應為全國民衆楷模，諸君子此烽火瀰漫，聲鼓動地的離亂時期，不辭一切艱辛，紛紛由各方開關跋涉而來，參與此不易召集之盛會，我們相信諸君，必不肯如過去之敷衍因循，必能做到無話不說，無議不建，毫不唯唯訥訥，猶豫兩可，這是全國同胞對於此次出席會議諸君的第一個認定。

我們一致認為：在非常時期，一切舉措都應有非常的着眼和態度。抗戰到了今天，已握有勝券，走上光明之路，山九仞，用力只在最後一簣；今後勝利的能否確實操之在我，全有我們今後在各方面的努力如何而定。因此，凡是不甚重要的問題，我們都可暫時擱置不議，例如虛而不實，大而無當的事項，縱使提議者認為與抗戰有莫大關係，我們也可不必理會。若使其真的與抗戰有密切關係，則雖其事至小，至煩，至不為人注意，

也應提出商討，從長計議。這是我們對與會諸君的一點小建議。

五年來，一國的軍事、政治、經濟、教育、外交、社會各方面，進步的固屬不少、然而退步的亦曾見疊出，此實無可諱言，我們認爲：只要對抗戰建國有利，不論什麼問題，都該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予以澈頭澈尾的改弦更張。假使存各方討好的心理，一味顧全面子，則到頭來，必無好結果。語云：「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時至今日，實再不容如此幹了！因此，我們主張：人事應調整者即予調整，機構應改革者即予改革。當添者添，當裁者裁；當賞者賞，當罰者罰；任何人員，任何制度都須以抗建爲前提，以國家民族爲重心，痛痛快快，予以作有力之新決策。這是我們對全會的急切希望。

還有，我們的國家，人人皆知其爲已成支離破碎之局，時刻在風狂雨暴中掙扎，稍一不慎，即有毀滅的可能。全國同腔，若復不能以精誠團結，合作無間，則其覆亡可立而待。故任何黨派、民族、階層，必須共體時艱，和衷共濟。未團結的，應從速團結，已團結的應進一步的團結。上次歐戰時，德國國民的帶神，激昂達於極點，各黨派間的衝突，及一切爭論問題，均立即消滅；全國人民，莫不拔劍而起，協力抗拒敵人之無理壓迫，以保衛其祖國。德王威廉第一曾曉諭其國民云：「吾不復知有黨派，吾惟認識德意志國家而已！」這是我們對諸君及全國同胞的最低要求。

此外，關於軍隊的、政治的、社會的各方面的風紀問題，大會中亦應討論及之，不當忽視。蓋有好風紀，始足以抗戰，否則一切皆將完了，尙何抗戰爲？

最後，我們認爲：討論重於報告，議決重於討論，實行重於議決；假令言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力，不速，不徹底，則雖一再會議，亦是枉然！昔北宋之末，朝廷百官，聚議紛紛，莫衷一是，不料議未定而寇已渡河。出席全會諸君：其深思之！

### 三三、再獻給十中金會諸君

中央委員全體會議，召集不易，理應乘此濟濟一堂之時，開誠佈公，儘量討論，本報昨已概括論之。顧茲事重大，洵非三言兩語所能畢述，特再擇其較重要者數事再申論之。

第一、機關為辦事之工具，無論為軍事的，為政治的，為經濟的，其成立之條件必須合於「需要」與「合理」之兩個原則，然後決定設置或取銷，增添或裁減，擴大或縮小，不當因人設事，專顧及人事環境而忽視經濟環境。中央與地方，許多不要必之機關，儘可予以合併或根本解散，此就平時論，已有此必要，況在戰時，何可疊床架屋，駢枝林立，既無補於治事，反有礙於執行；**裁設公務事小，浪擲精神事大。**此各種機構之宜改革者一。

第二、凡百業務，皆繫於人事，得其人而為之，無不成，否則，無不敗；即能成之，亦必須遭遇若干困難，始能見效。若所任非人，而事能成者，必係倖倖之事，不足為訓。我國人事，向無確定制度，用舍升降，全憑各種特殊關係而定，遂至善惡臧否，無所依據。抗戰以來，負政治軍事各方職責繁重之人員，才識卓越者，固所在都有，而濫竿素餐者，亦不乏人。尤其計多用非所學，格不相入之官吏，貿然託付以戰時之重任，無怪其手足無措，建樹毫無，偶一不慎，即便誤事。此輩庸庸碌碌之酒囊飯袋，在平時尚小勝負荷，況在戰時，何能為力？而各級主管人員，始終礙於情面，姑息從事，不加撤換，無怪工作效率，幾等於零。此人事之宜亟加調整者一。

第三、任何制度，皆須適應當前環境，靈活運用，始能奏效。若徒知墨守舊章，拘泥不化；或抄襲剽竊，一成不變，則其結果非落伍退化，毫無進步；即閉門造車，窒礙難行。譬如教育，平時與戰時理應有顯著區別，乃我國教育制度，不僅與戰前無殊，甚至較戰前尤為板滯。以視歐美諸邦之戰時教育與平時教育大異其趣者

實不可以同日而語。又如軍隊中政治制度，完全視倣外邦，不知改變。至今日外生弊，徒以異資，頗罕作用。此制度之宜擇要變更者三。

第四、紀綱乃國家之命脈，「禮義廉恥」爲紀綱之四大支柱，卽爲國家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前賢早有教誡。乃放蕩抗戰五年中之政府機關與軍隊各方面，是否皆能守此四維而無缺陷？最高統帥前年曾手訂治軍四要實施綱領數十條，其中大半皆爲張四維之要道，願能敬謹奉行者究有幾人？對於刷新政治，澄清吏治諸端，曾詳詳言論，幾至力竭聲嘶。然而貪污如故，政法依然，甚至凌降失節，恬不知恥。昔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大夫，不可以言忠」，此類懦夫與叛徒，若不明正與刑，連予剷除，則尙何國法可言，國威可申？此紀綱之宜切實整飭者四。

凡此數事，皆爲舉國大者，至於加強外交，不抑物價，穩定金融，開發產業，皆爲當前急需之圖，不可不速謀解決之方。

與會諸君乎！家之命運，至今可謂乖舛極矣，「否極」是否真能「泰來」，其關鍵皆操于諸君之手，切勿再如過去之泄泄沓沓，赴會前慷慨激昂，開會時默無一語，散會後置之度外，則抗建前途，庶乎有焉。

——三一·一一·二〇·南方日報——

### 三四、誰去當兵？

當兵，本是國民應盡的義務，凡是及齡而健全的國民，都該去當兵的。

想不到抗戰以來，國民對於當兵這件事，十之八九都視爲畏途，這原因無他，就是由于一個「怕」字在作祟：第一是「怕苦」，第二是「怕死」。

無論是犯着那種怕的病，都不是中華民族的好男兒。怕這怕那，只有無知無識，懦弱無能的劣等民族中或

有的現象，堂堂的文明大族，它的子孫是不應有此心理的。

不應有而目前畢竟有了，而且多得不司勝數，無怪臺灣三島上的蝦夷族類，也要不斷的來大事侵略。

有熱血，有天良的黃帝兒女們：你們若不願做亡國奴，不願做被壓迫得喘不過氣來的牛馬，就該披袂而起，攘臂奮呼，爭先恐後的去入伍當兵！

前幾天，報上載着「及齡學生也要在明年一月起，抽籤服兵役」的消息，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各級學校青年學生，他們的心裏，一定引起了一種突變，認為這是相當可憂慮，說不定馬上就有恐慌或灰心的現象。

這也莫怪，在學青年，確是比較優秀的國民，不少在真正努力求知，滿想將來做個於國家更有用處的柱石，如今若便送他入伍去磨槍桿，上前綫和敵人拚命，這對國家的前途是不無損失的。反觀那班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新王孫公子，何以不首先去當兵？更有一班新官僚新食污新士劣及其子弟，政府會一再嚴令其應征入伍，結果很少聽見某達官貴人送他們的子弟去當兵的，這是什麼道理？子弟且不願送他們出征，自身更不用說了，難道當兵也有階級不成？請一班有權有錢的「有閒階級」，有以語我來！

不過，話得說回來，青年學生當中，確實也有不少是上述各種人的子弟，他們的父兄仗着自己的勢和財，便早已打算送子弟入學，企圖逃避兵役，這種「不知亡國恨」的商女之流，我主張要政府對他們儘量考察，考察結果，如有百分之百足夠證明確係避役而讀書的，則不妨予以儘先抽征，用不着絲毫考慮。如再有頑強抵抗，多方設法逃避的，則除抽其子弟當兵外，還該抽征他們自身，不應有所姑息！

你不肯應征，我不肯服役，他不肯上前綫，請問誰去打仗？誰去殺敵救國？命是人人愛惜的，連豬狗牛羊也不願送死；但到無可奈何時，誰都該逃避，誰都沒有特殊權利可以不出征。

老實告訴大家：國家到了真正要亡的時候，只要是四肢五官健全的國民，不論是誰，都要出征。國家若是亡了，縱使留着一大批聰明才智之士，國中充滿文學家、理論家、政治家、經濟家，也是枉然！始終博士、碩

士、學士等的高冠和大官紳士們的西裝革履是抗拒不了敵寇的飛機大砲的。

到那時，才智且盡用盡了，何況錢財，有何辦法？猶太人不是沒有大量財產的，何以國亡以後，到處流浪，連大小便和睡夢的自由都被剝奪了？這是眼前的證明。妄想逃避兵役的人們，可以猛醒了吧！

所以，我們的主張是：今後的壯兵問題，應該改變方式，先從達官貴人的子弟壯起，然後以次及於紳士、公務員的子弟。此外，全國的僧侶、道人，為數亦不在少，政府實應從速勒令抽簽入伍，否則，一律予以槍決，何必留此類無用的蛀虫，活活消耗國力做甚？至於學校中的真正優秀青年，目前似可暫准緩役，到了最後關頭時，自然應該同赴一死，毫無問題。質之役政當局諸公，以為如何？

### 三五、反省反省吧！同志們！

人類的生活上，有一種不可缺少的性能，這種性能對於一個人或一個團體，都有着很大的關係。有這種性能，這個人或團體便能存在和進步，否則便要遭遇危險甚至於死亡。這種性能是什麼？就在「反省」。

反省的意義很簡單，即對於自己所做的一切加以反問和審察。譬如說：我為什麼不如也人？我可以做幾件好事種工作？我何故使人討厭？……道了這些現象以後，便該靜靜的仔細想一想，自己探尋出原因來，這就是反省。所以概括的說：反省是修身的起點，是立業的基礎，是成功的關鍵。這在個人是如此，在團體也是如此。

反省有幾個必須具備的條件：一是虛，即虛心受教，虛懷若谷，對他人的指責，批評和質詢，一一接受，不存絲毫芥蒂，總是認定旁觀者多半是對的，自己是有問題的。二是直，即正直無私，直道而行，爽爽直直，自己錯的就認錯，自己不好的就認不好，對人不住的，就須陪禮或謝罪，不可帶有半點彎曲。三是謙，即謙恭遜遜，謙讓謙退，誰和何禮，謙虛自貶。態度力求和藹，心氣力求平和，須有吐面自乾，大度容人之量。四是恆，即是恆心恆力，念茲在茲，片刻不離，到死不變，無事不思，無物不思，沒有求得一個原委，決不罷休。

；不會想到解決辦法，亦決不停止思考。五是智，即知現象，知原因，知結果，知必由於此，知非此不可；明是非，辨善惡，識彼己，都非有智慧不可。具體以上各項條件，反省才不至落空。

做反省工夫還有幾條必由之路：第一，見善若渴，樂於趨善；第二，疾惡如仇，避之若逸；第三，勇於改過，不自矜持；第四，見機而作，急流勇退；第五，努力向上，自強不息。

有種反省的各問題，既如前述，我們接着就要論到幾件大事來。中國國民黨是領導革命的政黨，有適合國情的主義，有成千成萬的黨員，統治了足足二十年的長時間，理應使各黨各派掃數歸順，從無異言。何到目前，還有許多黨派繼續活動，共產黨更是日益坐大，負隅自固？何以國父的遺教至今沒有澈底奉行，沒有全部實現？這種種都是需要國民黨員反省的。

國民政府也是領導革命的政府，過去的一切，姑且撇開不論，單就抗戰八年來的各種政治、經濟、教育、交通、財政、實業等等加以參考，所有施政方針和具體辦法，是否盡滿人意？國家是否蒸蒸日上？人民生活計是否比前寬裕？困難完全消除了沒有？教育當正革新了沒有？公路建築了多少？郵電改善了多少？礦產開採了多少？農商發達了多少？幣制穩定了嗎？物價壓平了麼？治安無虞了嗎？貪污肅清了麼？選舉上軌道，抽丁不難禁麼？賢能無遺佚麼？役政無短絀麼？諸如此類的重大措施，件件都成問題。當局諸公，何以充耳無聞，充目無見？何以閉口不言，閉門不納？諸公都是自命為革命者，請問革命兩字作何解釋？是否前進一步，倒與兩步為革命？換湯不換藥為革命？南轅北轍為革命？圖倒草為革命？復古為革命？諸公都是聰明過人的人，當能解得十分清楚。

反省反省吧！同志們！對人家同指責，是要虛心接受的；對人家的好意批評，是要平心靜氣想想的，切不可固執成見，深閉固拒，抹煞人家的容觀見解，一意孤行！任何事件，皆需要「反求諸己」，「反躬自問」，才有辦法，才能進步。

### 第三編 骨塊

#### 一、什麼是「民族氣節」？

人所以異於禽獸者，爲其有理智；有理智才有仁義道德，有理智才有體統廉恥，有理智才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美德。亞里斯多德說：「理智是本體，各種美德是本體的一面。」由各種美德所錯縱構成的「行爲自然率」就是「氣節」。氣是志氣，節是節操。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堅貞品性。這種品性，「本是人人天賦的，與有生以俱來」的一種「秉彝」，不是外來的，至少不是後天造成的。

一個人有氣節，個個人有氣節，就造成整個民族的氣節。民族有氣節，就猶之人身有魂魄一樣，無魂魄的人是死人，魂魄不全的人是半死人，毫不死不留人，是行屍走肉的活死人。缺少氣節的民族，當然是劣等民族，是待死的民族。沒有氣節的民族，豈不是「真直告了「壽終正寢」的民族？蒲勒克爾指責猶太人說：「你們的氣骨那裏去了？爲什麼個個柔弱如綿羊一般？」「當初給你們一個國家，實在太冤枉了！」這不是顯明了沒有氣節的民族是根本不配列于人類之林麼

氣節表現於外的，最重要的是「大義——操守」。禮記有「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一語，便是「見利思義」，「臨難毋苟免」的意思。惟其如此，才能得到大義和操守。才不至私而忘公，家而忘國。梅生有言：「捍衛國家之眞實力量，著於國人有道之性質中。」這所謂「有道之性質」，就是指氣節而言。霍頓布克也說：「愛國心必基於大義，本於大德。」大義和大德，就是包含在氣節當中，足見一個民族不可沒有氣節，國家不可有氣節未具的民族。

民族對國家所表現的氣節，惟一的是在對外的鬥爭事件上。「不臨財，不見廉士；不臨陣，不見勇士；不臨難，不見義士。」只有在戰爭的大時代中，顯得出民族的氣節，可替國家支撐體面。尤其是像諸爾 所說的「爲真理而能够戰鬥不息的，是光榮的。」確屬不易的至理。

我們都知道歐戰時的英國名將吉清納元帥說過這番名言：「現代戰爭的要素有三件，就是：Men（人力）、Money（財力）和Muritors（火力）。」這三個要素，相互而用，缺一不可，果然不錯。但在現代的戰爭，乃至一切時代的戰爭上，還有一個不可缺少的要素，第四個之爲吉清納元帥所疏忽了，這第四個之是什麼，便是Mind（精神力），這真正決定最後勝負的要素。」（見去年六月底各報載的政治部郭沫若先生的廣播演講）精神力裏面也含的各種品性很多，氣節也是其中之一。我們認定民族的氣節。對於戰爭的關係，至少有下列幾點：

第一，有氣節的民族，縱使人數不多，也得敵過人數多的大軍，因爲有氣節的民族，平時很有理性，不肯輕易向人挑釁，除非萬不得已，才出而應戰。這種被壓迫而發動的戰爭，十之八九都是抗戰，是正義戰。抗戰是反抗壓迫，而自求解放的戰爭；正義戰是爲人類社會謀幸福的戰爭。這兩種戰爭，本着救世救人之仁，理直氣壯的對付敵人，敵人沒有不爲它所挫而打敗仗的。「一旅之衆，足以興夏；三戶之民，足以亡秦。」兵不在多，有氣節，便能一以當十，百以當千，無往而不利的。

第二，有氣節的民族，縱使勢力薄弱，也戰得過強大的敵人，其理和前面相同。爲着要爭氣，要生存，不得不掙扎，有幾分力即用盡幾分力，雖赴湯蹈火不辭，其鋒則至，銳不可當，則雖裝具糧秣武器等抗不如敵方，也能取得勝利。雅典的重要港灣撒拉迷丁島爲米加拉邦所佔領，雅典屢爭無效，大豪傑梭 慷慨填膺，乃作詩狂歌行於市中，大聲疾呼。當時人心大爲感動，共推他爲大將，把這島一戰收回。誰說弱不能敵強？

第三，有氣節的軍隊，和敵人作戰，雖敗猶勝。唐朝胡安祿山造反，張巡起兵去征討他，不幸被圍數月，糧盡援絕，羅雀掘鼠俱盡，甚至把自己的愛妾也殺掉給士兵吃。結果城陷，罵賊不屈而死，宋朝契丹十餘萬大兵南下，攻陷袁州，那時有一老將楊業，親自率兵應戰，因衆寡懸殊，力竭被擒，不肯投降，活活餓死。明末張煌言起義勤王，結果爲清兵所俘，也不屈而死。這都是歷史上彰明較著的有氣節的士大夫。他們的仗雖打了，身雖死了，然而他們的忠肝義胆，永久存在，他們雖敗猶榮。

第四，有氣節的軍隊，縱使敗了，還能轉勝。明英宗時，瓦剌族入侵，英宗被擄，當時舉國上下，人心惶惶，都想議和，只有兵部尙書于謙，堅決主張焦土抗戰，並反對中途妥協，他親自督率七卒，以忠義曉諭三軍，至於泣下，全軍感動，畢竟戰退敵人，轉敗爲勝。法國受普、奧、英、荷等國聯軍圍困時，法巴黎危若累卵，法民族英雄噶爾諾，振臂一呼，從者四應，組織「法蘭西人新軍」，擊敗聯軍，反敗爲勝。這都是不屈不撓的氣節所奏成的功。

### 三

氣節既是精神力的一種，國家要想富強，自不得不崇尙氣節。中山先生說過：「物質力量小，精神力量大。」我們雖不是唯心論者，但不可不相當重視和國家有密切關係的氣節。從來富有氣節的民族，它所建立的國家必屬強盛，反之，氣節鎖沉的民族，它的國家沒有不被外族欺凌壓迫和消滅的。這也可舉出幾個例子來證明。

(一) 唐朝安史之亂，全國震動，上皇出走，肅宗即位於靈武，國祚危殆，千鈞一髮，幸賴常州太守顏杲卿，平原太守顏真卿等先後起兵討賊，郡縣紛紛響應，大勢才獲迎轉。杲卿雖則因常山失守被捕，終於對賊破口大罵，毫不顧忌而殉了國；真卿雖因不受李希烈的威脅，也殉了國；要之統能以氣節二字挽回頹勢，維持唐室於不墜，功也不能算小，意大利在一八四九至五九的十年失敗，國祚也岌岌可虞，激動瑪志尼、加富爾和

加里波等同深憤慨，共起號召統一；到了一八七一年，竟把搖擺未定的意大利重奠如磐石之安。這是告訴我們：有氣節的國家，雖危能安。

(二)元兵入寇中原，文天祥應詔勤王，兵敗被執，幽禁燕京三年，足不履地。元方一再利誘威脅，均不爲所動，結果被殺在柴市。同時，有陸秀夫和張世傑等都是鞠躬盡瘁於王事，到了最後，因大勢已去，挽回無術了，陸秀夫才仗劍攜妻子入海後，親自背背帝昀投海死，世傑也殉了國。此外如謝枋得的麻衣隱居，終於被元官強迫北行，不食以死。史可法的堅苦卓絕，却多爾袞的勸降，死守揚州，與城同存亡。顧炎武、黃義宗等的改名遁跡，屢徵不起，閉門著書，褒揚祖國。這都是氣節凜然，未可侵犯，其國雖亡而猶存。

(三)北宋徽欽二帝蒙塵以後，國家等於滅亡了一樣，而那時漢族官民的氣節尚未掃地，朝野一體，渺懷同仇，才有高宗南渡，宋室重光的一天。元朝蒙族統治者未得其體，漢朝遺民遠懷大志，終推翻了元朝的政權，另建新國。明朝亡後，遺裔隱藏復明的潛勢力的到處都有，一直到了中華，竟釀成太平天國的革命，接着還產生辛亥的空前大革命。這是說明只要民族保有氣節，國雖亡了還是能復興的。

(四)春秋時，吳和晉戰，三載入郢，楚國君臣逃避異地，百姓離散，楚國也等於亡了。那時有個荊冑勃蘇，「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納穿膝囊，」跑到秦國，晝夜號哭，水漿不入口，秦王被他的精神所感動，爲之出兵，打敗吳國。知伯被尊襄子所滅，他的臣子懷讓遁逃入山，千方百計爲智伯報仇，入晉塗廩，赤身吞炭，都不得逞，到了還是持着襄子的衣，拔劍一躍，呼天而擊之後伏劍而死。這種苦心孤詣的忠烈行爲，若不是具有無上氣節的人怎能做到？所以張良博浪沙的椎擊秦皇，韓人安重根哈爾濱的狙擊伊藤博文，全是純粹氣節的顯現功能，足以爲國家雪恥復仇而有餘。

## 四

根據上述的許多例證，我們可得到一個反面的推斷，就是：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氣節，它的國家必定是內則

官當不訪，政治腐敗，社會黑暗，外則外交失敗，國際缺少同情。在這種環境之上，要想把四維擴張開來，八德發揚出去，很不容易。因為「禮」、「義」、「廉」、「恥」無氣節不廣；「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無氣節也成無所附麗。其他任何一種品德，離開氣節，便變成「虛偽的外衣」，不由氣節切實表現出來，便不是真正的「行藏之符」。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是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氣本是體之充，浩然之氣，充塞于本體，自然對於宇宙間各種事物的大道理，無所不明，無所不曉。何況「至大」是沒有限量的。「至剛」是不可屈撓的，若不是天地的正氣，怎配當人類行爲的矩矱？所以沒有氣節的民族，猶之手沒有靈魂的木偶，會得了什麼官當、政治、社會和外交等等？

「七七」盧溝橋的轟擊，「八一三」上海的抗戰，以暴寇那樣的兇悍和鋒利，我們中華民族若沒有祖宗幾千輩傳下的惟一「優良性」——氣節作支柱，恐怕根本不會感覺到敵人的陰險和殘暴，不知道壓迫和侵略是什麼，永嘗不到亡國的滋味！

現在，我們的艱苦抗戰，足足過了兩個年頭，幾萬家民族犧牲了的同胞，可謂不在少數，淩爲一個不是慷慨激昂，視死如歸的。但是，不幸，還有少數利令智昏，不明大義的敗類，畢竟背叛祖國，出賣同胞，甘心向敵獻媚，認賊作父，充漢奸，當傀儡，簡直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事！周朝的中候，五代的石敬瑭，北宋的寇準，南宋的劉豫，明末的孔有德、耿仲明、洪承疇，清初的吳三桂等，一個個出現在當前的中國，活活把我們列祖列宗所交下來的錦繡江山，一寸寸拱手送人，豈不令人痛恨！宋廟的忠臣李綱說的好：「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我們現在失陷了的土地，十之七八都失陷在漢奸手裏，不是誰人真能用飛機大炮所能奪取去的。昔人有「不甘漢奸，胡虜不能毒其毒，不殺漢奸吾人不能復祖國」的見解，我們也認定確實是如此。確實應該如此。

五  
如果我們現在讓這班不要氣節的數類仍舊活在人間，爲虎作倀，而不即圖剷除，結果，星火燎原，滋蔓難圖，我們的抗戰是必敗無疑，我們的國家是亡可立待，我們的四萬萬九千萬同胞和我們的子子孫孫也永遠不要希望再過自由快樂的日子了吧！

但，不，決不，我們是禮義之邦，是泱泱大國的國民，是四千餘年文明開化最早的人類，是世界上惟一重氣節的民族，絕不能忍受東亞瘋狗們的蹂躪，亂噬；我們是要拚着我們的一切，誓死和瘋狗搏鬥，務求達到最後勝利，震揚光入我們的固有道德爲止。中山先生遺訓給我們道：「爲革命而死者爲成仁，爲取義。」「於此時艱，種族存亡，人人有責，吸塵同負革命責任，以成非常大業。」拜倫說：「爲國而死，最爲榮幸。」我們只要堅決的抱住這種精神和觀念，便不難把一切恥辱洗雪乾淨。

我們現在全國一致的下丁如次的兩個決心：

一、精誠犧牲一切而戰，決不肯犧牲民族氣節而求和。所謂「頭可斷，家可破，此身不可辱！」「甯爲戰死鬼，不降將軍！」

二、誓願斷送國家以俱亡，決不肯斷送民族氣節以求生。所謂「甯爲玉碎，勿作瓦全！」「甯爲刀下鬼，勿作亡國奴！」

最後，我們要高唱文山正氣歌上的一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二八·八·一三·南方日報——

## 二、漢奸論

「千載，各城揚旗士可謂忠義矣，民亦可謂熱烈擁護矣，乃竟即失地之耗，猶不歸降，何也？」

非真武器不如人，更非運籌帷幄之不誠，實漢奸厲之階耳。

夫漢奸亦猶人，非生而為漢奸者也，其所以無是非與羞惡之心，皆有為而使然。推尋其故，不出于（一）為做官，（二）為報復，（三）為保全權位，（四）為厚利，（五）為生活。請申

第一種漢奸，大概皆富有領袖慾與支離慾，且有相當地位與權勢，而又敢作敢為者，因其目前環境，不足以達其志，滿其意，今既遇此千載一時之機會，自不能不痛快為之，以過其癮，今之殷汝耕，古之吳三桂皆是也。第二種漢奸，大概皆係與富權者積有嫌怨，平時因苦於勢不敵，力不足，無法報復，故乘機洩憤，不顧威敗，今之溥儀，昔之安祿山、石敬瑭輩是也。第三種漢奸，亦皆為有地位者，其目的在保全其現有權勢，或更從而擴張之，遂不得不蒙上欺下，顛倒是非，乘機剷除為國為民之異己，今之朱和派，占之秦檜，賈似道輩是也。第四種漢奸，目的比較單純，但求有大利可圖，得填其「腰纏十萬貫」之慾望，藉享其心目中的幸福，為君子飢寒，無力謀生，遂視國家如無物，不惜以生命為兒戲。此類大率出於痞棍流氓盜賊乞丐星相僧侶小販及漢人中。

此數種漢奸，無論其為何種欲求，用何種手段以達其目的，大半皆為被動的而罕自動的，為助敵侵我之利器而為我之最大禍種，其影響所及，小則使我敗一戰，失一地，大則誤一著而搖全局，甚至國亡可立而待。抗戰揭幕以來，報章所載漢奸新聞，觸目驚心，不一而足；投毒井中者有之，和難食品中者有之，刺探軍情者有之，偵察要隘者有之，造謠騙衆，擾亂治安者所在皆是。此尚不算重要，彼乘坐敵機，為敵指示轟炸目標，或引導敵軍衝入陣地，如歷次各路車站及重要機關與陣錢之被毀，幾無一非漢奸之作祟。然尚不足為奇，最出人意料者如過去長江封鎖消息之透露，英大使許開森專車之被襲指，滬上一大公司之被炸，皆勢如累卵，危險萬狀，幸皆未遭暗算，未肇大禍。獨彼工事異常堅固，兵力十分雄厚之大場一總敵地，竟為吾人意想不到之大

漢奸所出賣，致死拆數月已有轉機之東戰場緊要驛驛于以崩坍，使全面抵抗之舉備戰局為之動搖。銷下一子，全盤皆輸，此其關係之大，殆不可以估計矣！明載於報章者已有如此之多。此外為吾人所尚未知者，更不知凡幾。

由是論之，在「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之現社會下，宿著小民無知，被迫而為漢奸，其情倘有可原，獨彼勢位富厚之官吏，食國家之厚祿，受政府與萬民之重託，竟亦利令智昏，倒行逆施，一至於此，真堪髮指！抑小漢奸皆由大漢奸造成，大漢奸居上位，近當局，內可以翼開政事，外可以接近敵方，游刃頗有餘地。倘此輩不任頭目，為之締縱指使，則小民雖欲作奸，亦烏能得？非此輩自賣其祖宗，認賊作父，為虎作倀，則敵黨欲謀我亦無所措手足，一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今日漢奸遍地，敵寇深入，又何足怪，故抗戰之前途，不斷送于軍事，而必斷送于漢奸；中國之命運，不亡於千百小漢奸，而必亡於一二大漢奸，可斷言也。

凡事苦不自知其因，今既知抗戰之最大危機在此，即應從速設法挽救，雖曰補牢，已嫌不早，然就長期抗戰論，亟起剷除，尙未過晚。其法應分治標與治本兩方面，姑略抒所見于次：

先言治標：此方面全係消極的剿殺。如：（一）偵探，一、無論在何種機關，何種組織內，皆應經常設置偵探員，專負其責。二、在遇各種集會或臨時成立之場合內，應派臨時探員，使發揮其最大之效能。（二）告發，此為擴大除奸工作，予大眾告許以最便之法。既無結怨之虞，報復之憂，又可得確實消息與真憑實據，其辦法：一、應在各地遍設密告箱以供大眾密投報告。二、向各機關通訊報告。後法較前法為尤妥，惟皆須附有足資徵信之件，以示負責而免誣告。（三）嚴刑，治亂貴用重刑，今猶適用，漢奸既喪心病狂，我滅良心，如禽獸，惟有加以重刑處法，或可使之因畏死而有所忌憚。故應就情節之輕重，處以下列應得之罪：（甲）對犯者本人：一、無期徒刑；二、槍決；三、絞決；四、凌遲剖心。以上皆應在廣大場所中行之，用以警場。（

乙)對犯者家屬：一、直系親屬，亦同治以相當之罪；二、誅九族；三、沒收其家產，或並及其親屬各家之產；(四)連保連坐。此法必須嚴密保甲組織，認真編查戶口，切實清鄉。如發現有漢奸，即惟鄉鎮保甲長是問，亦治以應得之罪。機關及軍隊中，亦當厲行此法。故事先須施行連保，先做一番清除工作。(五)自首。此爲予漢奸以自新機會，犯者得減輕其罪。軍委會已頒行一種漢奸自首條例，可謂行仁施德，恕之又恕，輕無可輕矣。上述一二兩項，當局須爲探員與告發人嚴守秘密，並保障其生命之安全，且須予以獎勵。三四兩項，當局須以雷霆萬鈞之力，嚴格執行，切忌瞻徇情面，有所阿私。苟能依此雷厲風行，而謂漢奸尙不易剷除者，吾不信也。

次言治本，前述各法雖相當週密，終嫌非除根滅種之道。必須尋其源，究其因，然後對症下藥，始爲積極的久安之道。惟此方面說來複雜，不易泛論，更不容空論，要言之，不外乎實施愛國教育，改善政治設施及一般生活而已耳。蓋人人皆知民族危機之迫切，國家之應救，徒以事與願違，心與力違，教育程度不修之吾國國民，始終難免視個人重於國家，以家族利益超過民族利益。故爲今之計，惟有一面從速設法作各種改弦更張之圖，面仍須實行治標各法，庶幾未來之大患得免再起，抗戰前途，猶有希望，吾人寫至此，不禁憶及左列二段外史：

(一)斯巴達有波里尼亞者，謀反，敗逃入一神廟，國人圍之，其母憤其不思，率衆運石堵門前，因以致捕。

(二)羅馬一貴族名戈利阿·拿者，爲市民所逐，奔倭西迪，假兵攻羅馬，將陷，國人求和于戈利，不許；戈利母服衰經，率貴族閹秀百數十人，往敵壘，正色厲聲而責之，戈利感動，始班師。

吾人讀此，應作何感想？漢奸讀此，能毋愧死？最後，吾尙引司空圖之詩以作結論，願國人共起圖之一！  
自蕭關起戰塵，河崖隔斷異鄉春；漢兒盡作胡兒語，却向城頭罵漢人！

### 三、賭博論

賭博本是小道，不值得大論，但在人心麻木的中國現社會，賭風盛行，却有一論的必要。

賭博工具和方法的創始，散見中國的古書上，不一而足，例如：樛浦經載：「古劉木爲子，具凡五子，故名五才。後世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牙，用骨。」演繁露釋載五木的構造，且說「後世骰子之製，卽祖襲五木」而成。五木今已不傳，惟「唐國史補」所載「樛浦法」，說是用骰五枚，就是五木的遺制。牧豬閒話中的「擲老羊」，是最簡便的賭博方法。到了明代天啓年間，盛行着一種紙牌，叫做「馬弔」，共四十頁，上繪人像和花卉。賭時，四人一局，每人各八頁，以大擊小，變化極多。「清稗類鈔」說李嗣業著有「馬弔譜」，又有「擲譜」比李譜詳細。該書又說：「麻雀，馬弔之音轉也。宋儒楊大年著馬弔經，是馬弔固始於宋也。至清代淮鹽賈，盛行此戲。太平軍興，軍中又用以賭酒，其後流人甯波，不久遂普及矣。」賭博器具的資料，由象牙、玉、石、骨，一變而爲竹、木、紙，其輕便易帶，價賤易製，固不待言。賭博器具的種類，由最古的樛浦法中的三百六十子，一變而爲近代的「牌九」、「三和」、「寶」，也可謂由繁而簡，由深而淺，更令人易教易學了。

賭博，究有什麼作用？我們給它分析起來，不外乎下列幾種：

第一、爲無聊消遣：賭博原稱「博戲」，博物志上說：「老子入西戎，造樛浦。」老子是聖人，當然是爲着遊戲而造，毫無疑義。世俗相傳骰子是曹植所造，用玉石，一稱「明瓊」。曹植是賢者，是王孫公子，則其爲着娛樂而作，也無足疑。山堂肆考稱，五木爲「古博戲」，晉書：「樛浦者，牧豬奴戲耳。」今人往往因心緒不甯，或抑鬱苦惱，過不得日子，就借賭博來解愁遣悶，消磨時日。

第二、爲企圖營利：玉篇上對「賭」字的註解是「賭，賭也。」，「賭，賭也，亦古貨字」。說文則解爲

「錢戲曰賤」。骨牌上刻有「一萬」、「二萬」等字樣，紙牌上定的「萬貫」、「十萬貫」等名稱，這都是說明了賭博的意義，無非爲的是錢財。所以凡是賭博的人很少不以獲取錢財爲目的的，有之也只佔百分之二一。

第三、爲交際應酬：禮記載：「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投壺在古代是交際場中賓主娛樂的方法之一，到了後世，也變成了賭博的一道。猶之乎「六博」、「雙陸」等等，當初本爲款待佳賓，聯絡情感而創製的，結果也被當作賭博的工具用了。社交一天天繁複起來，人們的敷衍手段也漸漸的多方面起來，賭博畢竟成爲一種招待客人的家常便飯，個個習以爲常，恬不爲怪。

第四、爲表示豪華：許多達官貴人，公子哥兒、太太、小姐們，要想炫耀其富有，擺擺威風，就出之於賭博的一途。每每一圈終場，輸贏動在數百元乃至數千元之間，一天或一夜的時間，輸贏的總數，至少數萬元，多則數十萬甚至數百萬元。若以古代的「索」和「文錢萬貫」來比擬，真是瞠乎遠矣。史籍晉劉毅性驕侈，好機蒲，一擲百萬；五代王建販私鹽，聚賭徒，揮金如土；這些人若生在現代，或者還可以和當今的大賭客並駕齊驅，不至遜色。

第五、勾蜂引蝶：賭博和女色，往往有聯帶關係。四人一桌，旁邊圍坐着許多觀衆，男女雜湊，並肩促膝，賭前談笑叢生，賭時眉來眼去，賭後心猿意馬，這中間只要雜有一二個輕薄男女，就不期然而然的會惹出風流韻事來。社會上許多曖昧婚姻和嬌豔勾搭，多半都由聚賭造成的，這在古代也有例子：唐韋后與武三思雙陸，中宗在旁，親目爲他們點鑿，結果，三思竟私通了韋后。

第六、爲誇耀吹拍：這層也是數見不罕。貪婪而虛僞的人，因要錢心切，偏囿於某種關係，或顧全面子，不肯逕向對方勒索，只有借名賭博，給對方以顏色，對方也都是聰明人，自然不敢違忤，故意給他們和牌，結果一千一萬的賠出來，名爲輸錢，實則被迫而出。還有一種卑鄙之徒，要想達到某種目的，不敢公開詭媚，也惟有假手於賭，以「請客」招待或「酬酬」爲詞，討得對方的歡心，以遂其請託之計。

第七、爲偵探謀害：偵探人員，因偵查秘密而潛伏在賭窟，和賭徒鬼混，以進行其工作的也不乏其人，外國偵探史上所載，得力於賭博而破獲重大案件的，屢見不鮮。至於圖謀殺害對方，而化裝爲賭客，使賭具與子彈齊飛，賭場變成刑場的，中外各國也常見常聞。

第八、爲隱藏革命：革命雖是光明磊落的事業，無不可告人，但在惡勢力重重包圍，反動派如火如荼的環境中，欲發動新工作，實現新主張，確乎不易，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惟有假裝腐化，降低品格，硬着心手和賭徒爲伍。庶幾可以避免對方的注意，暗中便於自己的工作。革命先烈蔡松坡先生，當年被袁世凱所困時，即用此計說出虛口的。

上述的八種作用，各有不同的心理，第一種是「混」，第二種是「貪」，第三種是「僞」，第四種是「騙」，第五種是「淫」，第六種是「鄙」，第七種是「詐」，第八種是「誘」。除第八種萬不得已而偶用之，「情有可原」外，餘都不算正當，不合於理；全是造孽作惡，教人犯罪的厲階。如今多少男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還不是背着「消遣」，「應酬」，「偵探」，「隱藏」這幾個漂亮招牌，實行其營利，勾引，擄奪，吹拍的勾當？否則，消遣，應酬，偵探，隱藏，儘有他道，何必賭博？

賭博者的目的既不出於貨利聲色，則其表現於外的行動，自然是可鄙，其心自然是可誅。爭取上風，計較得失，面紅耳赤，動輒反目，這是無「禮」。不顧親友，忽略情誼，鉤心鬥角，惟利而圖，這是無「義」。不費氣力，不化代價，拱手而得，不勞而獲，這是無「廉」。長幼混淆，男女夾雜，呼喝調笑，體態輕挑，這是無「恥」。勾結作僞，玩弄對方，是不「忠」；辱及祖宗，憂連父母，是不「孝」；惟恐他人不險，自己不贏，是不「仁」不「愛」；不時口角爭辯，甚至打罵。是不「和」不「平」。「四維」既去，「八德」全非，公私道喪，實堪痛惜！

於是乎各種禍害之來，不旋踵而至，其可得而言的：（一）浪費時間，耽誤工作；（二）損耗精神，斷喪

身體；(三)傷情伐性，變壞良心；(四)蕩險隘閑，不成體統；(五)傷風敗俗，墮落文明；(六)越法亂紀，自取罪戾；(七)破家蕩產，凍餒隨至。總之，小之足使個人身敗名裂、大之足以殃民誤國，死有餘辜。唐玄宗常與楊太真作骰戲，呼擲「四紅」，寢食俱忘，惹得義兒安樂山的妬妒，招致馬嵬坡的大禍。唐敬宗好手博，遊戲無度，博罷飲酒，竟爲宦官所弑。陳和前蜀兩後主，寵愛狎客和闍寺，聚賭後庭，玉石之聲溢官外，終於國亡族滅，禍及萬民。

總括賭博的禍害，可以用中鑿中的「四患」來評定：「政治之術，先屏四患：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的確，賭博可使男的由正人一變而爲流氓，而乞丐，而盜賊，而漢奸；可使女的由貞女一變而爲婢妾，而淫婦，而娼妓；這不是由於四患所造成爾何？至於俗尚的奢靡，政治的貪污，更是與賭博有極大關係。語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不塞，將成江河」。人們該知所警惕！

「七七」以後，尤其最近一二年來，全國各地，無論通都大邑，縣市鄉鎮，到處發生競相賭博的怪現象，街頭巷尾，或明或暗的擺賭場；僻巷冷衙，前後廳堂，劈拍之聲，恰同爆竹。土劣家中，大小公館，幾乎無處無牌，無時不打，好像非此不足以過活，非此不足以表示闊綽似的！還是抗戰無妨打牌，建國必須賭博不成？假使打牌可以禦敵，賭博可以救國，則我們且將招朋結侶之不遑，何暇勸阻？且將摩頂放踵之不及，豈肯吝惜？惟其無益於私，有損於公，於民無利，於國有害，故萬不可爲，不可不戒。不可爲而爲，應戒而不戒，是證明人心已經陷溺了，國焉有不危！

請看前方打仗，後方打牌；前方拚命「衝！勿退！」；後方拚命「中」「發」「白」。前方吶喊聲和槍砲聲交響，後方「呼么喝六」聲和骨牌、骰子聲並作；前方個個如猛將，後方個個成「麻將」。陸游詩云：「酒酣博塞爲歡娛，信手梟盧鳴成彩。」此種聲音，只有後方有，前方那得聞？前方有的是喊殺聲，呻吟聲和啼哭

聲而亡！

時到如今，我們血性猶在的同胞，應該以國族的危難為重，以個人的享樂為輕；該拋棄利己心，鼓起利他心；戰戰兢兢，敢以數事相勉：

一、請以「面面顧到」的智慧，用之於軍事上；要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勿運籌於桌板之上，決勝於方尺之間。

二、請以臨機應變的機警，用之於公事上；要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勿見牌而進，得錢而退。

三、請以「坐以待旦」、「夜以繼日」的精神，變作「枕戈待旦」，不分日夜的辛勤。

四、請以一擲萬金，不借孤注的豪爽，變為救濟難胞，毀家紓難的慷慨。

五、請以鎮靜沉着，「無聲落槩」的態度，對付敵寇的進擾和威脅。養成臨危不變，臨難不退的氣節。

如是，才配得為中華民族的子孫，無愧為當代的國民。不然，心雖雄，技雖精，雖成爲「國手」，也不過是鴉營狗苟，鼠竊狗偷之一流罷了，何足貴哉？何足貴哉？

在民窮財盡，國亡無日的目前，同胞們若仍嬉戲逸樂，不知戒慎，則惟有請求政府當局，嚴申律令，先加曉諭，曉諭不聽，然後加以懲處。懲處之道，我們認爲必須採用「連坐」。即妻犯者，夫連坐；家人犯者，家長連坐；僚屬犯者，主管人員連坐。至於刑罰，必須改訂如下：（一）初犯的：本人罰勞役一日至十日，或撤職；錢財充公。（二）再犯的：有關親屬連坐，罰家產之半充公。（三）三犯的；本人槍決，家產全部充公。

這不是危言聳聽，實則非如此不足以使貪夫廉，懦夫立，願執政諸公其察之！

## 四、亡國論

古人說：「創業難，守成不易。」我現在套一句說：「興國難，亡國不易。」

何以言之？與國祇要有幾個好領袖，統率一班健兒，以有道征無道，便不難得到民衆的一致擁護，所向皆捷。假使有了如雲的猛將，似雨的謀臣，又加上各方的種種幫助，那與國真易如反掌。

祇有亡國，條件必須一一具備，才亡得了。有一個條件，不足以亡，有兩個條件，不足以亡，三個四個還不足以亡，必定要官吏盡是亡國的官吏，百姓也盡是亡國的百姓，國家的實力和牠的環境，各部配合攏來，全都是足以亡國而有餘了，才會把國亡掉。不然，便必須有一種特殊的力量，特別偉大，也可以亡牠的。我國歷史上，亡國的回數多着，隨便舉幾個例子出來，都可以作證。

(一) 夏桀荒淫無道，醜女色，殺忠臣，國政大亂，夏朝于是亡了。

(二) 商紂所犯的是同樣毛病，昏暴殘酷尤過之，商朝于是也亡了。

(三) 周幽王時，國政既不修，外患又交迫，結果自身都不保，周朝也等於亡了。

(四) 秦二世時，奸臣柄政，嚴形峻法，怨聲載道，加之匈奴爲患，羣雄蜂起，秦朝也就從此亡了。

(五) 漢元帝重用宦官，成帝重用外戚，西漢竟亡於宦官和外戚之手。東漢蹈其復轍，奸人滿朝，黨人滿獄，再加上亂賊騷擾，英雄四起，東漢便這樣亡了。

(六) 隋煬帝窮奢極欲，國庫空虛，民怨沸騰，便把隋朝亡了。

(七) 唐末，宦官用事，藩鎮專橫，黨爭激烈，唐朝也便亡了。

(八) 宋末，金人入寇，徽欽父子庸懦不敢抵抗，朝臣也多主和不主戰，結果失地賠款，二帝且不免于被擄，北宋因此亡了。

(九)南宋時，奸臣先後專政，忠良被害，金、遼、夏夾攻，鐵木真崛起，四面受敵，南宋便亡了。

(十)明末，黨派角立，宦官專權，政治紊亂，流寇外患，雙重壓迫，明朝也就亡了。

這許多例子當中，有的亡於帝王，有的亡於外敵，有的亡於漢奸，而以亡於貪污官僚之手為最多。

因為貪污官僚滿朝，於是元首被其包圍而至閉塞聰明；於是大權旁落，政出多門；於是政治腐敗，民窮財盡；於是盜盜四起，民怨鼎沸；於是外敵乘隙而入，而覆亡隨之。

這樣看來，每個國家之亡，統是亡於一班貪污階級之手的，古代如此，現代何嘗不是如此。

所以，盜賊無罪，外寇無罪，老百姓更無罪。罪是完完全全在一班貪污官僚身上。調句話說，什麼都不能亡國，祇有貪污官僚足以亡國。

貪污官僚所難的是壓迫，剝削，所幹的是爭權奪利，所愛的是財貨和聲色犬馬，所近的是一丘之貉，所恨的是有能者，所怕的是死，所慶香祝禱的是長享其優閒的福祿。自然，對於戰爭，尤其是對外的戰爭，是極不樂意，而竭力主張講和的。

主張講和的念頭盤桓在官僚的腦中，朝想和，夕想和，吃飯時想和，睡覺時想和，隨時隨地念念不忘和，則凡是足以阻止戰爭，妨礙戰爭的事事物物，沒有不想盡方法，利用作權威的條件，以圖達其即日停戰的目的。這樣一來，謊言一批一批的出來了，挑撥離間有機會了，漢奸產生了，一切反動陰謀，誣陷誅戮的慘案都發動了。只要能够破壞戰爭陣線，總是無所不用其極。古來的罷賢相，黜良將，殺忠臣，誅君子，活活把江山拱手讓人，幾乎每次亡國，都是如此的，有何話說！

現在，我們國家的命運是走上千鈞一髮的最後關頭了，各種亡國的條件差不多都具備了，一不當心，便會踏着前朝的覆轍，立刻可以亡的，我們唯一的希望領袖們此刻還沒有被包圍，還一樣的在本着過去陸軍對內對外所發表的許多議論，不斷的在指揮隊伍向敵人抵抗着。多數將領和全體士兵，都能够奉命殺敵，願效一死、

這或者還嗎救。至於民衆呢，乃是不消說，除百分之一黨塞心計的漢奸外，說不定連土匪都恨敵到骨，沒有一個不是準備與國共存亡的！

所以，這次我們國家的能否得免於亡，不是決於敵人的武器和兵力，而是決定在我們國內民衆的力量。民衆能一致起來打倒貪污官僚，剷除漢奸，國難得救，否則只有聽憑暴寇來滅亡完了！

—三一·三·一·會聲週報！

## 五、同學論

「同學」本是個極普通的名詞，意義至淺近而明顯，無何可論，無可論而論，總是還值得論。

人們都認爲同學是同師而學，或同校而學，學的無非是知識和技能而已，立身，處世，做人，做事之道而已；除此而外，別無可學，亦不必學。固然，這些是共同要緊的基本學問，是入門必由之徑，誰也不敢否認；不過，在這中間，我們還該分出先後本末和緩急輕重來，集中注意力到最基本而准一崇高的着眼點上去，才是同學的眞正要求和目的。

古人說：「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孔子教人，先「禮」「樂」而後「射」「御」「書」「數」，顯見「文藝」和「射、御、書、數」等學問全是末，而「器識」和「禮、樂」的修養才是本。有本才有末，「本立而道生。」各種末技莫非爲求達到目的時應用的工具罷了，正像西哲說的：「技藝是謀生的器具，可改變，亦可丟棄。」故眞正應求之學，並不是「噉飯」的工具。

人們若只爲「噉飯」而學，專爲「噉飯」而同來求學，則做工，種田，經商，儘噉得到飯，何必讀書？我們所以必要同來聚集一堂，同讀一種書，同受一種訓，當然是有更高的目的。這目的是什麼？簡言之如次：

一、同變成國家的新支柱、民族的新生命。

二、向負起救國救民的重任。

三、同爲國家和民族效死。

四、同做軍人魂和中華魂。

五、同化作世界的明燈、人類的救星。

同學能做到這幾點，達成這幾種任務，才不辜負當年師長教訓的苦心。

因此，人們在同學時，除努力用功各種學術外，更須注重個體品格，和羣體道德的修養，「誠」，四字是同學修養的金科玉律，不是具文。因爲不親，不體愛；不愛，不能親；不體誠，則親愛是假親愛；不親愛則精誠也是假精誠。故欲使親爲真親，愛爲真愛，精誠爲真精誠，必須平時：

(一) 多多接近，如兄如弟。

(二) 多多砥礪，如切如磋。

(三) 相規相勸，勉止于至善。

(四) 相助相諒，毋絲毫嫌怨。

同學時如此，分手以後如何？「東西南北同求學，分道揚鑿各逞能。」固是事實，「但親愛精誠」的心理和態度，還是一樣。置則，愈隔離，愈需要諒解；愈疏遠，愈需要親密；愈契闊，愈需要聯絡；愈分散，愈需要團結。這是維繫離別後的同學間感情的必要條件，不應忽視。

昔陳亮與朱元晦書云：「同牀各做夢，周公且不能爭得，何必一論到孔明哉？」話雖如此說，既是同學，別後各自努力，只可「分工」，不可不「合作」。可「異形」不可不「同質」。易經：「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揚子法言：「君子苟卿之于子思、孟軻，見同門而異戶也。」故同學間雖身居異地，執異業，却不應忘記當日同堂時甘苦相共之情；尤其在今日，大敵當前，不應忘却同是負有反抗壓迫的重大使命。詩經

上說：「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若于與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實是至理。

惟其如此，同學間即最需要「同心同德」；能同心同德，即能同聲同氣，同調同流。同心同德，是同一出發點；同聲同氣，是同一過程；同調同流是同一歸宿點。書經：「受有億兆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心和德能同一，即一人可當十人，乃至百千人；否則有若無，衆若寡，強若弱，何濟於事？樂府集有「同聲歌」，也說「同聲自相應，同心自相知」。易經有「同氣相求」之句，都主張交友之道不可缺此。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異代且可同調，何況同時的同學，豈有不能「同善」之理？朱子謂「同善爲交道中的上乘，亦即爲學者的鵠的。」人們每每「同流」即使「台污」，台污即使「同惡」，此乃大誤，亟應改正。

本諸同心同德的要旨，凡是同學即應始終合作到底，爲國奮鬥；不應各樹一幟，互相猜忌，排擠，甚至變成仇敵。舉幾個例以作鑒戒：

(一) 戰國時，孫臏和龐涓，同受兵法於鬼谷子；龐涓忌孫臏之能，設計肘去孫臏的足，後來龐涓爲魏將，率兵攻齊，孫爲齊威王餌，也設計擊敗了他，龐終於自刎而死。

(二) 秦時，李斯和韓非，並事荀卿，李斯也嫉忌韓非之才，向秦國進讒言，韓非竟仰藥而死，李斯則做了秦國丞相。

(三) 西漢初，張耳和陳餘，原是「刎頸交」，後來發生嫌隙，張耳歸附劉邦，和韓信共同擊破趙軍，殺死陳餘，受封做趙王。

(四) 東漢馮子陵少時和劉秀同學，劉登帝位後，議改姓易名，隱身不見；劉多方物色，命他做諫議大夫，始終不就，退居富春山，耕田釣魚以終老。

(五) 三國時，管甯和華歆，同席讀書，華歆心地卑鄙，羨慕勢利，管甯便和他割席絕交。華歆竟做了漢

奸，而管甯則隱居終身。

以上這幾對同學，他們的功業或品格，除華歆外，都未可厚非的，但彼此間交道的變壞，終嫌爲私的多，爲公的少。不是爭權奪利或鬥意氣，就是過於自愛而漠視了國家，未免美中不足！

認真論來，只要完全爲的是國和民，縱使同學變成仇敵，亦未始不可。譬如：中包胥和伍員，本是相得的知友，但一到了伍員爲父兄復仇而引兵滅楚時，包胥便去秦國乞師，復興楚國。又如：鮑叔和管仲，同事公子糾，桓公殺死公子糾，管仲幫兇，鮑以管多才，足治齊國，不特不責備，反荐他爲相，而只是自己對糾效忠。像這兩個例子，做同學的應當作榜樣。

至於「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以及「綉袍之贈」，「分金多與」等美德，該是同學間應有的交道，不須特別提出討論。

最要緊的是：同學該相交以「道」，相接以「義」，堅守共同的立場，鞏固共同的陣線。所以：

- 一、不可爲了意氣而互相譏毀。
  - 二、不可爲了利害而互相攻擊。
  - 三、不可爲了其他種種而互相陷害。
- 「親愛精神」，確是同學共同遵守的幹條。

——二·三·一五·閩保通訊——

## 六、論「宴會」應酬

昨日日本報載：閩省府頒訂取締公務員宴會辦法。新聞一則，閱後，深感該項措置的必要，在國家危難，物力維艱的時期，早該有所規定。

「七七」以來，社會上有一種矛盾現象，即宴會應酬風氣的盛行，比之戰前有過之無不及。

「應酬」，本是一種「禮節」的表示，不論它用金錢或任何物件作饋贈也罷，用酒席宴會也罷，總之是表達內心對於對方的一點誠意，不當非議的。在古代便有以宴會作為應酬的方式的：禮記載：「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三揖，三讓，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敬也。拜玉，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鬥辨矣；不鬥辨，則無暴亂之禍矣。」詩經上說：「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猗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由此可知設宴請客，不單是屬於禮之當然，無傷大雅，而且還含有消弭暴亂，維持和平的作用，至於互表情感，賓主盡歡，尙是餘事。

不過，現在社會上一般人士所風行的宴會，其本旨似有不同。他們往往大開筵席，大請其客，大嚼大吃，甚至伴以酣歌狂舞，繼以六博投壺；一席之費，數百金乃至數千金；一宴之久，數小時乃至終宵終日。一人如此，人人效尤，宴會便成了風氣，闖蕩即陷社會於頹廢。這實在是造「過」，並不是行「禮」。

倘使以飲宴表示禮節，則必須有下列原因之一，才不失於正道：一、迎送：親朋之間，送往迎來，古有定禮。所謂「祖餞」，「洗塵」，人情之常。二、慶賀：親故間如有可喜之事發生，即可舉觴慶賀，以示同樂。三、慰勞：如對方作了某事有益於社會，或有功于國家，即可以盛款待，表示欽敬。四、聯歡：或為聯絡各方情感，或為解除雙方誤會，才特定一個時間，共聚相見。五、酬謝：對方有德於我，或曾經款待過我，則必須予以還答，也是禮尚往來之義。除此以外，無名無目的宴會，都不是正經的應酬。

凡事都要「帥出有名」，若突如其來，或貿貿然設饌相招，究之酬應的儀禮，於義何居？若說是迎送吧，你我素昧平生，用不着，慶賀吧，無喜可慶，無事可賀；慰勞吧，根本無值得慰勞之點，即有之，你我也不是主體和對象；聯歡吧，彼此水米無交，毫不相關，無聯之必要，或非時非節，雖聯亦不歡；酬謝吧，無功何酬

？無德何謝？若向無來往，更用不到還答。

無緣無故而發動應酬，是酬者濫酬，應者濫應，濫應者有之，濫酬者必無此事，要不是合于前述的幾種常禮之一而宴客的，必然另有一種作用。這種人的心理和舉動，我們敢斷定他是不出于：（一）有所請求；（二）有所企圖；（三）有所試探；（四）有所要挾；（五）有所陰謀。歷史上：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是屬於企圖類；曹操置酒論英雄，爲的是試探；項羽的鴻門宴會，明明明白是陰謀不軌；春秋戰國時代的諸侯會盟，大半都帶有要挾性質。至于爲請託或要求而宴客的例子，更是舉不勝舉，到了現今的社會，幾乎成爲常事。

這些應酬者的心理（裏）既如此，所以那種宴會現象（表）的可怕和可鄙，便難以筆墨形容。欲取之，必先與之；欲聚之，必先散之；欲苦之，必先樂之；欲使之，必先事之；於是出席前的卑躬屈膝，席間的點點頭，媚，席後的脅肩諂笑，種種醜態，表演盡致。這是「有所請求」的宴會相。「舉箸成文章，顧頭寓計議」，餅餌作初，糖菓滿口。這是「有所企圖」的宴會相。談笑中寓審問，飲食間寄測驗，舉止失措，俯仰失宜。這是「有所試探」的宴會相。酒杯強項，咄咄逼人，拇讓等於圍攻，奉承便是應允。這是「有所要挾」的宴會相。最危險的是「有所陰謀」的宴會相：杯盤比如武器，肴饌全似毒藥，主人即寇仇，陪席即幫兇，疑陣滿室，旗鼓滿堂，稍一不慎，便被危害。這比之把客人當作娼妓、惡霸、或強盜、虎狼看待，還要可駭！

像這種種宴會，不是應酬，直是「陷阱」；不是請人吃甜頭，乃是請人吃苦頭；進得去，出不來，吃得進，吐不出，真所謂進退兩難，啼笑皆非，當今的無名應酬，什九如此！

究竟怎樣的宴客，才是正道？我們認爲：就地位或身份言：惟尊可請卑，卑不請尊，前者是「惠」，即「禮」；後者是「詔」，即「非禮」。並輩或同等地位者可雙方互請，單方不獨請。前者是「愛」，即「禮」；後者是「媚」，即「非禮」。這是第一義。就目的言：可告人的應酬是禮，可應酬；否則，即非禮，不可應酬。可告人而必須應酬的，才應酬，是禮，否則即非禮，不當應酬。這是第二義。所以在「不可」和「不必」的

情境中而免強應酬，主動者便變成無人格，被動者更無人格；主人既自喪其格，還要喪人之格；客人被人喪格，也喪了別人的格。不當請而請，等於侮辱人，固屬失禮；不當受請而受請，即等於甘受侮辱，也是失體。失禮者害人自害，失體者害於人亦害人。我故曰：無意義的浪費，可惜；用機心的揮霍，可惡；不知覺的被請，是「愚蠢」；已會意而赴宴，是「嬰養」；只有主有「體」，賓有「體」的應酬是正常的，餘皆是罪惡，是不應該。

談到社會上有幾種人，對於私人之間，似乎絕對不當應酬的，第一是司法界人士，尤其法官一類人員，為維持法紀的尊嚴，使斷律允當，冤獄不反，平日即不應和外界多所接觸，免得執法不公。第二是督察人員，凡是負有監督、偵察、查考等責任的，都該依憑中央法令，潔身自愛，免得稽核不公。第三是考試人員，賢選任能，量材錄用，權衡全緊在考選人材的負責者，如果對外界結交過多，毫不回避，考試時即難免甄選不公。第四是新聞界人士，如評論、採訪或撰當地新聞的記者，最好少和社會上有地位有勢力者（尤其豪紳資本家和辦理經濟事業的人員）來往，更不當互相應酬，免得紀述不公。

以上各種人員，對於交際之道，若稍不留意，即會上人之當而不自覺。雖親戚族誼宴請，亦以設法婉辭為妥。若對於泛泛之交，甚至無一顧之緣的陌生人，更應疏焉，談不上情誼，不妨毅然謝絕。這真是就私人的正式應酬而言的。至于無關或間諷的公共宴會，如公宴、招待會、茶話會等等，參加的有各界人士，當然可以出席，不必規避。

總之，宴會的應酬，只可於不得已時，為一舉行之舉，絕不可濫。舉行時且必須循着正道，合乎禮節，才可告無愧於人。古聖人說：「主人者，尊賓；賓者，接人以「禮」；主人者，接人以「仁」者也。」又說：「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先禮而後財也，則民皆敬讓而不爭矣。」再說：「飲酒之禮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

：知其能安樂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禮是而無遺，安樂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應酬之有關於風教和政治如此，不當忽視。

現在，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不瀆不調，以道饗代酒饌，以永久的和好，代暫時的歡樂，以真正的精誠團結，代虛偽的表而聚會，庶幾可免除許多麻煩，節省許多靡費，增加許多抗戰力量。若不得已必須宴會應酬，則亦應依中央和省府先後所規定的新生活宴會辦法，力求「節約」。什麼烟酒都不要，西餐更用不着（宴外賓自然是例外）。又如所謂「茶點」也者，除非僅用一碟花生一盆瓜子，餘外都非十數元數十元莫辦。若稍加豐厚，也可化到百數十元乃至數百元，因為水菓和中西點，沒有一物不貴的。至于幾茶幾湯的規定，似乎欠確確；鯉魚、鳧筋可做茶，燕窩、銀耳也可做湯，試問：這價值幾多？若每盞皆在數十元之譜，則不必說「七菜一湯」，價值不貲，即「二菜三湯」也同樣駭人。所以論菜的數量而不論質量，固不甚妥，即論質量，而不論價值，還是不妥。

所以我們的主張是：最好不應酬，否則，普應任何宴會，實以改用白開水代茶點，用蔬茶便飯代山珍海錯，較為適宜。禮貌云乎哉！應酬云乎哉！如是即可矣。

一三一·五·二八·南方日報

## 七、如此新聞記者！

藏在心頭有好幾年想說而不願說，不敢說，也無暇說的這個本身問題，到今天才被謝浦生先生在東南筆壇上說了出來，我連忙張開兩隻凹陷而疲倦無力的眼睛，一口氣給他那篇文章讀完，覺得句句都是實情實理的由衷之言。

謝先生一定也是個中人吧，否則何以會知道這般清楚，體貼到這樣入微？

不過，謝光生所說的，僅僅只是衰老這一點，其實新聞記者的吃虧處，豈止這點而已呢？

的確，新聞從業員哪裏是人做的？內外勤哪裏是人幹的事？不說別的，單說日常的生活吧，吃不飽，穿不暖，住不安，走不成，這話怎樣說？試想僅僅三四百元的勞力代價，此外什麼都沒有，吃了，沒得用，用了，沒得穿；對付了自己，對付不了朋友，養活不了自己，養活不了家庭，於是祇得天天吃稀飯，點白鹽，連青菜豆腐也少到嘴，而且四餐減作三餐（減去早晨或夜半的點心一頓）三餐減作兩餐，甚至兩餐也有不繼的，還不是吃不飽而什麼？

穿的問題，在過去尚可馬虎解決，現在則絕對沒有辦法，數十元一尺的粗布尚買不起，精細點的布料，更談不到。祇將舊的改了穿，穿了改，補上又補，補到比貧僧窮道的「百衲衣」還不如時，還不捨得丟棄，昔人說腳踏乾坤，屁股坐八卦，身背渾天儀，兩臂貼遍陰陽太極圖，今日的新聞從業員便變成了神怪小說中的人物。這不是穿不好是什麼？

住，不是沒有地方，所謂不安，乃是在當睡的時間不睡，在不當睡的時間睡，尤其是觀新聞的，總是要在夜間工作，或一更兩更起牀，或半夜三更起身，打起疲憊不堪的精神，一直幹到天亮，才回床上再睡；但是白天體不能四週無聲讓你定心定意的入睡？一忽兒裏稿子的工友來了，一忽兒客人到了，一忽兒公家來催辦什麼，一忽兒警報響了，一天到晚，一晚到天亮，把寶貴的光陰和精力零零碎碎的浪費了，工作既不成，睡也睡不穩，這不是住不安是什麼？

抗戰前，大小報館尚備有一二輛自行車，可給記者用以代步，現在談何容易？內勤有事時固然要步行，外勤採新聞時，何嘗不是步行？平時還不要緊，若碰到有急要新聞待採的時候，外勤的兩條飛毛腿，也只得上路，上掙扎，任你一天跑到晚，實在疲軟極了，也不由你不再使勁兒，縱使在雨打風吹，霜重霧濃，或烈日當空，炎暑逼人，或夜深人靜，鬼哭神號的時候，都得往返奔走，頭暈跌仆，有所不辭。這不是走不成而什麼？

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的苦楚，是貧弱國家中的國民應受的本分，尤其抗戰時代，人人都該吃苦，這都不在話下，最傷心的是：賣了力，不討好，絞了腦，暗煩惱，例如：偶然收錯或譯錯了幾個字，本來應該得人們原諒的，却沒有一個人肯原諒。採來的新聞本來是不錯的，若本着有聞必錄的原則做法，只要稍有干涉到人事的便要受有關方面的指責；我外動請問哩，來函更正哩，暗中毀謗誣陷哩，無所不有。若對於一個問題加以評論時，只要你的理論含有真理，或筆鋒稍微銳利一點，差不多十之六七都是要出父子的。被評論的對方，不是對你熱諷冷潮，便是給你造謠中傷，不是說你有作用，便是指你有背景，不是認為思想有問題，便是乾脆的加以反動的罪名。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工作，請問還有什麼好結果可得？不用說是爲了種種困難，報章的本身無法辦好，即使真的辦得不錯，也很少明眼人肯說你一聲好的。稍一不慎，便要被「捉將官裏去」，甚至有「斷送老頭皮」的危險！

只有一種辦法，可以得到有力者的幫助或同情的，就是：專是說他們好，替他們吹，給他們捧場，專登光明面，掠去黑暗面，這樣，他們才樂於接見，你對才不討厭。否則，記者採訪新聞，有如上朝見皇上，十殿見關主，其艱難苦惱的情形，實不願以筆墨形容。

如此說來，新聞從業員所得的是什麼？名乎？利乎？權乎？勢乎？物質既無所得，精神更感痛苦，老實的簡單說一句：我們的生活是妓女不如，乞丐不若的生活，是牛馬的生活，鬼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妓女磨付了一夜，精神上還得到愉快，還有人愛她，戀她，對她留情，她多少總有點安慰。我們苦了一夜，愉快在那裏？得誰愛？得誰戀？得什麼安慰？坐在工作室中，蓬頭垢面，活像夜叉；愁眉苦臉，恰同囚犯；工作完後，無家的回到房中，一燈如豆，形影相對，長吁短歎，倒在牀上，無人理睬。有家的回到家去，敲門打壁，妻孥子怨。跌腳絆手，驚鄰吵舍。愛情本濃的也淡了，本是有人愛的，也無人愛了，這種苦況，誰能領略？除了同行以外。

有了這種種的苦痛而了作還是不能不做，做了一夜的工作，等於做了兩天三天，這便像「鑿斧伐枯槁」，不由你不瘦，不由你不病，不由你不折福天壽，不由你不斷種絕嗣了！試看新聞界中，真正富內外勤的人，那一個不是面黃肌瘦，鬱鬱不樂的？有幾個是腹便面團團的胖子？有幾個活到五十歲以上的？有幾個兒女滿前的？有幾個衣冠楚楚，油頭滑臉的？有幾個挺胸直肚，神氣活現，自以為是天之驕子的？說什麼「自由職業」？說什麼「無冕之皇」？更說什麼「民衆喉舌」、「與商權威」？這不是有權者的奴隸，有勢者的應聲蟲？否則，便是正義的犧牲者，人道的骷髏，渾渾噩噩的大衆的代死鬼？呵！真正的新聞記者呀！可以休矣！革命的

新聞記者呵！可以去矣！

有人問：新聞從業員！尤其是記者！的生活既如此痛苦，理該得到社會人士和政府當局的諒解或援助，何以一向很少聽見有人表過同情的？

這問題很簡單，幾句話可以答覆清楚：凡是人，都是喜歡聽好的評論的，不喜歡聽壞的批評的；捧場人愛，倒采人人憎；隱惡揚善本是中國老祖宗傳統的美德，於是乎歌功頌德，粉飾昇平，便成了人生哲學中處世立身的法寶。假使有人違反了這個原則，便很少受人嫉忌，痛恨和攻擊。新聞記者偏偏十之七八都是硬骨頭，真氣節的，一向不肯向人低頭，尤其不肯向有權勢，有地位的支配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人們說好話。他們如做了有背正義人道的專，記者便很客氣的向他們勸諷，規勸之，聽，便要不容氣的予以抨擊。這樣一來，所有他們的秘密，都被記者看透了，戳穿了，揭發了，怎得不恨記者刺骨？至少限度，對記者也總不會滿意的。而況他們都有一大批親朋戚故和徒子徒孫，那一個不替他們說話，誰不想代他們磨拳擦掌，表示效忠？在這種所謂「一替人教之，衆齊人咏之」的環境當中，記者不被排擠出報社，驅逐出人間，都算是千幸萬幸了，還想人家來說聲好麼？所以記者的得不到有力者的幫助乃是理之當然，勢所必然的，何足怪？何足怪？

大家記得麼？某某主筆被陷害了，某某編輯被暗殺了，某某訪員失蹤了，某某坐了牢，某某……了，這些

那些冤枉的無妄之災，那一件不是由於平日得罪了人家之故？因此，一大批決心不堅定，胆量較小的記者便俯首的俯首了，屈膝的屈膝了，妥協的妥協了，投降的投降了。當今一班落了水的記者，投到了敵偽的懷中去求生，圖舒服的，何嘗不是爲着受不起重重壓迫和刺激而失了節？這班傢伙固然是自己欠爭氣，沒出息，打錯了念頭，但是社會和政府多少也是要負幾分相當責任的。因爲「狗急跳牆」，「逼牆犬咬人」，也是情理之常，假使社會和政府對他們原諒，好好的替他們解決困難，和顏悅色的規勸他們，幫助他們，引導他們，使他們站穩崗位，不想什麼，那他們也是重感情更重理智的人，並非不可教的禽獸，何至於挺而走險，甘自暴棄？他們固可以不要名，獨不要命？可以不顧家庭，獨不顧自身？等到他們自身的生命都不顧了，願意犧牲一切，離開我們，足證其憤憤不平之氣，到了何種程度！水滸傳中的一百零八個好漢，若非當時的黑暗社會和腐敗政治壓迫得他們透不過氣來，何以會一個個都去做綠林豪傑？所以俗語道：「被逼上梁山，不得已也，非心願也。」懂得這層道理，我們對待新聞記者，便該特別原諒，不可過於歧視，尤其不當怨恨對他們。原諒的不是別的，就是：他們的職務原是如此：應該站在「公」的和「理」的立場說話，本無所愛憎恩仇於其間。

現在，中央方面，對於記者，特准緩服軍役，這就是政府另眼相看的表示。我們還希望政府對於政府機關所辦的報社、刊社的記者，能以待公務員的待遇待他們，第一步把他們的物質生活的困難解決掉，次之就要予他們以法律上的各種保障，給他們以各種相當的自由，並訂定工作考績辦法，每半年或一年考核一次，分別給獎或調濟工作，使他們各得一個有希望的前途，鼓勵他們服務的精神，堅定他們工作的信心。至於私人創辦的報社刊社，政府該同樣的要如此對待他們，社會人士更應竭盡量的協助他們，虛心接受他們的指正和領導。然後整個社會才會變成一個和樂的、熱情的社會，國家才會成爲一個有力量，有辦法，有希望的國家。

莫少看新聞記者！莫欺侮新聞記者！他們是社會治亂的引線人，是國家安危的定力。

## 八、賭徒、貪污、漢奸「三位一體」論

賭徒、貪官污吏和漢奸，是國家和民族的三大害。這三害雖屬三種東西，其實是一種東西的三種變相，三而一，一而三的，可說是「三位一體」。

何以說這三害是三位一體？試看：

第一、三害的性態是相同的：「奸詐」、「陰險」、「貪婪」、「卑鄙」，是三害的四大共通性。

賭徒想方設法，要贏別人的錢（奸詐）；贏不得或輸錢時，即用惡毒手段（陰險）；見錢貪得無厭，多多益善（貪婪）；但求有牌可打，即不管一切（卑鄙）；這是賭徒的性態。貪污則「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裝腔作勢，滿臉虛偽（奸詐）；口蜜腹劍，毒蘊蠱毒，敲劍陷害，防不勝防（陰險）；愛錢若命，慾壑難填，削脂及髓，水無止境（貪婪）；形同媚妓，工於吹拍，吮癰吸痔，無所不為（卑鄙）；這是污貪的性態。漢奸呢？便佞溫柔，鬼鬼祟祟（奸詐）；貌為忠勇而居心叵測（陰險）；得隲望錫，野心勃勃（貪婪）；對敵則搖尾乞憐，甘為臣僕（卑鄙）；這是漢奸的性態。

奸詐無「禮」，陰險無「義」，貪婪無「廉」，卑鄙無「恥」；無禮，無義，無廉，無恥，四大特性，三害共通，不多一個，不少一件，數觀止矣！

第二、三害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也是相同的：出發點是「私」，歸宿點是「私」。

賭博專顧自己，不顧別人，是不是「為私」？貪污只知為己打算，不恤民衆痛苦，是不是「為私」？漢奸賣國求榮，只圖「已舒服」，雖丟了父母妻子，也有所不惜，是不是「為私」？這三種東西，全為著「佔有」，為著「支配」，為著「享樂」，便造成絕對的自私自利和己主觀，共同奠下了「私」的基礎。

惟其想把一切佔為己有，不許他人分有，想把一切歸自己支配，不讓他人共同支配，想把一切用作獨享獨

樂，不願他人同享同樂，這便要走上「亂」的一途：小則亂一家，大則亂天下，社會所以不安，國家所以不治，民族所以不强，無一不是由於三害爲亂之故。

第三、三害爲亂的演進也是同樣的：當初同是敷衍客氣，四方討好，八面玲瓏，這是亂的伏脈。一旦機會來時，便開始獨心鬥角，爾詐我虞，時刻運用手段，處處隱藏惡毒，這是亂的序幕。到了進行劇烈，或所謀未遂時，即卸下假面具，拿出真心腸，挑撥離間，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這是亂的發展。萬一詭計得售，或計劃失敗：則不是得意忘形，聲勢煥赫，窮兇極惡，變不加厲；便是由惱羞成怒，而喪心病狂，而狗急跳牆，又毒又辣，不堪想像，這是亂的極致！

至於三害的敗壞家庭，影響風俗，擾亂女甯，毀滅法紀，損耗國力，剝喪氣節，都是罪在不赦。

第四、三害有一個連環性：因這個連環性，發生循環作田，互爲因果，錯綜複雜，推陳出新，其方式也有三個：

(一) 由賭徒而變爲貪污，由貪污而變爲漢奸；因賭博必然輸錢，不斷輸，一擲千金，十擲萬金，無日無夜，擲至無可再擲時，惟一的填補辦法，只有貪污。然而，貪污是犯法的，小貪污或無人注意，大貪污必有人告發；偶一爲之，或不致破露，若一而再，再而三，勢必罹禍。於是設計脫逃，只有做漢奸的一條路。

(二) 由貪污而變爲漢奸，由漢奸而變爲賭徒；貪官污吏，什九都是狼心狗肺，根本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但求有官可升，有財可發，縱使出賣祖宗也是愿意。故稍有勾引，即成漢奸買賣。既當了漢奸，當然首先需要應酬，賭博便是交際場中的見面禮，不由不先「賭」爲快。

(三) 由漢奸而變爲賭徒，由賭徒而變爲貪污；許多漢奸本不知賭，但做了漢奸以後，有了銅臭，即要搭架子，討好敵人，表示闊綽，必然要學賭，而且要大賭特賭。一面賭，一面貪污，何況有敵人撐腰，不妨盡情

搜刮，什麼民命和法律，都不必恤，不必顧了。

總之：沒有賭博而不貪污的，也沒有貪污而不具漢奸資格的。賭博如不貪污，請問錢何自來？自天而降乎？自地而長乎？自家中取出乎？自妻女操皮肉生涯換來乎？不然，即自做奸商所得，自走私所得，自囤積居奇所得；賭徒們：請有以語我來！貪污如不當漢奸，則必時機未至，或力不從心，或阻小如鼠，或有其他顧慮；不然，必是資格欠够，或當小漢奸有餘，當大漢奸不足，高不成，低不就，因此擱淺。是不是？

邏輯點說：三害若沒有這個連環性做脈絡，而只是單獨的工作，則其所起的作用必不大，力量也必不厚。它必須是總合的，不可分的，即：必須是存有貪污心理和漢奸根性的賭博，才會變成正的賭博。必須是存有賭博意識和漢奸根性的貪污，才會變成真正的貪污。必須是存有賭博意識和貪污心理的漢奸，才會變成真正的漢奸。三害必須密切的聯繫起來，才得成爲其惡無極，其毒無窮，其醜無比，其罪無外的亡國滅種亂天下的天字第一號大害。

具備了以上四個共同條件，這三種大害，才有資格組合成「三位一體」。

這是我要特別提出賭博來說的：賭博在常人看來，幾乎十之七八，都認爲無關宏旨，逢場作戲，消遣消遣，何妨？而不知一次二次出於消遣，三次四次即不應再以之當作消遣，偶一爲之，尚無不可，一再表演，終非好事。因「習慣成自然」，久而久之，即非此不樂！何況以贏錢爲目的，根本不是消遣。若以此爲應酬，便種下了貪污和漢奸的種子，無形中變成了國家民族的罪人：凡事「勿以惡小而爲之」，須知大惡即由小惡所積成，星星之火，烏可忽視？

中國不幸，歷代都有這三害在作祟：無論在城市、鄉村、各職業、各階層的民衆中間，很多都和三害接近其弊將不可勝言：近賂的即是「賭民」，近貪的，定是「貪民」，近好的很少不是「奸民」。賭民必變爲賭徒，貪民易變爲貪污，奸民自然要變爲漢奸。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幾種民，可說全是「劣民」，

書已還要賣國！

民衆們若不自甘棄棄，不忘自非薄，則在目前困難當頭，固不容緩的生死關頭，誰能該速起除諸，除貪，除奸，以盡國民和人類的天職，才是真正的爲國家民族和世界人類謀福利。

在政府方面，亦應知抗敵和除貪並重，容奢即等於容游，縱奢即是縱敵。容賄，敗國；容貪，亂國；容奸，亡國。縱賄，必使政治變爲賭博政治，縱奸，不用說會使政治變爲法奸政治。政治如此，軍事、經濟、文化、教育種種，自然同樣的也將漸漸的變成賭博的，貪污的，漢奸的了。若不幸而果至於此，則皆國害民的前途，不堪設想！

我們相信革命的賢明政府，對於這三位一體的三大害，在短時期內，必能嚴頒禁令，痛下決心，本着「除惡務盡」之旨，予以徹頭徹尾的禁絕，務使匪徒絕跡於野，貪污絕跡於朝，漢奸絕跡於國。如有再犯的即應砍其頭，誅其家，赤其族，以爲天下萬世戒！然後可以繼續抗戰，從事建國。否則，一切皆將落空，縱使抗到百年，也必建不起國來。何則？舍本逐末，「緣木求魚」，徒勞無功，可以斷言。願政府和同胞們其猛省之，其速起圖之！

一三二·六·一五·一

## 九、漫談革命

中國是革命的國家，中國的政體是革命政體，這是由于中國的實是革命的實，公務員是革命的公務員，紳士是革命的紳士之故。

從何處見得？請看：

多少人的嘴巴，說得頭頭是道，口口聲聲不離革命；多少人的文章，寫得鞭辟入裏，篇篇不離革命；辯起

公文來，官腔盡打，盡是寫的平命，開起會議來，提出議案，也定露的革命，呼的口號，句句驚心動魄，當然是革命的；貼的標語，條條至理名言，不用說是革命了。什麼會、什麼社、什麼團、什麼隊，或全什麼商店、劇場，都冠以抗戰建國等等名詞，這名詞和招牌上也可以看出革命來。計劃擬的有條有理，詳詳細細；態度擺的莊嚴鄭重，儼乎不可犯；誰敢說它不是革命的？敢評他是不革命的？且名望的，有身份的，多半是革命分子，肯出錢捐作公用的，更有被戴上革命高帽的資格；至于官大祿厚，地位崇高的人，尤其是有領導革命的特權；甚至于換穿了布衣，改束了腰反帶，也就是革命的精神了。革命，革命，幾乎無處無革命，無時無革命，無人非革命，無物非革命！

于是乎貪污革命了，土劣革命了，強盜革命了，漢奸革命了，流氓、拆白、小偷教化子，無不在談革命；太太，奶奶，公子，小婦，連到她們的學夫，老媽，都高談闊論起革命來，差不多把豬狗牛羊雞鴨也都變成了革命家畜，豈非真大之至？莫怪鴉片煙鬼癡癡在床上，抽着大煙訂制革命；賭徒嫖客，公然出入賭場，抱着女人，大搖大擺的表示爲革命而做的。奸商的囤積活畜，有權有勢的不斷走私，更是師出有名，有恃無恐；會計、庶務、稅收以及買辦階級等人員的移挪公款，遂什一之利的偷雞摸狗，還算是過於苦心孤詣，斂費心機了！革命，革命，幾乎無處無革命，無時無革命，無人非革命，無物非革命！

至於中國人的模仿性呢，也是不落人後的，外國用什麼制度，中國也採取什麼制度，外國有什麼組織，中國也成立什麼組織；外國取銷某項工作，中國也立即取銷；外國改變了辦法，中國也跟着改變；外國之所是，中國也是之，外國之所非，中國也非之；外國哭，中國也哭；外國笑，中國也笑；這叫做取人之長，舍己之短，革命不妨變化，革命不擇手段。所以中央畫一蛇，地方便添一足；中央睡一床，地方且加一屋；上級喊一聲，下級應十聲；上級眨眨眼，下級便手足無措，屁滾尿流；這叫做「努力奉公」，「奉命惟謹」，「上行下效」，「下必有甚焉者」。此種革命精神，若和「天皇聖明，臣罪當誅」的封建時代的作風比較起來，也

許有過之無不及，配稱得革命風氣。革命，革命，幾乎無處無革命，無時無革命，無人非革命，無物非革命！

由此以觀：革命方法之多如彼，革命人物之衆如此，可謂集革命之大成，極革命之大觀，整個中國確已被革命空氣所籠罩，緊緊包圍，無論任何一方，都足做全世界革命的表率。是則中國的人民，雖想不革命，也勢有所不能；若想反革命，更是等於痴人說夢，難於上青天了。惟其如此，中國的民衆個個都變成了「革命者」，也不知誰是被革命者。大概被革命者，只有日本帝國主義者，國內則再也找不出半個了，有之一定是在天之上，地之下，高不可攀，深不可及，所以索性不去追究了吧！不然，何以敗軍之將不殺？叛黨之徒不誅？誤國者居要津？殃民者逍遙法外？貪污數百萬數千萬者，反得陞官？不崇朝而失地數千里數萬里者，坦然無事？而獨于小民之盜一牛，鬪一馬者，則斤斤較量，罪不容誅？國法之云何？軍紀之云何？革命，革命，豈有此理！

我們常以爲革命的重心，必不脫一個「真理」，誰知事實竟大謬不然，只要有辦法，有手段，能八面玲瓏，四方討好，對上能拍，對下能拍，投得到機會，站得上地位，便嘴巴革命也好，文章革命也好，口號革命也好，標語革命也好；公文革命，會議革命，名義革命，招牌革命，無所不好；何況計劃革命，誰都認爲難能；態度革命，個個望之生畏；名望革命，身份革命，遠近聞之起敬；有金錢和地位的，不革命也革命了呢？此真所謂革命隨時可做，隨處可做，祇是所採的方法不同，巧妙各異罷了，什麼真理不真理？

太戈爾說：「我要革命，革命就在方寸之間；我不要革命，革命就遠在千里之外。」革命不革命，只有自己可完全作主，他人縱有大大魔力，迫我進行，也是枉然。所以「真理」祇是革命的幌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它沒有絕對的真實性。

若說真理一定存在人間，則何以擾亂世界和平，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希特勒也打起革命的大旗？墨索里尼和佛郎哥都自號爲革命者？希特勒等的吃人暴行，如果都配稱革命，則豺狼虎豹毒蛇惡狗都是革命健將了，無怪全世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永遠翻不過身子，抬不起頭來，這中間還存有真理沒有？是否真理在起作用？禍文當

他的「法郎其」自由邦實驗失敗以後，長歎一口氣道：「我現在才知道真理是假的，革命更是虛偽，只有暴力才是人類所需要的。」這幾句話可說是「一語破的」，揭穿了人類的偽善的假面具。從此可知真正的革命是蠢事，真正的革命者是蠢才，只有蠢才才做蠢事，聰明人是絕對不幹的。聰明人只要當時投一下機，假裝作革命者，演起說來，聲淚俱下，寫起文章來，洋洋灑灑，顯一顯走江湖賣藥者的本領，就不妨滿口仁義道德，滿肚男盜女娼，就要坐下來享受現成福，什麼民衆的痛苦，國家的幸福，全不是他們的事。過去的什麼革命先烈，全是一班「傻瓜」，可憐又可笑！我故曰：革之者衆，命活者寡，少數惡魔分割天下，則天下太平矣，我輩蠢東西，祇有等待作犧牲品而已，何必競使蠢勁，自添煩惱？

尤可笑的是一班血氣方剛，不懂「世故」的青年，和少數心直口快，「滿肚皮不合時宜」的書獃，不知世界有「翻雲覆雨」的變幻，更不知社會上有重重黑幕，認為人性是善的，可以設法逐漸改造的，因此苦口婆心，殷殷勸導，結果「舌弊唇焦、不見成功」，而焦頭爛額者反爲上客，害了自己，還得罪他人，此所謂：其志可嘉，其情可原，其愚不可及！於是乎革命的自革命，不革命的還是不革命，假革命和反革命的更是變本加厲，群無忌憚，誰肯評他一句不是，誰敢用法紀去治他？嗚呼！國事之敗壞，良有以也，民氣之銷沉，豈徒然哉！

當今抗戰至於最嚴重的階段，國家民族的生存，已瀕於千鈞一髮的關頭，軍政最高當局，若仍一味息姑不加療彰，內任鬪茸之流，泄泄沓沓，視若無睹；外任貪污之輩，爲非作歹，聽若無聞；則國尙成其爲國，政尙成其爲政麼？則縱使軍事節節勝利，失地完全收復，而癘潰毒發，戰後的國事仍將不堪設想。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願賢明的當局，乘旋乾轉坤，雷霆萬鈞之力，行凜若秋霜，嚴于斧鑕之威，對所有不革命、假革命和反革命者，出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澈底予以肅清，這樣才可談抗戰，才能一致對外，才得操必勝之券。否則，魑魅魍魎都將大做其國難官，大發其國難財，個個坐擁百萬，彈冠相慶，惟恐天下之不亂，誰復以

國亡種滅爲愛呢？

剛直之言，明知不中人聽，奈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此心未死，盡其在我而已！

一三三·三·三·一

## 一〇、八年來的檢討

中華民國到了目前這種田地，我們做國民的，實在無生之樂，有死之願，再不想說什麼話了！可是，環顧國際環境，念到悠久歷史，覺得還有一線的生存希望，不可不自己加以檢討，力圖掙扎，以求復興。

我們常常總是這麼在想：無論什麼事情，都要先問自己：自己怎樣？自己有優點麼？有缺點麼？有錯處麼？錯在哪裏？自己不行麼？不行的是什麼？不要一味認爲自己是好的，別人都是不好的；自己並沒有不對，不對都在別人。假使一個個都坐井觀天，夜郎自大，那我們敢斷定必無成功希望。所以「禹聞善言則拜」，「子路聞過則喜」。聖人所以成爲聖人，賢人所以無愧爲賢人，原因無他，「虛心」罷了。

我們的國家，爲什麼革命革了三十多年，還是沒有成功？還要被人欺侮？這當然也是自己有缺點，自己不過錯，自己不行之故。否則，地非不廣，人非不衆，物非不多，何以會受一切不如我們遠甚的日本所侵略？

過去的一切，我們都不願去議論了，單就這抗戰以來的八九年說，實在太不成話了！簡統點說：官不像官，民不儆民，有官皆貪，無吏不污，有紳皆劣，無商不好；社會烏烟瘴氣，政治赤黑一團。整個國家百孔千瘡，全體國民的心理，十分之九都患了散漫，動蕩，紊亂，萎靡，矛盾，顛倒，反常，不長進，沒有一件不是足致國家於死地的。隨便舉出幾件看看，是不是如此？

一、教育是立國的百年大計，何等重要？一切事業都建築在教育上面，教育不好，一切完了。請看我們的各種教育怎樣？哪一種是合到戰爭的要求的？哪一點和平時不同？墨守舊法，一成不變；制度還是以前的制

度，課程還是向樣的課程，教法還是老教法，規模也還是老規模。學的固然不會認真的學，教的有多少認真的教？教的是一套，用的又是一套，學得來的不能用，需要用的，偏未曾學。臨時需要，臨時去學，粗製濫造，一知半解，結果成功不足，破壞有餘。近數年來，更不成話：學校商店化，學分商品化，校長商人化，學生顧主化，學潮到處都有，斯文掃地淨盡！一切顯現出不合理，不切實，加上不普及，不公平，簡直等於未教未育，無教無育，還誇什麼「抗戰教育」？吹什麼「教育救國」？

二、政治是國民的日常生活所寄託，政治辦得好，國民便得安居樂業，辦得不好，便一日也過不活。試看這幾年來的政治：吏治是否澄清？法治有無做到？苛捐雜稅取銷完了沒有？弊絕風清，幾省會見？還不是瞞上騙下，勾結成風，橫征暴斂，花樣百出？又不是彼此應循，敷衍塞責？所謂綜覈名實，實則絲而不覈。所謂選賢與能，選的是誰？與的是誰？滿朝紫貴，賢能的究有多少？是不是蟬聯幾任不走的就是賢者？十年八年乃至十多年不換的都是能者？若以我們這種政治作風和歐美各國比較一下，真不知何地自容？若和戰時的敵國——日本相對照，求好之心之如何？只要有益於國家，人事和制度不惜一週一更動，一月一改變。莫怪它的進步，日異而月不全，莫怪它能攻打我國。所以政制的刻板，人事的僵化，不是表示穩定上軌道，乃是表明衰老欲死，庸碌無能！

三、財政是國家的命脈，國民的血液，財政紊亂了，國家還哪有弭亂之道？國民哪有不亂之理？若不幸而瀕於山窮水盡，專以借債度日，則國之亡，民之不死，亦幾希矣！試看我們的財政怎樣？大部份是發通貨，小部份是借外債，通貨膨脹，便影響到物價上漲；外債增加，自然是連累到國民的負擔。於是乎東捐西稅，直剝橫削；於是乎物資缺乏了，金融變動了，黃金不斷的高升，米穀跟着變成珠玉。於是乎外國銀行增產了，本國資源枯竭了！紙幣不將變爲上次戰後德國的馬克，怕無天理吧！但，理財的專家到哪裏去了？經濟政策、財政政策爲何不實施？莫非這就是實施的結果，就是戰時的財政？老實說：只有不斷的消耗，相互的中飽，而不

想法開源，計劃節流，不制止漏卮，阻遏兼併，則不出三年五載之後，國庫非空虛，財政非破產不可！

四、交通猶之乎人身的脈絡，不可一處有障礙，更不可一天阻塞。第一需要密佈，第二需要暢通，第三需要靈敏，第四需要穩妥。在平時尚應如此，在戰時更應加強。試看我們的戰時交通有沒有合到這幾條條件？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中，計劃得何等週密？鐵路應架多少條，現在究有幾條？河流應開多少條，現在湮了幾條？不特沒有增添，倒反減少了，不特沒有開通，反而淤塞了。公路東一段，西一節，高低不平，塌壞不修；省道和縣道尚未修築，鄉村道更不要說！電報有錢無電，有電不通，有通不報。往往一件電訊的傳達，比之郵遞還要遲緩。郵件則積壓遺失，經年累月不見踪影，更是常事！交通的工具呢，用扁担步行代舟車，用手車代汽車、火車，用帆船，篷船代汽船；日行五六十里，甚至二三十里，毫不着急。而且有錢買不到票，有貨裝不上車。因此車站，碼頭，大市，小鎮，到處人集如蟻，貨堆如山，莫不嗟歎「無路可走」，「行不得也」之苦！

五、社會的風氣，壞到無可再壞，驕奢，淫佚，萎靡，零亂，奸邪詭詐，投機取巧，囤積居奇，走私盜竊，壓迫凌虐，強搶豪奪，是非顛倒，暗無天日！一切的不良習慣和風尚，全是一班有權有勢有產的有閒階級爲厲之階，一切的始作俑者全是這種敗類。溫飽不足的小百姓們無知無識，既無分文，又無寸鐵，有何力量可使好不變壞，壞能變好？他們呻吟於淫威之下，有力的小敢不出力，有錢的不敢不出錢，但求籠討得到貪污土劣們的好，得一日之安，便什麼話都不敢說」。尤其抗戰以後，貪污土劣們動不動即用抽丁和派捐的手段，壓得小民們呼冤無門。而他們自己則營私舞弊，無惡不作。貪污連絡土劣土劣連絡盜匪，上下勾結，表裏爲奸，昏天黑地，一言難盡！新生活新在何處？民族正氣正在哪裏？

此外如實業的不開發，農產的不增加，工業的不振興，商業的不興盛，文化不展，衛生不講，人口不繁，災害不救，在在都足使國家趨於艱困，使抗戰難期勝利。

政府富們！應該作退卻討自的獻納，設法補救，果爾雖失，桑榆可收；半雖已亡，半猶該卹。對心

已同胞所貢獻的善意，應該採取，所擔責的不是，應該承認。「集衆思，廣衆益。」我相信好勝之心，誰都知  
我，決不至因我言之直而加之罪吧！

一三四·六·二〇·一

骨

什

一五五·

## 第四編 骨 髓

### 一、送六件薄禮

我是本所的一個伙頭兵，兼做內傳達工作。

當日，三百位小英雄入所的時候，我奉主人命令，一個個招接他們進來——除却從粵浙兩省由招考委員招來，一直到隊編訓的以外——總統見過一面，攀談過幾句話。那時，我的感想是：小英雄們年紀小，臂膀粗，志氣高，心血熱，調個爲着國家而來從戎，我們民族的前途，定有的希望。

以後，我本想時時和眾兄弟見面，因爲每天拿火把燒火，或遞名片傳達，一早到晚，忙的不得交開，委實抽不出空閒來到各隊，所以直到如今，整整過了一年，竟未得到同各位再談話的機會。

好容易，各位的畢業告一段落，立即要離所，各官長都贈贈各色各樣的禮物，我怎好例外？雖則簡陋不堪，濃厚比不上他們。

我的禮物是什麼？

第一件：各位是青年，青年有的是血氣，我惟恐各位誤用血氣。變成意氣，所以想送一只「修養」(盒子給專裝血氣)。

第二件：各位是智識分子，智識分子多半重感情，我惟恐各位濫用感情，變成私情，所以想送一根「理智」(秤子給專秤感情)。

第三件：各位是軍人，軍人本色是剛直，我惟恐各位過于剛直，變成剛愎，所以想送一面「虛心鏡子」(給專照剛愎)。

第四件：各位是幹部，幹部也是官長。我惶恐各位錯解官長，變成官僚，所以想送一柄「革命」利刃給專殺官僚。

第五件：各位是受命於危難之際，我惶恐各位無視了危難，變成昏迷，弄到見危「求」命，臨難「闖」術，所以想送一條「忠義」鞭子給專打昏迷。

第六件：我和各位同是國破家亡的國民，我深恐我們忘記了「難家愁」，甘做順民或遺民，所以想送一張「成仁」方子給專請順民或遺民。

好了，古禮，討親用「六禮」，諸侯相待用「六幣」，君臣相見用「六贊」，佛家戒人用「六妄」，太公教文王用「六守」，黃石公贈張子房用「六韜」；我伙頭兵沒有別的可以送行，只有這六件薄禮，聊表微情，衆兄弟須笑咲咪咪地收去，別嫌輕！

再會吧！衆兄弟！快分道揚鑣，奔「解放前途」，我伙頭兵當刮目以待！

——二六·五·一五·閩保幹月刊——

## 二、紀念 中山先生首次起義

反抗同族的壓迫，和反抗異族的壓迫，其性質是不是一樣？政治革命雜着民族革命，和單是民族革命，其責任是不是一樣？在抗戰到驚天動地的今天來紀念中山先生的首次起義，我們該作怎樣感想？

回憶 中山先生當時的環境，何等困難？試看：（一）主義還未確立，信仰尙談不到；（二）革命的組織成立未久，基礎未穩；（三）黨員寥若晨星，無法號召；（四）民智未開，又加之敢怒不敢言；（五）專制的壓力過於厲害，各地官更不取響應；（六）很少表同情，更沒有外援；（七）是空前的創舉，沒有前例可援；（八）秘密進行，危險萬狀；（九）人力、財力、物力，一概成爲絕大問題。有這種種的困難，而中山先

生猶能振臂而起，揚竿斬木，冒萬險，破萬難，以和封建勢力爭鬥，若不是富有犧牲精神，具有天大的革命毅力的總代偉人，何能做到？

反觀目前，一一比來，究竟怎樣？（一）主義已經傳播全世界，（二）中國國民黨的勢力已遍佈全國，（三）黨員已車戰斗量，（四）民衆已相當覺醒，（五）官吏已不全是叩頭虫，（六）內外已一致聲援，（七）鑒往已可知來，（八）一切均已公認，（九）人力、財力、物力，全已不成問題。乃事實告訴我們，在抗戰途中，過去會造成了多少痛史，未來尚有多少隱憂，我們若不加倍努力，救活中國，將何以對創造民國的中山先生？何以對盡個民族的列祖列宗？

況且，單純的對外的民族革命，比之複雜的對內的民族和政治革命，容易得多，理不應發生困難，而竟發生困難，未免太無以自解！

同胞們！抗戰已逼近成功之域，我們要使功有所屬，切不可使罪無所歸！

！二八·九·九·南方日報！

### 三、談「節約」

節約建國，中央會三令五申，一再要求全國，上下一致亟起實行。蔣委員長且再三告誡黨政軍各界人士要身體力行，期其實現。各級機關部隊已經奉命實施的固不少，但敷衍塞責，尙未切實做到的，還是很多。我們爲要促使抗戰獲得勝利，利完成建國工作計，對於這個節約問題，不得不加以檢討。

「節約」兩字的意義，到了現在，敢說誰都懂得了，不必辭費。節約這名詞，不自今日始，也不僅中國有，古代早已有之，歐美各國也會普通的流行着。伊尹誡太甲道：「不以厥躬節約，未可以啓誘下民。」武王誡成王則說：「國用不患不足，惟黎庶能節約以從上，百官節約以率士可矣。」拉丁有一句諺語：「節約者，由

費致富之大路也。」英諺也說：「人人節約，國家恆足。」

誰也不會否認，節約是不要的，無論爲個人計，爲社會計，爲國家計，都是要節約，才能使生活豐保充實。生計日即繁榮，若爲抗戰計，更是非注重節約不可。

什麼事情，做起來都要有個原則，照着這原則去做，總不至於錯誤。節約的原則，除開屬於精神方面的不說，物質方面的無非是：（一）非日常生活必需的，（二）無益於個人身心和社會進化的，（三）直接間接有礙於抗戰的，（四）可以用其他較經濟的代用品代用的。凡在這幾種情形之下，我們認爲統該實行節約，力求其實效。

不過：實施的時候，方法也不可不講求。最主要的是要收到：（一）由上級到下級，（二）由智識分子到非智識分子，（三）由有地位的人到無地位的人，（四）由有產者到無產者，（五）由公務員到民衆。（六）由城市到鄉村。這樣一層一層的做下去，一個一個的實行起來，每種組織，每種集團，每處地方，統統接連的傳播開去，互相督促和監視，還怕不會演變成一種「節約運動」而確立爲不可移易的「風氣」麼？

我們試看：敵國目前是什麼樣的情形？首先日皇自己就能做到節約兩字，例如不吃山珍海錯，不穿奇裝豔服，不用汽車。皇太后呢，以棉布布疋製衣，皇后則除掉胭脂花粉及各種珍貴的裝飾。海陸軍官，不准買新鞋，警察及文職官員，得穿木屐或草鞋辦公與站崗。此外，禁絕跳舞，監視無謂飲宴和各種娛樂，禁止女生燙髮，鼓勵以鯨肉爲食品，以貓皮鼠皮代皮革等等，那一件不是表現出節約的精神？

反觀我國怎樣，很多反映出節約在抗戰期中，反不及抗戰以前來得切實！這是何故？何以自解？

同胞們：節約是實際，不是口號，是救自己的，不僅是救國家的；除非大家不專抗戰勝利，建國成功，就該個個憧憬起來，一致的去實行！

#### 四、告梅列同胞和保三團官兵書

梅列同胞和保三團同志們：

本部在前幾天，移到列東來了，保三團也恰恰在這時候開到這裏集訓，我們很難得的同在一塊兒住。

爲着對同胞們表示「客禮」，對同志們表示「歡迎」，本部特在今天舉行第一次軍民聯歡大會，敬請各位  
同來參加。

趁這個機會，本部願用十二萬分的誠意，向各位貢獻幾點意見，願和各位互切，互磋，互勉。

第一、軍民要合作，軍和民，爲什麼要合作？各位想必早已知道：

（一）兵原是民，是從民變成的；在家是民，進了軍隊便是兵。兵離開軍隊，回轉家裏，仍舊是民，所以，兵即民，民即兵；兵和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絕對分不開。

（二）兵還是有家的，兵的家人和親戚朋友們，統是民；民的家人和親戚朋友當中，也很多是兵。所以，兵不可輕視民，民也不可輕視兵，誰輕視誰，就是等於輕視自己的家人和親戚朋友們。

（三）兵吃的是民的，穿的是民的，住的是民的，用的是民的，一切都是民的；沒有民，那有兵？但，民的生命財產，全靠兵來保；沒有兵，民也不易生活。所以，兵要保民，民要養兵，互相幫助，才活得成。

因此，軍民非合作不可，不合作，軍固不成其爲軍，民也不成其爲民。

第二、怎樣合作，各位也該早已知道：

（一）軍要愛民：就是：要改變壞的態度爲好的態度；

1. 對民衆年紀大的，有道德的，有學問的，有才幹的，有功勞的，應尊敬它如長上。

2. 對民衆之年紀小的，體格弱的，本領差的，應保護它如赤子。

3. 對民衆之窮苦的，疾病的，有患難的，應救濟它如手足。  
其次，還要切實做到：

1. 愛惜民力：不派差，不徵伏，不虐待。
2. 愛惜民財：不勒索，不派款，不濫募。
3. 愛惜民物：不強借，不強買，不賒欠。

(二) 民要愛軍：也就是：要改變錯的觀念爲對的觀念：

1. 我們的軍隊，是有組織，有紀律的，不是「烏合之衆」。
  2. 我們的軍隊，是有道理，有義氣的，不是「虎狼之羣」。
  3. 我們的軍隊，是有主義，有訓練的，不是「土匪的隊伍」。
  4. 我們的軍隊，是有國家，有民族的，不是「軍閥的爪牙」。
- 再次，還要認清：

1. 我們的敵人是漢奸和倭寇；除漢奸，打倭寇，全靠軍人。
  2. 我們的恥辱是喪權和失地；奪回主權，收復失地，全靠軍人。
  3. 我們的仇恨是被殺，被炸，被姦淫，被擄掠；復仇洩恨，全靠軍人。
- 因此，我們只有團結，才得共存，只有合作，才得更生。

最後，我們訂個規約：

- (一) 有優民的官兵，同胞不妨來告發；證據確鑿的，自當依法懲辦。
- (二) 有慢兵的民衆，同志也不妨來報告；證據確鑿的，也當依法處分。

同胞和同志們：攜起手來吧！我們一致對外，一齊拚命！國亡了，同歸于盡；國興了，共享太平。敬祝

## 五、公務人員六化風

### 一、機關「家庭化」——「和」

現在的任何機關，差不多統是「衙門化」；門禁森嚴，神氣活現，無異乎封建時代的什麼官署、什麼府署、什麼大堂，只是缺少門外一對石獅子，門裏一座「指日高陞」牌和一班紅黑皂。這樣，民衆看到，怎得不心驚；肉跳，眼花，頭暈？各位該理解：現代是廿世紀，中國是民主共和國，我們是這世紀的人，這國家的公務人員，我們的機關應該如家庭一般，融融怡怡，和氣藹然，庶幾使民衆不致有「門庭遠於千里，堂上遠於萬里」之感。民衆對機關，既不望之生長，自然什麼民意都進得來，什麼政令都出得去了。所以非「家庭化」不可。

### 二、風紀「家風化」——「真」

「風紀」兩字，小言之，是態度和儀容；大言之，是風化、風教和紀律。現在的公務員，對於風紀，有的太過了，有的還不及。太過的，像木偶；不及的，不像樣；都是不可。我們既當了公家的一個職員，就應該不標，不帶命令規定而自動的樹立起一個風格來。例如：穿衣像穿衣，吃飯像吃飯，坐像坐，走像走；不賭，不煙，不滋事，不擺威風；一舉一動，都要令人愛，不要令人厭，更不可令人怨恨，件件實在，處處小心，絲毫

### 三、訓導「家教化」——「誠」

做長官的，訓導下屬，在原則上，我不反對；但，訓導不是辦事，要訓得其道，導得其法，纔能使人心悅誠服，日改月進。否則，天天訓，事事訓，訓來訓去，老是一套，使受訓的面皮戳破了，耳朵聽厭了，結果不單等於零，還要引起反感。因為人都是有羞恥和良知的，假使一再訓導，還是如故，那是羞恥已盡，良知已失，或另有作用，別具心肝了，縱使割出心給它看，也是枉然。現在，一班專愛擺官架的公務員，對於下屬的訓導，什九總是入發脾氣，大打官腔，面斥，記過，罰薪，罰跪，罰立正，禁閉，甚至於私自用刑，無所不來，這種不以誠相待，不以「說教」做手段的訓導方法是落了伍的，非法的，除了仇恨外，沒有別的收穫。所以非「家教化」不可。

#### 四、同事「家人化」——「愛」

朋友難得，同事更難得，平日相處，理應相親相愛，披誠相見。有事大家共商，甘苦大家共嘗，疾病患難，大家共同扶持營救。長官父兄化，僚屬子弟化，上愛護下，下敬愛上；爭工作，爭責任，爭義務，爭吃虧，爭過錯；讓權利，讓地位，讓便宜，讓威勢，讓意氣；這樣，同事間的感情，沒有不親密無間，和樂一堂的。精神團結，只有在這中間求之。假使各用手段，各懷鬼胎，或上級盡管扳面孔，下級盡管「唯唯」「是是」，下見上如閻王，上見下如仇敵；或你笑笑對我，我也笑笑對你，彼此客氣，一味敷衍，表面互相諒解，實則全是疙瘩，久而久之，隔膜重重，結果小則諷刺攻擊，大則反抗背叛，危險實甚！所以非「家人化」不可。

#### 五、公事「家事化」——「勤」

辦公，在一般機關，已成爲呆板工作，差不多要變爲「公式」了。幾點鐘上公，幾點鐘退公，和封建時代的上庭，退庭，上朝，退朝，是五十步與白步之比。莫怪一班公務員，在規定的時間內，無公可辦時，也要枯坐敷衍；退公以後，縱有要公待辦，也不在意。弄到人人以上公爲可怕，退公爲可喜。視派差爲畏途，休假爲

幸運。這都因私心重於公心，責任輕於權利之故。假使視公事如私事，隨到隨辦，隨辦隨好，隨好隨了；不好不了，不了不退，不推諉，不推諉，不推諉，不延宕，那有辦不好之理？所以非「家事化」不可。

### 六、公產「家產化」——「儉」

公產在一般公務員心目中是不值錢的。應用的器具，盡量的用，消耗的物品，盡量的消耗；出差時，費用盡量銷報，交際時，招待也盡量豐厚。私人用的物件，想方設法揩公家的油，私人住的房子，也要公家修造。送禮物，送川費，是記在公賬上的；加津貼，添補助，更是隨意所欲。像這種慷慨公衆之慨，做自己的人情的作風，幾乎比比皆是。他們忘記了公家是個空殼，一分一厘全是出於民衆血汗的累積。多化一文錢，即等於使民衆枉流一滴血汗。民衆當中有我們的親戚朋友在，我們縱不爲無關痛癢的民衆打算，獨不爲親戚朋友較量？假使人人都視公產如私產，便沒有不愛惜財力物力的。所以非「家產化」不可。

——二九·一一·一·黨魂——

## 六、我的禱祝

我不善寫「抗戰八股」，也不會像新年「鼓手」到家家門前吹喇叭，祝「多福，多壽，多男子！」史小走紅邊，專做錦上添花的事。因此，我便不能在今天向人們慶祝什麼新年了。

「慶」，在那裏？大好江山破碎到這般地步；大地未曾收復，淪陷的都市和重要據點，未曾奪回，從南京運到武漢，再退到重慶，幾至無可退，還有何慶可言！

「慶」，在那裏？同胞流離瑣尾到這般模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骨肉死亡，親戚凋零，到處招魂，哭聲震天，還有何慶可言！

不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們身照常在過着新年，太太、老爺、公子、小姊，穿紅着綠，吃酒吃肉，

紙醉金迷，歡天喜地，盡天倫之樂事，這實在是不由不慶。

還有，窮苦民衆的父母兄弟伯叔子姪，都死的死，傷的傷，出征的出征，流亡的流亡了，獨有支配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骨肉和四親六眷，依然活在人間，作威作福，聚集家中，享着團圓幸福，這也是不由不慶的。

不過，人總是有「人心」的，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假使人們對於現實的一切，全是存忌憚諱疾的心理，取秦人視越人肥瘠的態度，故說違心話，故作違心事，硬是說慶說喜，在慶在喜，則是無「仁」，無「義」，無「禮」，無「智」，人心已死。我又何言！」

否則，恕我不識時勢，不知投機的來向全國同胞發個不吉利的禱祝：

第一、祝全國領土：完全變成焦土！

第二、祝全國同胞：完全變成枯骨！

第三、祝全國各地：處處屍積成山，血流成海！

第四、祝全國財物：件件葬在戰場，化為灰燼！

第五、祝整個舊中華民族和新大和民族，同歸於盡！

第六、祝全世界二萬五千萬壓迫者掃數死滅，十二萬五千萬被壓迫者一齊抬頭，生！！

一三·一·一(一)·國保政專刊！

## 七、爲海疆吃緊告保安團隊官兵同志書

官兵同志：

骨 什

抗戰了三年多，福建的同胞並沒有受到怎樣的驚嚇和苦痛，大家都認爲是「幸福」，其實是不然的。

敵（一）倭寇，它本是最好巧而狠毒的民族，它認定福建是在它的勢力範圍之內，隨時可以給牠佔領，奪取福建，恰同「探囊取物」，易如反掌，用不到着急。過去所以不來過分的騷擾，乃是沒有需要；如今，可不問了，國際的局勢和它自身的環境，都有着急激的變化，那就不由不向福建進攻了。

這幾天來，沿海一帶情勢的緊張，有目共睹，有耳共聞，無待多說。我們所負的任務，原在保衛地方，安定社會，平日同胞拿出汗血的代價來供養我們，我們現在就該盡心盡力，拿汗血和生命，保護它們，毋使寸土尺地被敵人佔，毋使一草一木被敵人搶掠，更毋使伯叔兄弟姊妹們被敵人殺害和蹂躪。

而且，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子孫，是中華民國的官兵，民族碰到了仇敵，國家受到了侮辱，我們做子孫的不是甘心做俘虜，情願俯首就戮？我們當官兵的，該不該衝鋒陷陣，拚個死活！這時候，我們如果存有絲毫貪生怕死心理，表現出「進一步，退兩步」的行動，那我們還有面目對得住已死的列祖列宗，對得住已死的同胞同志麼？

古語說：「養兵千載，用在一朝」，我們的民族和國家，今日到了危急存亡，千鈞一髮的關頭，我們手執干戈，負有衛社稷之專責的軍人，若不竭智盡忠，冒死犯難以赴之，則國家的養兵，尙有何用？我們自問良心，亦怎能自安？

古語說：「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再說：「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人生百歲終須死，死要得其所，要得其時；得其所和得其時的死，就是應該死的死，就是重于泰山的死。否則，就是輕于鴻毛的死。輕于鴻毛的死，無足重輕，死後自無什麼姓名可留，只有重于泰山的死，一死而國家的安危繫之，這種人死後才能留名。豹是下等動物，尙知留皮在死後；人是萬物之靈，若不知死後留名，是不是豹之不如？文信國公（天祥）詩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民族英雄，個個做得，同志們：好自爲之！」

同志們：時候已到了，切莫猶豫！這時不死，尚待何時？這地不死，尚待何地？決心吧！同志！犧牲吧！同志！今日不是敵人死，就是我們死，不是我們代同胞死，就是同胞代我們死；我們死了國家便得存在，同便得生活；我們偷生，國家便受覆滅，同胞便要死亡。國若亡了，種若滅了，我們縱想活着，也萬不可能！「覆巢之下無完卵」，國破家亡以後，雖欲求做奴隸亦不可得，朝鮮、印度、安南、猶太、波蘭……等國，先例俱在，可爲殷鑒。

同志們：敵人立刻就要打到面前了，我們甯死不可收退！甯死不可投降！收退固然要死，投降也不免于死，今日只有一條路：「不成功，便成仁。」願我同志們共勉之！

一三〇·四·二一

## 八、爲福州克復告軍民同胞書

早知道我們是必勝，敵寇是必敗的，因爲：「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我們爲人請求福州的戰，爲殘廢迫民族求軍民的戰，爲結果求和平而戰。等於「順天行道」，怎得不勝？敵寇呢？沒理性，毀滅人道，摧殘文化，喪盡天良的牢籠狂侵略，這是一途「行」，怎得不敗？我們在四五年來，受盡萬般痛苦，幾乎到了無可活命的境地，呼天天不應，入地地無門，拚命掙扎，只剩一口氣在呼吸，而敵寇則狂奔家樂，趾高氣揚，洋洋得意，不可一瞬。我們在死裏求生，他們在生中求死，所謂「哀兵必勝，驕兵必敗」。乃是鐵定的道理。

敵寇以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分配到我們這大國裏來，要據守我多少城邑，又要進攻我多少陣地，飛機濫炸，大砲亂轟，強悍悍卒，死傷殆盡，掃地的盡是由朝鮮、台灣、魯滬等地來的老弱殘兵，若和我們比較起來，那一件不優於過牠！——資源不絕，兵源不窮。怎得不使牠節節敗退，而我則節節勝利呢？

敵寇國內，因爲一切都將告斷絕了，當然招致全國人士的不滿，民怨沸騰，人心離散，到處動蕩，不可終

日。反觀我國，社會安甯，幣制穩定，上下團結，一致對外，怎得不促成牠的崩潰，完成我的勝仗呢？

最近幾星期來，世界的大勢，急轉直下，中、蘇、美、英四大國已鑄成一氣，美國平時仰仗於歐美各國的各種物資助力，遂都被宣告了斷絕接濟，而且，蘇、美兩國都將停牠制裁，牠處在夾縫中，對兩方，既要「南進」，又多「北進」，調兵遣將，手忙腳亂，幾至寸頭無路，陷入深淵；而我們却以靜制動，以逸待勞，看牠牠的空隙，立即向牠反攻，這，不加速牠的覆亡，提高我的復興？

好了！請看：我們不全國各戰場天天都打得勝仗，在本有沿海各地都天天接到了捷報：福州克復了，連江克復了，福州也克復了，其他各處的敵寇，都在華僑的退却；在華敵軍，全線動搖，誰，倭寇還有力量繼續侵略我們？

聽說這次以上各處陷區的收復，完全是由于：

(一) 我採安國賊圖圖下了「死」的決心，以頭腦當了彈，以白骨當樹枝，以肉環壕，以肉環壕，前仆後繼，不顧一切所得的結果。

(二) 我淪陷區和附近的同胞，個個深明大義，帶路的帶路，送飯的送飯，挑的挑，抬的抬，它們得軍隊如手足，軍隊對它們如骨肉，衷應外合，內外夾攻，才獲得這結果。

因此，我們後方的軍民同胞們，必須要認清：

(一) 有敵有我，有我無敵，我和敵不並存。

(二) 只有軍民真正擁起手來，切實合作，才能打敗敵人。

(三) 收復失地不難，難在民氣消沉；人心若得不死，倭寇便在掌握中。

同胞們：快快努力吧！今天克復了福州，明天就該乘勝去奪回金門、廈門以及其他各地。別再畏縮！別再猶豫！快打回老家去，和我們的親戚朋友重新團聚！

## 九、寫些什麼？

一三〇·九·三·一

林必才先生來，要我寫文章，我實找不到題目。寫些什麼？

寫仙遊的地理、歷史、人物和社會麼？我是初次到來作客，什麼都不很清楚；仙遊的人士誰也比我明瞭，實在用不着我寫。

寫福建的一切麼？我到福建來三四年，因所住的機關和我做的工作，纏住我的一身，終日像攪在牛角尖裏打滾，幾乎毫無見聞，有的也是人家早已知道，不必由我來寫。

寫中國的情形麼？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里，從何處寫起？而且這時什麼都是假，只有作戰抗敵才是真；什麼都不需要，只有寫着抗戰建國的足需要，宣傳固然也是抗建工作中的一部分，但已有許多人在做得很好，我自信技術不如人，所以也不敢寫。

寫世界各國麼？我既不是外交家，又不研究外國政治經濟的專家，與其隔靴抓癢，向壁虛造，貽笑大方，或坐井觀天，一知半解，自顯其陋；倒不如悶聲不响，裝作若愚的大智，反可以表示有修養，有含蓄。因此，雖想寫一點非人云亦云的東西，終于爲邏輯所束縛而不願寫。

寫理論的文章罷，這年頭，不是空談的時候，更不許清談。這時候，除了實察的事物，切實的行動，實實在在的做出來，認認真真去幹以外，沒有什麼空話可說。尤其是喧亂聽聞，似是而非的議論，說的人不負責任，傳的人更不負責任，聽的人根本無責任，這種理論，縱使說得天花亂墜，有何用處？因此，我一向少寫，最近幾年來，更不愛寫。

寫時事的評論罷，評不勝評，論不勝論，小自一個難民的逃難，警察的巡查；大至世界的大戰，未來的人

類；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一進一退，一分一合，得失榮辱，成敗禍福，件件都可以批判和教訓。但，誰願接受？願聽的有多少？說八好，千句欠寧；說八壞，半句嫌多。我生性率真，心直口快，不說則已，說便得罪人。要我故意說好，我不來，故意說壞，犯不着，于是乎我祇得不寫。

寫抗戰的文學吧，抗戰八股，千篇一律，排的懶得排，看的不願看了，人家寫來，頭頭是道，若果我寫，真是無從落手。何則？人家願做「應聲虫」，我則不肯「唯唯」；人家迎來順拍，順來逆吹，我則實事求是，實非論非，十之八九都是「逆耳之言」，不中人聽，自然迫得我不由不停寫。

這樣不願寫，那樣不敢寫，這不可寫，那不能寫，這不必，那不許，實在對林先生不住！只有奉復林先生幾句：現有人力和物力都很可寶貴，寫一篇文章，出一本刊物，必須對於抗戰建國有實際的好處，有裨于國計民生，有益于國家民族，最少要使一個人讀了，能使這人發生感想，使十個人讀了，能使這十個人共鳴起來，使百個千個人讀了，能影響到這百個千個人，這才不辜負幾十分鐘的時間，不至浪費了幾千百塊錢的紙張油墨費！

「寫了一篇沒有材料的文章，等上不寫；寫了一篇沒有人看的文章，等于不寫；寫了一篇害人的文章，還不如不寫。」這是我常常說的。恕我寫不出革命的正論，在抗戰正酣，言論有限制的目前。

——三二·二·二·動力月刊——

## 一〇、却弔啓

策公平不作無益事，人死以哀，與一般動物之死後同，無知無覺，縱對之作任何表示，亦無濟於事矣。  
策之母與兄，四圍月向，相繼逝世，人以爲不幸，我以爲幸；人以爲悲，我以爲歡。蓋吾母辛勤一世，未享清福，言兄安心立命，妻孥不擾；母足二人，嗷我飲水，相依一命；乃助天之恩，得免於天（母壽七十九，

兄年五十五），幸已大矣！今日於此漫天烽火，馬亂兵慌，薪桂米珠，朝不保夕之秋，竟得悄然偕返自然之鄉，歸原來之家，治亂不聞，得失不知；榮辱無與於其心，艱危無涉於其體；此固哲人所求之而不得者，吾母與兄果何感焉？

是故死後之葬祭諸事，悉爲繁文褥節，無益於死，徒損於生；無利於公，徒害於私；積習相傳，弊將益深，不可不予以革除也。吾母與兄若果有知，亦必以我爲孝子悌弟而含笑於九泉賦！

農曆新正，俗例必須開弔，策不自量度，敢作人情，深鄙惡俗頹風，無可爲調；不辭矯枉過正，願受譏評。除刊登報端，鄭重拜謝外，特再奉聞。諸祈矜鑒！不宣。

一三四·一·八·一



